

L₆

《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

第 一 辑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部

15616

《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

第 一 辑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部

15616

前 言

《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是《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部的内部不定期刊物，旨在广泛征集、积累北京地区的曲艺音乐方面的材料，包括曲种与人物介绍，唱词及有关史、论方面的资料选载等。

明清以来，曲艺艺术在北京地区曾有过一段相当繁盛的时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资料散佚各处，尽管解放以后做过一些搜集整理的工作，十年动乱，几乎荡然无存。资料虽不等于科学，但要研究科学，运用抽象思维搞理论，就要占有资料。现在，曲艺音乐集成的编撰工作已纳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加强这部集成的科学性、权威性，需要我们广泛征集北京地区的曲艺音乐方面的材料，一方面做从事研究的根据，同时也为进一步推动北京地区曲艺事业的发展，积累一批可供研究和借鉴的资料。

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的曲艺音乐方面的材料事实上多为口碑资料，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极少，因此我们搜集到的资料还有去芜取精、去伪存真的任务。《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一方面刊登收集到的北京地区曲艺音乐方面的材料，另一方面还将设一块园地，对一些材料的准确性进行研究。为此，希望关心北京曲艺艺术的同志踊跃投稿，也希望读者对所发表的稿件进行评议，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编撰曲艺音乐集成的质量。

本汇编征集文章的范围包括：作品（包括抄本）、作家、演员、乐师简介、曲艺史料、曲艺音乐研究文章、回忆录、轶闻传说等。

本期为试刊，对所设内容栏目，望读者多提意见。同时，也愿与兄弟省、市、自治区的曲艺音乐集成编辑部加强交流，互通情报，以利工作的开展。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录

曲 目 选 登

关于拆唱八角鼓.....	王素稔 (1)
拆唱八角鼓曲目选.....	顾荣甫、尹福来演唱 徐淦生整理 (2)
射 雁.....	(2)
小 上 坟.....	(7)
劈 牌.....	(12)
打 枣.....	(20)
胡迪骂阎.....	(27)
怯算命.....	(35)
蒙古人搬家.....	(41)
双簧曲目选.....	顾荣甫 尹福来演唱 徐淦生整理 (47)
之 一.....	(47)
之 二.....	(49)
之 三.....	(50)
之 四.....	(51)

曲 种 简 介

单 弦.....	(53)
联珠快书.....	(53)
京韵大鼓.....	(54)
滑稽大鼓.....	(60)
梅花大鼓.....	(60)
北京琴书.....	(61)
单琴大鼓.....	(62)
率 调.....	(62)
北京时调小曲.....	(63)
马头调.....	(64)
子弟书.....	(65)
十不闲.....	(65)

莲花落·····	(66)
太平歌词·····	(67)
西河大鼓·····	(67)
河南坠子·····	(68)
铁片大鼓·····	(68)
京东大鼓·····	(69)
山东琴书·····	(70)
二人转·····	(70)

曲艺演员、教师简介

金德贵·····	(73)
胡金堂(胡十)·····	(73)
霍明亮·····	(73)
刘宝全·····	(74)
白云鹏·····	(75)
张小轩·····	(76)
崔子明·····	(76)
文玉福·····	(76)
金万昌·····	(77)
王文瑞·····	(77)
曹宝禄·····	(78)
谭凤元·····	(79)
韩德福·····	(80)
关学曾·····	(81)
姚俊英·····	(82)
马玉萍·····	(83)

曲 艺 史 料

北京京韵大鼓演员演唱的曲目·····	(85)
二十年代反映现实生活的一段鼓词作品·····	(90)
霜叶红于二月花——记单弦大王荣剑尘·····	(93)
(附:《我游春》)·····	(97)
谈刘宝全三绝·····	(99)
封面设计·····	贾世君

关于拆唱八角鼓

(编者按:有关拆唱八角鼓的史料,目前搜集到的较少,这里选刊王素稔同志一段专门论述拆唱八角鼓的文章,供大家研究时参考。文章选自《曲艺艺术论丛》第二辑,《八角鼓与单弦》的第三节)

.....

三、拆唱:拆唱可能是由乾隆年间的岔曲带戏沿袭、发展而来,过去俗称“八角鼓带小戏”,艺人称为“拆唱八角鼓”。

乾隆初年的岔曲带戏,由于是歌童演唱,多以正旦、小旦为主要角色,到了旗籍子弟演唱的拆唱八角鼓则情趣大异,改以丑角为主要角色了。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年)刊行的戴全德《浔阳诗稿》有一首“花柳调”小曲描述八角鼓的演唱情况说:“八角鼓,武艺高,伙计三人嗓子好。做正的打鼓弹弦子,丑脚是站着。家伙响动开唱;曲词新鲜,嗓子脆娇;丑脚斗亘(按即“逗哏”)堪笑,脖子打肿了。”另外,清人小说《风月梦》第十三回的描述更为具体:“三个人上来”将桌子摆在中间,有一个拿着一担大弦子坐在中间;那一人拿着一面八角鼓站在左首;那一个抄着手站在右边。那坐着的念了几句开场白,说了几句吉祥话,弹起大弦子,左边那人敲动八角鼓。那坐着的唱着京腔,夹着许多笑话。那右首的人说闲话打岔,被坐着的人在颈项里打了多少掌,引得众人呵呵大笑,这叫作斗亘儿(即“逗哏”)。”这里所说站在右首的那人就是主要的丑角,担任逗哏的角色。

拆唱八角鼓有正、丑两种角色,根据故事内容人物的多少,由三至五人分包赶角,一般以三人演唱的节目为多,弹弦的也兼唱一、两个角色。演唱时,仅由丑角一人化妆。民国以后,专业艺人大约为了一场节目报酬(包银)的限制,都改由两个人演唱,即一人担任丑角,一人弹弦兼唱其他角色。

拆唱八角鼓由于是以丑角为主,因而就在唱词中间穿插了很多插科打诨的说白成分。这些插科打诨大半与故事内容无干,只是抓哏凑趣的噱头,游离于剧情之外,徒供听众取笑而已,所以,戴全德说:“再复说,俗气了。”这种评价是确当的。

据艺人传说,演唱八角鼓须具有“说、学、逗、唱;吹、打、拉、弹”八项技艺。近代相声艺人所谓“说学逗唱”的术语就是沿袭八角鼓而来。据传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演唱八角鼓的著名丑角张三禄曾因屡与同行不睦无法搭档,而改业说相声。可见八角鼓与相声当有一段历史因缘关系,因非本文主旨,这里不必去考察了。

拆唱八角鼓从乾隆末年兴起到清末随缘乐演唱单弦极享盛名以前,约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八角鼓艺术里的一种主要演唱形式,影响很广,据传凡是清代漕运所经的码头市镇都有清旗籍子弟演唱。清人小说《风月梦》里描写的就是道光年间在扬州演唱的情景,书中记述:“一班杂耍:八角鼓、隔壁象声、冰盘珠棒、大小戏法、扇子戏。”可见多有北方流传过去的曲艺、杂技。民国以后,拆唱八角鼓曾有郭荣山、韩永先、杜贞福、果万林、顾荣甫、尹福来等数档,也有单弦、联珠快书艺人兼演者,影响都不很大,兼以长期没有什么改革和新的曲目,遂在解放以后渐渐衰落。流传下来的曲目,有《汾河湾》、《小上坟》、《双锁山》、《赵匡胤打枣》、《打皂分家》、《胡迪骂阎》、《瞎子算命》、《拉骆驼》等,失传甚多。

.....

拆唱八角鼓曲目选

顾荣甫、尹福来演唱 徐淦生整理

(编者按：以下所刊拆唱八角鼓曲目，为徐淦生同志一九七七年前后根据老艺人顾荣甫、尹福来演唱记录整理的，蔡源莉同志记谱，但因曲谱排版困难，本期无法同时刊载。)

射 雁

(又名：汾河湾)

乙：咱们这场是拆唱八角鼓。

甲：咱们今天演哪段儿？

乙：咱们今天唱薛仁贵回家，汾河湾射雁。

甲：有几个儿角？

乙：有五个儿角。

甲：我上后台，再找三人。

乙：甭找帮忙的，咱们俩人分包赶角儿。

甲：这五个角儿都是谁呀？

乙：薛仁贵、薛丁山、柳迎春、薛老头、薛老婆儿。

甲：谁先唱？

乙：我先唱。

甲：我还得歇着。

乙：〈唱“曲头”〉衣锦还乡，白露生凉。

残红满径，遍地染霜。

日月如梭两头儿忙。

甲：您先别唱了，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两头儿忙”是怎么回事？

乙：学徒的时候光学的是唱，老师没给讲过。

甲：唉！这真是师父不明，弟子拙。念书不讲，犹如种地不耨，“两头儿忙”都不懂，退票吧，退票吧。

乙：别介呀！您要知道，我跟您请教请教。

甲：可以。我教给你，什么叫“两头儿忙”。

乙：是。

甲：所谓“两头儿忙”者，乃“上吐下泻”是也。

乙：算了吧，那叫“两头儿冒”。其实我知道“两头儿忙”就是日月来往。

甲：呕。那还听您的吧。

乙：〈唱“数唱”〉薛仁贵回家，探望爹娘。

甲：哎！你叫我呢？

乙：谁叫你呢，还没到你哪！

〈接唱〉他来至在汾溪河旁，
用目观看。

见一幼儿，

天然的雄壮，

手拿着宝雕弓，

他把那硃红搭上。

箭射大雁，

坠落当央。

〈“吹腔”〉俺原先也曾射过雁，

不似幼儿这样强。

若投在我国定是良将，

若投在外围扰家邦。

那时节还得我把心机费。

我借此为由把他伤。

〈念白〉呸！那一幼儿！

甲：〈做入睡状，有鼾声。〉

乙：该你啦。

甲：该我的给我。

乙：你这儿要账哪！该你的角儿啦。

甲：那您再叫一声吧。

乙：〈念白〉呸！那一幼儿！

甲〈念白〉呸！那一左儿！

乙：什么叫左儿？

甲：什么叫右儿？

乙：十年以里为婴儿，十岁往外为幼儿。

甲：说了半天，我是谁呀？

乙：你去的是丁山啊！

甲：没那么大的力气，钉不动山。

乙：薛丁山。

甲：什么罪过啊，站在雪里还让钉山！

乙：咳！姓薛，叫薛丁山。

甲：呕，薛丁山。那么你去的是谁呀？

丙：我去的是薛仁贵呀。

甲：这不好，出了俩姓薛的，成了当家子啦！

乙：不但是当家子，咱们还是一家子呢！

甲：薛仁贵跟薛丁山是怎么回事儿？

乙：父子爷俩。

甲：您别跟我转文，说白话吧。

乙：我叫薛仁贵，你叫薛丁山，我是你的…
…

甲：什么呀？

乙：爸爸。

甲：呕——那么薛丁山是薛仁贵的什么呀？

乙：跟前的。

甲：儿子？

乙：啊！

甲：您听，多脆！我这两天脑子不好使，记不住事儿，您再给说一遍吧。

乙：我叫薛仁贵，你叫薛丁山，我是你的…

…

甲：什么？

乙：爸爸。

甲：呕——那么薛丁山是薛仁贵的什么呢？

乙：跟前的。

甲：儿子？

乙：啊！

甲：您听，比上回还脆！我这两天耳朵不好使，听不清楚，您再给说一遍得了

乙：这有什么听不清楚的，我叫薛仁贵，你叫薛丁山，我是你的……

甲：什么？

甲：呕——

乙

甲：薛丁山是薛仁贵的……

乙：儿子！

甲

甲：得！俩儿子碰面了。我还得问问您，薛老头是薛丁山的什么呀？

乙：爷爷。

甲：呕——薛老头叫什么名啊？

乙：薛康。

甲：薛康是薛丁山的什么呀？

乙：咧咧。

甲：我让你少喝点吧，舌头都短了。

乙：我刚要说那俩字，你那脖子伸出半尺长来。

甲：你说吧，这回我决不答应。

乙：好，是薛丁山的爷爷。

甲：（作咽物状）

乙：这回真没答应。

甲：我咽了！

乙：还有咽爷爷的？

甲：哎——

乙：这是怎么回事儿？

甲：打膈又翻上来了。

乙：嘿！

甲：我再问你，薛丁山是老头薛的什么人？
乙：孙子！
甲：哎——咳！
乙：我说你倒是唱不唱啦？
甲：唱唱唱，您接着来吧。
乙：〈念白〉呔！那一幼儿，
甲：（学老生念白）唤我作什么？
乙：你是谁呀？
甲：薛老头出来找孙子来了。嘿！你敢情在这儿哪！
乙：回去，换薛丁山，是娃娃生
甲：（改娃娃生念白）唤我作什么？唤我作什么？唤我作什么？
乙：你这儿过大雁呢？就一遍就行了。
甲：〈念白〉唤我作什么？
乙：〈念白〉我来问你，你这一张弓，搭上一支箭，能射天边几只雁下来？
甲：〈念白〉我这一只雁，搭上一支箭，能射天边一张弓下来。
乙：不对！全乱啦。
甲：〈念白〉我这一张弓，搭上一支箭，能射天边一只雁。量你能射几只？
乙：知己呀？还知彼呢！
甲：〈念白〉啊，知彼。
乙：什么知己知彼，几只。
甲：〈念白〉量你能射几只？
乙：〈念白〉我这一张弓，一支箭，能射两只雁下来。
甲：你也配！呸呸呸，着口啐！让你下趟天津卫，吃个大鸭梨，喝点自来水。
乙：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让众位说说，箭射一条线哪！怎么射着一只，拐弯又射一只，您这是什么箭哪？
乙：你应该说：我却不信，射来我看。
甲：涩了管换。
乙：卖柿子哪！是“射来我看”。

甲：〈念白〉射来我看。
乙：〈念白〉我手中无有弓箭，怎样射得。
甲：那就甬射了。
乙：那就甬唱了。
甲：给您换一场得了。〈欲走〉
乙：回来，〈念白〉我问你手中何物？
甲：〈念白〉扇——子！
乙：咳！你应该说：左手是弓，右手是箭。
甲：〈念白〉左手是饼，右手是面。
乙：连吃带唱全有了。不对。
甲：〈念白〉左手是弓，右手是箭。
乙：〈念白〉借来我用。
甲：〈念白〉不借。
乙：你得借。
甲：借给你呀？姥姥，你当我真不知道这出戏呢？一个老头诓小孩，我一抬头把饭作坊露出来，你那味儿，我这眼儿！滋滋牙，蹬蹬腿儿，临死落个屈死鬼儿，你说后悔不后悔儿！欸欸欸欸欸！
乙：挺好的玩意儿，都让他给欸欸啦！你放心吧，死不了，还有老禅救哪。
甲：还有王三舅呢？
乙：还李六姨呢。还有王禅老祖搭救于你，云濛山、水帘洞，学艺三年，白虎关一箭还一箭，你还射我哪。
甲：呕——
乙：〈念白〉呔！幼儿站稳！
甲：你可手下留情。
乙：〈唱“南锣”〉薛仁贵，幼儿诓，撒雕翎，箭纯钢。
当时幼儿一命丧。
〈念白〉幼儿被我一箭射死，怎奈我忘了问他名姓。
甲：忘了问啦，我告诉你，我叫×××，住家××××，你要不服，咱们俩人外头。
乙：打架来啦！

甲：是啊，我跟你憋了不是一天啦！
乙：你别说话了，你死了。
甲：我死了，天鼓怎么没响呀？
乙：天鼓没响，雷倒是响了。
甲：呕，劈我呀。呜——
乙：怎么回事儿？
甲：我死了得出殃呀。
乙：地扒子还有殃呢？
甲：〈边说边打乙三下〉你没殃！你没殃！
你没殃！得，你快回家吧，你让殃打啦！
乙：〈念白〉正往前走，见路旁井台之上有一妇人汲水，好像我妻柳氏，待我下马相认。
〈唱“四板腔”〉薛仁贵下马深施一礼。
甲：呜——呜——呜——
乙：你这殃怎么还没出完？
甲：我这是拉拉殃。
乙：〈接唱〉问大嫂尊姓高名家住何方？
……家住何方？
……家住何方？
甲：〈念白〉我这一张弓、搭上一支箭，能射天边一只雁。
乙：你怎么还是这句呀？
甲：这不是我的词儿吗？
乙：你换了角啦。
甲：换了谁啦？
乙：柳迎春。
甲：柳迎春是刚才那个薛丁山的什么人哪？
乙：是薛丁山的老娘。
甲：〈大笑〉不管怎么样，我先熬上一辈去。
乙：那倒是。
甲：那你换谁了？
乙：我还是薛仁贵。
甲：和着你没换角，刚才我给你当儿子，这会儿又成了你媳妇了。

乙：分包赶角么。
甲：那我得捋捋捋捋（穿一件大花袄，脸抹大白，戴上黑胡子。）您瞧，挺好的一出戏。
乙：什么戏呀？
甲：战宛城的曹操。
乙：咳！你不能戴胡子。
甲：那好办。〈把胡子翻上去，挽髻、变为头发。〉
乙：这不是曹操了。
甲：张绣的婶儿邹氏。
乙：俩老姘头。
甲：您给代一句吧。
乙：〈接唱〉问大嫂尊姓高名家住何方？
甲：〈接唱〉柳迎春见问飘飘拜。〈做礼拜状〉
乙：这是干什么呢？
甲：我是你伯伯。（读bāi）
乙：我是你伯伯。
甲：〈接唱〉尊长官拉骏马细听端详。
家住绛州龙门县。
汾溪河旁大王庄，
爹爹姓柳人称员外。
母亲行善拜佛烧香，
只生奴家迎春女，
许配了薛仁贵做他的妻房。
丈夫投军去了一十八载，
在家中撇下了二老爹娘。
乙：〈接唱〉薛仁贵闻听二老还在，
不枉我千里迢迢回到家乡。
休当我是哪一个，
我本是你的儿夫转还乡。
甲：〈接唱〉柳迎春一见丈夫回转，
手打问讯答谢上苍。
柳迎春担起汲水担。
乙：〈接唱〉薛仁贵回手拉过丝缰。

*捋捋：北京方言，打扮的意思。

甲：〈接唱〉汲水妇人前边引路，
乙：〈接唱〉后跟着要表班师的东晋王。
甲：〈接唱〉行行正走抬头看。
乙：〈接唱〉看见了茅屋矮矮有两间草房。
甲：〈接唱〉柳迎春放下汲水桶，
乙：〈接唱〉薛仁贵将战马拴在树旁。
甲：〈接唱〉柳迎春进草房禀报二老，
乙：〈接唱〉薛仁贵到屋前参拜爹娘。
得，到家啦。
甲：到家又怎么样？
乙：又该换角儿了。
甲：换角儿都有谁？
乙：薛老婆，老头薛康。
甲：我的薛老头，
乙：不，你的薛老婆。
甲：呕，合着这团脐都归一边啦！
乙：分包赶角嘛。
甲：咱算算细帐吧，在汾河湾我是你儿子，半道上又成了你的媳妇了，回到家里我还是你媳妇，合着三辈都没逃出你的手去。
乙：熬着吧。
甲：熬着吧，多怎熬到你们祖奶奶尖儿就算到头喽。
乙：你净是闲话。接着唱。
甲：赶薛老婆还得换换头面。〈摘黑胡子换白胡子代头发。〉
甲、乙：〈合唱“倒推船”〉你去投军十八载。
堂前哭坏二老……二老……二老娘——
甲：您听，我们俩人都没爸爸。
甲、乙：〈接唱〉倚门将儿望。
乙：〈念白〉啊，妈妈。
甲：〈念白〉啊，儿子。
乙：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啊。
甲：你叫我妈妈，我不叫你儿子。
乙：你得称呼称呼我。

甲：老汉子。
乙：太老了，嫩着点。
甲：老女婿子。
乙：太嫩了，得不老不嫩，着着笨笨的称呼我一句。
甲：我的老头子。
乙：〈念白〉我且问你，咱那孙孙射雁可曾回来？
甲：〈念白〉妾身不知，须问媳妇。
乙：〈念白〉媳妇哪里？
甲：〈念白〉媳妇哪里？
乙：你就别问了，你得赶媳妇。
甲：我还得换换头面。〈换黑发〉〈念白〉儿媳侍候公婆。
乙：〈念白〉我那孙孙射雁可曾回来。
甲：〈念白〉未曾回来，大家寻找。
乙：〈念白〉孩儿请问二老，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个？
甲〈唱“罗江怨”〉自从你走后，
产生下儿郎。
名叫丁山，
娇生惯养，
射雁未曾将哎呀，将哎呀，将家上。
乙：〈念白〉咱这大王庄有几家孩儿射雁？
甲：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如有假冒字号，他是男盗……
乙：什么？
甲：妙峰山南道的沙果梨好吃不好吃。
乙：〈念白〉如此说来大事不好了。
甲：〈念白〉何事惊慌？
乙：〈念白〉孩儿回来，行在汾溪河旁，见一幼儿，箭法出众，也是我起下不良之意，将他弓箭诓在我手，我搭弓一箭，
将他射死！
甲：〈念白〉此话当真？
乙：〈念白〉当真！
甲：〈念白〉果然？

乙〈念白〉果然！

甲：薛仁贵呀！你好王八旦啦！

乙：你怎么叫应了骂我呀？

甲：汾河湾你把我射死了，怎么又跑我们家来了。

乙：〈唱“河北梆子”〉薛仁贵射死亲生子，

甲：〈接唱〉在堂上哭坏了二老倭瓜。

乙：咳！爹娘！

甲：哎——呀！

〈接唱〉柳迎春只哭得如酒醉，
娘养的，哩哩啦啦，哩哩啦啦。

乙：怎么还哩哩啦啦的？

甲：我这梆子就是哩哩啦啦的。

〈接唱〉娇儿啊！不得久长——

〈把眼泪鼻涕甩在乙的脸上。〉

乙：咳！

小 上 坟

（又名：柳陆景）

乙：这回咱们表演一段《小上坟》，又叫《柳陆景回家》。

甲：我先把剧情介绍介绍，您也得听，我们
也得唱，他去的是萧素珍，我去的是柳陆
景，我们是两口子，都是山东即墨县的
人，有一年我进京赶考去了。得中了可
是没回家，她在家中放心不下，那年头
又没有火车轮船，邮政局，电报局，就打
发“凉水 and 面……”

乙：什么？

甲：舅舅。

乙：娘舅。

甲：到京里见了，我给了五十两银子，一
封家书，一匹马。舅舅见财起下不良之
心。回到家里就说我死了，立逼着她改
嫁，她是守节不嫁。正赶上清明佳节上
坟插柳，在坟地正哭我呢，没想到我奉
旨还乡祭祖，夫妻相逢。

乙：又叫《喜荣归》

甲：咱们打哪儿唱？

乙：在坟地里，还乡祭祖，夫妻相逢。

甲：我上后台捋捋捋，待会儿咱们坟圈
里，不见不散。〈下〉

乙：这是什么约会？坟圈子地里见面，

〈唱“曲头”〉万物发生，李白桃红。

清明寒食，柳绿花丛。

燕子枝头，卖俏逞能。

〈“数唱”〉萧素珍闷坐房中，

好不伤情。

思想起儿夫，

名唤陆景。

他上那东京去赶考，

十二年未见回程。

我曾命娘舅公去打探，

说儿夫命丧东京。

今天是清明寒食，

我不免祭扫坟茔。

脱去常衣，

忙把那素服穿定。

手托钱纸，

出柴扉行走如风。

来到坟前

跪倒流平。

点着纸钱，

大放悲声。〈此句入“靠山调”〉

萧素珍只哭得如同酒醉。

甲：〈红袍、圆翅乌纱、玉带朝靴，丑扮〉
“噯！打吃——”“噯！打吃——”“呸！
打吃——”
乙：什么打吃，打吃的？
甲：〈念白〉打吃，打吃尔不明白，老爷这是轰你妈呢？
乙：轰你妈呢？
甲：〈念白〉老爷这是轰马呢？
乙：轰马是“打吃”，“打吃”，要是轰牛呢？
甲：“打打咧咧”，“打打咧咧”。
乙：轰驴呢？
甲：“打哦喝”！
乙：轰狗呢？
甲：〈对乙〉出去！
乙：你才是狗呢。
甲：〈念白〉他听出来了！
乙：那我还听不出来。你手里拿着这是什么呀？
甲：（左手提袍子的一角）（念白）这是你妈的耳朵。
乙：你妈的耳朵。
甲：〈念白〉马的耳朵。
乙：怎么就是一个呀？
甲：〈念白〉老爷好吃酒，路途之上没有酒菜，老爷把那一个拉下来当了酒菜了。
乙：馋骨头。剩这一个多寒碜。
甲：〈念白〉依你之见？
乙：把它裁下来得了。
甲：又裁人哪！
乙：我说的是马耳朵。
甲：〈唱“靠山调”〉又来了坏事的……
乙：什么坏事的，会试的。
甲：〈接唱〉又来了会坏事的……〈白〉你才会坏事呢！
乙：要会不要坏。
甲：〈接唱〉又来了会试的柳树精。
乙：柳树精是神仙，是半仙之体。

甲：跟我一样。
乙：你也是半仙之体
甲：我是半身不遂。
乙：我是全身麻木。
甲：得，两废物。
乙：是柳陆景。
甲：〈接唱〉陆景就陆景。
我鞭鞭打妈……
乙：逆子！是鞭鞭打马。
甲：〈接唱〉鞭鞭打俩……
乙：打马！
甲：打俩！
乙：打马！
甲：打俩！打俩！打俩！
乙：怎么是俩呢？
甲：〈念白〉连人带马，岂不是俩？
乙：人跟牲口得分开！
甲：〈指唱〉鞭鞭打马朝后退。
乙：怎么朝后退？得朝前走。
甲：不朝前走。
乙：你得朝前走。
甲：我不朝前走么。
乙：你为什么朝前走？
甲：我怕带着你受气。
乙：你才是带过来的呢！
甲：〈接唱〉……咱就朝前走，
两站并作一站行。
三里路过桃花店，
五里路过杏花营。
桃花店中出水酒，
乙：美酒。
甲：水酒！
乙：怎么是水酒？
甲：卖酒的不兑水，死后对不起鬼！
乙：都得罪了你啦！得唱出美酒。
甲：〈接唱〉……出美酒
杏花营中美人声。

路上有花也有酒，
花酒难留柳陆景。
正走中间我抬头看，
面前倒有一座坟墓。
坟前跪着一个小娘子，〈“子”按小辙发音〉

乙：小娘子？〈亦按小辙发音〉

甲：这是小字眼，一撇上就发财，比如金钢钻，小香水……都是这样。

乙：咱们后台这些位，您都给嫩嫩吧。

甲：都有谁呀？

乙：×××

甲：玛瑙子。

乙：×××

甲：宝石子。

乙：×××

甲：翡翠子。

乙：我呢？

甲：咱们伙计礼道的，再说你跟他们也大不相同啦！

乙：那我是钻石子？

甲：王八子。

乙：去你的吧。

甲：〈接唱〉小娘子口吐娇音大放悲声，
本官这里下了马。

〈念白〉左右！

乙：是。

甲：〈念白〉与老爷看马扎子，我要坐下了。

乙：是。

甲：〈假装坐下〉

乙：您瞧我们老爷，多大的造化，坐的多舒服。

甲：〈站起〉我还不如站着哪。下边得用苏白。得像京戏里的蒋干、汤勤、张文远。您听着，哟！那呀一呀女呀子

呀在呀此呀口呀吐呀悲呀声呀所呀为呀何呀情呀？

乙：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甲：哟！那呀一呀女呀子呀在呀此呀口呀吐呀悲呀声呀所呀为呀何呀情呀？

乙：〈不理睬甲〉

甲：哟！那呀一呀女呀子呀在呀此呀口呀吐呀悲呀声呀所呀为呀何呀情呀？

乙：〈仍不理甲〉

甲：哟！那呀一呀女呀子呀在呀此呀口呀吐呀悲呀声呀所呀为呀何呀情呀？

乙：〈仍不理甲〉

甲：我说你是喜欢听叫唤的还是怎么着？

乙：你自个儿也回过味来了。还是说京白吧。

甲：〈念白〉那一女子，你在那厢一跪，腰儿像桥儿似的。眼儿哭的像桃儿似的。嘴儿一撇瓢儿似的，舌头一伸跟油勺儿似的，鼻涕流出来跟面条儿似的，吸喽一下又回去了。

乙：真脏！

甲：〈念白〉我看你面带委屈，可是有账啊？

乙：有状。

甲：〈念白〉有账就当当，当当顶当，当顶当，剩下钱好还账！

乙：什么！呈状之状。

甲：那你就状上来！

乙：〈唱“耍孩儿”〉头一状，诉分明。

告公婆，理不通。

立逼奴家改名姓。

甲：〈唱“北鼓”〉叫民妇，你实听，

告公婆，可不行。

挨打受气认你的命。

〈念白〉头一状告你公婆，以小犯上，我是不准，你可有二？

乙：有二。

* “哟”仍读秀，惊呼之意。

甲：有二我不怕。

乙：怎么

甲：主二在我手里呢？

乙：又甩上啦。有二一状。

甲：再状上来。

乙：老爷容禀。

甲：吃饼有半斤我就够了。

乙：饿哪！

〈唱“河北梆子”〉萧索珍跪至在流平地。

口尊声大老爷细听分明。

二一状不把别人告，

告的是奴儿夫柳陆景，

乙：〈学衙役喊威声〉哦——

甲：混帐！

乙：老爷。

甲：嘎杂子！

乙：老爷。

甲：无赖尤！

乙：老爷。

甲：谁是你爸爸？

乙：老爷。咳！

甲：〈念白〉老爷在这厢问案，你们在那里“哦”什么？

乙：女子告状，冲了老爷的官讳了。

甲：冲了老爷的杂碎，与你们的五脏什么相干？

乙：官讳，不是杂碎。

甲：老爷叫柳陆景，她告柳陆景，中国人口众多，重名重姓何足为奇，不必大惊小怪，那一女子不要害怕，他们都是我的奴才。

乙：我们可全没吃饭呢。

甲：恶奴！你不要害怕，继续诉来。

乙：〈接唱〉他上东京去赶考，
一十二载未回程。
我命娘舅去打探，

回来说奴儿夫命丧京城。

甲：〈大哭〉

乙：老爷您乐什么呢？

甲：你瞧过人乐吗？我这是哭呢。

乙：我说没乐好看。

甲：他说老爷我两六一个么。

乙：十三点。

甲：眼候啦！当当不贱……

乙：怎么讲？

甲：死了！咳，我也唱两句吧。

〈接唱〉俺陆景闻听心好恼，

骂声老娘舅纪大功。

你心毒好比蝎子尾，

又好似仙鹤项顶红。

瞒书昧信我不恼，

绝不该说我丧京城，

有朝一日坐察院，

我拿你老狗问典刑，

扭过头来转过面，

连把娘子叫几声。

〈白〉嘟嘟嘟嘟——

乙：怎么啦？

甲：酸梆子。

乙：犯了醋了。

甲：头一状告你公婆，老爷不准。二一状又告你丈夫，你可知道，夫者天字出头念个夫，天为一大天，人为一小天，天有日月，人有二目。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三百六十五天，人有三百六十五个骨头节，天有无数星斗，人有无数毛孔，我们信奉耶稣，耶稣是老大爷的儿子，我是耶稣的儿子，你给耶稣当孙子好不好？

乙：不好！

甲：耶稣就是上帝，他保佑我们，你没有钱花，耶稣保佑你有钱花。

乙：要是没有衣穿呢？

甲：耶稣保佑你有衣穿。

乙：要是没有饭吃？

甲：耶稣说了……

乙：有饭吃！

甲：一块儿饿着。

乙：呕，敢情不管饭哪，那你还接着唱吧。

甲：你可有三一状？

乙：头状不准，二状不准，有三一状我也不告了。

甲：〈念白〉当准则准，你继续状来。

乙：〈唱“真字钻”〉萧素珍，跪流平，

乙：〈念白〉他又跪下了。

乙：〈接唱〉叫老爷，在上听，

我连告两状不中用。

三一状不把别人告，

告我娘舅纪大功，

立逼奴家更名去改姓。

我的老爷呀——

甲：〈学叫街行乞者〉太太们呀！你有那吃不了的燕菜席，给我三桌五桌的吧，穿不了的绫罗绸缎给我三匹五匹的吧，花不了的现大洋给我三万五万的吧！哼！哼！哼！

乙：你这是作官的？

甲：搥砖的。

乙：〈接唱〉望求老爷怜百姓。

甲：下边有身段，京戏里叫满台飞，又叫飞！飞！飞！

乙：你也是飞飞飞？

甲：我是飞不动。（把红袍往肩上一综。边唱边跳）〈唱“柳枝腔”〉陆景闻听心好恼，

骂起娘舅纪大功。

我在东京怎待你，

在你身上有恩情。

与你纹银五十两，

大马一匹书一封。

乙：您瞧吧，就这样，少说也得三钟头。

甲：现在我就喘啦！

〈接唱〉瞒书昧书我不恼，

不该说我丧京城。

有朝一日坐察院，

拿你老狗问典刑。

扭过头来转过面，

连把娘子叫一声。

你当我是那一个，

我是你的夫……

乙：拉了个儿字。

甲：我是你的儿子。

乙：对了。

甲：不对！

〈接唱〉我是你的儿夫柳陆景。

乙：〈接唱〉你说是我的儿夫到，

家乡住处要说清。

家住哪州并哪县？

什么村中有门庭？

爹爹姓甚娘什么氏？

弟兄排行在几名？

娶的妻子是谁家女？

你的妻子叫何名？

甲：〈接唱〉家住山东即墨县，

牡丹村中有门庭。

爹爹姓柳称员外，

母亲吃斋把善行。

上无三兄下无四弟，

只生我陆景人一名。

娶妻她是萧家女，

素珍就是你的名。

乙：〈接唱〉这件事情说得对，

还有一事要问清

咱在哪里饮的马？

咱在哪里钱的行？

甲：〈接唱〉八里庄上饮的马，

十里长亭钱的行。

乙：〈接唱〉这件事情说得对，
还有一事要问清。
临走赠你的三宗宝，
如今宝贝可现成。
现如今若有三宗宝，
你是我的儿夫转回程。
如今没有三宗宝，
朝郎骑马想认万不能。

甲：〈接唱〉陆景闻听心欢喜，
连把娘子夸几声。
我当你是蠢笨物，
以往之事记得清。
忙向腰中掏宝贝，
叫声我妻看分明。

乙：〈接唱〉素珍接过三件宝，
转身坐在地流平。
拿过来菱花照一照，
八月十五月光明。
拿过绣鞋试一试，
千针万线奴做成。
拿过手帕系一系，
不长不短半幅绫。

宝贝倒是真宝贝，
陆景还是假陆景。

甲：〈接唱〉宝贝既是真宝贝，
陆景怎是假陆景？

乙：〈接唱〉想当初我在家你本是十七、八
岁美男子，
到如今满脸胡须与前大不同。

甲：〈接唱〉我的妻你实听想当初我在家你
在家你本是青春年少美娘子，
到如今满脸的皱纹这样的蠢容。

乙：〈接唱〉有皱纹无皱纹也碍不着你，

甲：〈接唱〉我有胡须无胡须也碍不着你腿
肚子筋疼，

乙：〈唱“曲尾”〉无奈素珍将夫认，
苦尽甜来，如作春梦。

拿住娘舅记大功报冤横，

甲：〈接唱〉夫荣，

乙：〈接唱〉妻贵，

甲、乙：〈合唱〉到老恩荣。

甲：〈边唱边蹲下〉啊——啊——啊——啊

——
〈白〉你要把我憋死？

劈

乙：咱们今天唱一回高君保下南唐，路过双
锁山，偶遇刘金定，劈牌招夫，杀四
门，紧接着探病。

甲：呕，高家保，卖南糖，路过花果山，到
了盘丝洞，杀四门，你嫂子害热病，病
好了就挣命，红中、白板加一碰，砍当
儿独一听！

乙：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咱们今天唱
一回高君保下南唐，路过双锁山，偶遇
刘金定，劈牌招夫，杀四门，紧接着探

牌

病。

甲：是啊，高家保，卖南糖，路过花果山，
到了盘丝洞，杀四门，你嫂子害热病，
病好了就挣命，红中，白板加一碰，砍
当儿独一听！

乙：你要说不上来，你是儿子。

甲：咱们今天唱一回高君保下南唐，路过双
锁山，偶遇刘金定，劈牌招夫，杀四
门，紧接着探病。

乙：你怎么说上来啦？

甲：我也犯不上给你们大伙当儿子。

乙：给我一个人就行了。

甲：那也不行。这出戏有几个角儿。

乙〈指丙〉他去高君保，是个脆武生的角色。

甲：他去高家保儿，你去李家柱儿，〈指丁〉他去刘家石头。

乙：你呢？

甲：我去八十岁的老头，哄孙子们玩儿。

乙：他去高君保，小将高琼。我去令公。

甲：硬弓？几个劲的？

乙：我去刘老令公。

甲：我去谁？

乙：你去金定。

甲：他去仁丹、你去十滴水，他来个避瘟散。

乙：都是凉药。你是刘金定，刘小姐。

甲：我是臭大姐。

乙：你是坤角。

甲：来点肉丝把我炒了吧，我是豆角。

乙：你去的角色叫刘金定。

甲：没有我这样的刘金定，我得上后台化化妆，〈欲走又回〉我什么时候出来？

乙：你有个小丫环，叫小春花，给你看守夫牌，有人砸你的夫牌，单听丫环一报。

甲：得了，我听信了。〈下〉

丙：〈唱“曲头”〉干戈未定，困住真龙。

高君保背母去立功。

连夜星飞，奔走途程。

〈接唱“数唱”〉一心似箭，

马蹄不停。

越走越晚，

红日归宫。

天降大雨，

道路难行。

则见路旁，

广亮门庭。

君保到此，

双足弃镫。

扣打门环，

忽听得里面答应。

乙：〈接唱“吹腔”〉老令公忽听人击户，慌慌忙忙往外行。

用手儿开开门两扇，

见一将军站在门庭。

〈接唱“数唱”〉将军到此，

所为何情。

丙：〈接唱〉君保带笑，

深搭一躬。

特来借宿，

明早登程。

乙：〈接唱“到推船”〉令公执手将军请。

丙：〈接唱〉君保拉马后跟行。

乙：〈接唱〉坐骑接来牢拴定。

〈接唱“数唱”〉携手揽腕，

丙：〈接唱〉走进客厅。

乙：〈接唱〉叙礼归坐，

丙：〈接唱〉各通名姓。

乙：〈接唱〉茶罢搁盏，

丙：〈接唱〉更鼓齐鸣。

乙：〈接唱〉令公告辞，

丙：〈接唱〉君保相送。

这小将回到书斋，

坐卧不宁。

一夜未眠，

次日天明。

〈接唱“南锣北鼓”〉纱窗外，红日升，

高君保，气满胸。

平定他邦心才定。

忙告辞，转身形。

乙：〈接唱〉老令公，笑盈盈，
槽头拉马朝外送。
丙：〈接唱“数唱”〉君保告辞，
乙：〈接唱〉将军请行。
丙：〈接唱〉搬鞍上马，
行走如风。
马出山口，
细看分明。
〈接唱“寄生草”〉但则见朱牌金字拦去径，
君保马上细看分明。
上写着天下英雄全无用，
是何人能把江山定。
我父河东刘老令公。
招夫牌谁人敢惹我刘金定，
配姻缘须当把姑娘胜。
〈接唱“云苏调”〉君保看牌心好恼，
无名火起往上冲。胆大的丫头来撒野，
藐视天下众英雄。马鞍桥压下银战杆，
打将银鞭手中擎。照定夫牌朝下打，
将夫牌砸了个碎零零。砸碎夫牌刚要走……
丁：〈接唱〉惊动了看牌的丫环一名，
〈接唱“耍孩儿”〉小春花，跑似风，
上高山，报事情。
紧跑慢跑跑不动。
尊姑娘，在上听，
山下来个愣头青，
砸碎夫牌还讲横。
乙：得！夫牌是砸了，丫环报事就等小姐出来啦！
丁：姑娘——姑娘——
乙：这么叫出不来，得学小孩语：“水牛儿，
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妈，你爹……
甲：哎——（穿花袄、裙子、花鞋、头戴懒
梳妆，胡子翻上去当头发，脸全抹白，

走上。）
丁：姑娘——〈变音成猫叫声“嗷嗷——”〉
甲：〈亦学猫叫起“嗷嗷——”〉
乙：后坡见！
甲：你别跟我唱了，通俗一报吧。
丁：大事不好啦！
甲：何事惊慌。
丁：山下来了一个穿白的小将，把姑娘您的
牌给砸啦！
甲：怎么着，把牌给砸了！砸了砸了吧。
乙：啊！？
甲：这年头忍事菠萝蜜，过后得便宜。
乙：这里没什么便宜。
甲：没便宜也能闹碗菠萝蜜。
乙：什么呀！你一听说有人砸牌你得生气。
甲：我租房住，没契。
乙：歇后语，为什么没气？
甲：破笼屉，跑了气啦！
乙：为什么没气？
甲：东洋车放炮——没气。
乙：为什么没气？
甲：没气，没气！
乙：你是假气。
甲：旧毛头纸写假文书，拿豆腐干刻图章，
重数到典，犯法的。
乙：一生气你得下山。
甲：下山？那得助点山威。〈起锣鼓，甲浑身
乱抖〉
乙：太慢！
甲：〈加快抖动〉
乙：还慢！
甲：〈再加快抖动〉
乙：还慢！
甲：还嫌慢，您雇别人的吧！
丁：姑娘，把咱们的大言牌给砸了！
甲：把大烟盘子给砸了，那不要紧，咱改抽
白面儿。

乙：砸的是大言大语招夫牌。

甲：招夫牌？吆！怪臊的。

乙：还知道羞臊呢？

甲：但分我们要知道点羞臊，也不能捋飧成这德性！

乙：人家是唱着砸你的牌，你也得唱着下山。

甲：好啦！

〈唱“罗江怨”〉金定闻听，白气冲空，

乙：白气冲空？多高？

甲：一丈六。

乙：往哪边去了？

甲：东南。

乙：成了汗包了。

甲：那我请您个份子。

乙：哪儿？

甲：坟地。

乙：应该唱“怒气冲冲！”

甲：〈接唱〉怒气冲冲，
那来的“广土”？

快给我点灯，

斗粘乏灰我抽了净。

乙：〈用扇子打甲〉

甲：好容易买了个泡儿，找不着了。

乙：〈指丙〉你得骂他是狂徒。

甲：他是狂徒，你是老抡，他是路截。

乙：你那？

甲：我是侦缉队。

乙：呕，你办我们。

甲：〈接唱〉哪来的狂徒，
白送残生。

待我一马当先，

追，追，追不上。

〈搬了左腿搬右腿。〉您走，您走……

乙：你这是什么腿呀？

甲：亲家腿，让着走。

乙：你得追他的命。

甲：我不追他的命，

乙：得追他的命，

甲：不追他的命，

乙：你得追……

甲：不用我追，他们房东就追他的命了，
他半年没给房钱。

乙：快找房搬家吧。

甲：〈接唱〉叫声牙花子！

〈乙、丙、丁一齐答应：哎——〉

甲：合着我花两钱使唤一群鬼？

乙：人谁能给你支使着，你得叫声丫环。

甲：〈接唱〉叫声丫环，
备上狗熊。

乙：怎么备上狗熊？

甲：我爱骑它。

乙：为什么？

甲：图它薰性。

乙：备上走龙。

甲：我不敢骑，到了半悬空摔下来，摔成肉饼。

乙：马乃龙也。

甲：龙乃马乎？

乙：我看你是马马乎乎。备上走龙。

甲：〈接唱〉备上走龙，
提叉叉你们俩。

乙：那有提叉的？

甲：刘金定要大叉，西里里，花拉拉，我是你们三人的亲爸爸。

〈乙、丙、丁答应：哎——〉

乙：你可别提这个，这是他的的小名。

甲：小名还有叫爸爸的？

〈乙、丙、丁答应：哎——〉

乙：你可别说了，他们可要打你！

甲：叫爸爸还挨打。

〈乙、丙、丁答应：哎——〉

甲：爸爸是老爷子。

〈乙、丙、丁答应：哎——〉

甲：儿子！

〈乙、丙、丁答应：哎，咳。〉

乙：你得提刀。

甲：提刀拉脚后跟。

乙：手提绣绒钢刀。

甲：〈接唱〉提刀上马，

凛凛的威风。

大脚巴丫斜挑葵花蹬，

乙：什么大脚巴丫儿？

甲：你看我这脚小吗？

乙：金莲。

甲：你别跟我调坎儿，什么叫金莲？

乙：三寸为金莲。

甲：四寸？

乙：银莲。

甲：五寸？

乙：残莲。

甲：一尺八？

乙：屁股帘。

甲：我打裹脚就没量过，今儿个当着众位，我也量量。〈量脚〉说三寸不到三寸，也就是二寸七八。

乙：这是刘金定的脚。

甲：脚趾甲盖。

乙：修修吧。脚后跟呢？

甲：到这儿。〈比胳膊肘〉

乙：鸟枪把。

甲：〈接唱〉金莲斜挑葵花蹬，

紧撒玉簪，

闪电雷公。

乙：〈白〉闪电相同。

甲：〈接唱〉马出山口，

两眼看不清。

乙：怎么看不清？

甲：眼睛有毛病。

乙：早晨？

甲：清蒸。

乙：中午？

甲：热拥。

乙：晚上？

甲：雀朦。

乙：睁眼大瞎子。细看分明。

甲：〈接唱〉细看分明，

见一人身穿大褂，手拿鼓板，那个小子，

乙：你不能说他本人，他去的是高君保。

甲：〈接唱〉穿白小将，拦去径。

〈接唱“数唱”〉金定一见，

两眼起哄。

乙：起哄，接你！两眼气红。

甲：〈接唱〉两眼气蓝，

两眼气黑，

两眼气紫，

乙：你怎么是五彩的眼珠。

甲：你才是窑变的脑袋呢。

〈接唱〉两眼气红。

丙：〈接唱〉君保开言，

问姑娘小姐贵姓。

甲：〈接唱〉我姓××，

住在那××××，

坐北朝西，

乙：这是中东辙的。

甲：〈接唱〉过道门路东。

乙：差点掉到罗丝大院里。

甲：〈接唱〉在下姓刘，

名叫金定。

我来问你，

你是什么东西？

乙：我是人。

甲：不是东西

乙：我是东西。

甲：不是人。

乙：我既是人，又是东西。

甲：这回抄上了，又是人，又是东西。

乙：什么呀！尔叫何名？

甲：〈接唱〉尔叫何名？

丙：〈接唱〉在下姓高。

大号高琼。

我到南唐去报号，

为拿于洪，

昨夜借宿。

甲：〈白〉住哪儿啦？

丙：〈接唱〉多亏在你父家中。

甲：〈白〉哟，住我们家了。

丙：〈接唱〉今日砸牌，

甲：〈白〉没关系，

丙：〈接唱〉特会尊容。

甲：〈白〉哟，烩尊容得用多少团粉？

丙：〈接唱〉你本是千金幼女。

甲：〈白〉半吨！没那么大份量。

丙：〈接唱〉应当在锦绣阁中，

甲：〈白〉就愿意在外头风流。

丙：〈接唱〉闭门绣那一——

甲：〈白〉我骂你闭门不出！

丙：〈接唱〉描金龙凤，

甲：〈白〉我专爱大老虎。

丙：〈接唱〉单等那冰人月老，

甲：〈白〉月老多少钱一斤？

丙：〈接唱〉谨遵你父之命，

甲：〈白〉不听他老梆子的。

丙：〈接唱〉立牌招夫。

甲：〈白〉我的主意，

丙：〈接唱〉于理不通。

甲：〈白〉还有登报求婚。

丙：〈接唱〉言语冒犯，

望求恕容！

甲：〈白，用山东口音〉好说！好说！

〈接唱〉金定闻听，

臊得我粉面遍红，

乙：〈白〉还有臊呢？

甲：〈接唱〉细打量君保儿，

与众不同，

前头卖煤，

后头卖饼，

当中开个杂货铺，

周围是火车，呜——

乙：什么呀！前发齐眉，后发盖颈，是说他还没结婚呢。结婚就拢发包巾了。

甲：〈接唱〉前发齐眉，

后发盖颈。

〈白〉眉的清、目的秀、齿的白、唇的红。

乙：你都给综到一块了，得摆开喽，

甲：摆开喽，就好看啦。

乙：为的是好看嘛。

甲：〈接唱〉眉清目秀，

齿白唇红。

我欲待解了它吧！

破膀子漏风，

〈白〉咕咕嗒，咕咕嗒，把你蹬出去吧！

乙：寡旦。欲待招夫。

甲：〈接唱〉欲待招夫，

羞口难明，

思量半晌，

我没有主意。

乙：怎么没主意，主意拿定。

甲：〈接唱〉主意拿定。

〈接唱“银纽丝”〉救驾的将军，你带了多少饼？

丙：〈接唱〉我身后背着铛，

甲：〈接唱〉我有黄稀酱，

丙：〈接唱〉我这还有捆葱，

甲：〈接唱〉吃饱了吹号筒……

乙：你们俩人别唱了，是兵将之兵。

甲：〈接唱〉你带了多少兵？

丙：〈接唱〉南唐去报号，

就我人一名，

拿住了于洪心才定，〈天缘啊——〉
拿住了于洪心才定。

甲：〈接唱〉金定开言道，

未必也能成。

待奴帮助你，

咱俩一同行，

同心又合意，

马到必成功，〈天缘啊——〉

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丙：〈接唱“数唱”〉君保回答，

难以从命。

你我是孤男幼女，

不便同行，

若到了天津渡口，

你我是怎样相称？

甲：〈接唱〉若到了天津渡口，

你我是老婆汉子相称。

乙：〈白〉多牙碜！

甲：媳妇、女婿相称。

乙：夫妻相称。

甲：什么叫夫妻。

乙：他是你的夫，

甲：我是你的父。

乙：对！不对！你们是公母俩。

甲：搭上你公母三。

乙：你们单公母着吧。就是夫妻相称。

丙：〈接唱〉临阵收妻，

国法难容，

甲：〈接唱“柳枝腔”〉金定哎哟——

乙：沙锅！

甲：买大小——

乙：金鱼。

甲：绿瓷盆。硬面——

乙：饽饽。

甲：馒头！

乙：两卖馒头的。

甲：〈接唱〉……气死我！

用手一指骂高琼，

诬着奴家把实情诉，

与你配荸荠你不应。

乙：〈白〉配偶！

甲：荸荠跟藕不都在一块长着吗？

乙：作得配偶。

甲：偶就偶！

〈接唱〉与你配偶你不应，

恼一恼来怒一怒。

寿州报号去也去不成！

〈在音乐起中甲乱舞动，音乐停甲即停〉

乙：怎么不动啦？

甲：机器坏了。

丙：〈接唱〉快些内路让我走，

误了救驾了不成。

甲：〈接唱〉你今要走也容易，

留下大板任你挠。

乙：留下大板干什么，人家拿着大板会唱。

甲：他会唱，我也会唱。

〈唱“京戏”〉高老爷来到了——

乙：〈接唱〉牧虎关。

甲：〈接唱〉山海关，

城上站着潘金莲。

赤鬓红眉蓝靛脸，

亚赛过当年醉济癫，

曹操要逛乌龙院，

猪八戒要上翠屏山

乙：你唱的这是哪出？

甲：大杂烩。

乙：你得唱有文有典的，我能接得上来的。

甲：〈唱“京戏”〉心中恼恨诸葛亮。

乙：〈接唱〉立逼孤王过长江，

甲：〈接唱〉叫你妈妈嫁和尚。

丙：〈白〉阿弥陀佛。

乙：去！你别留他大板。

甲：留下一草一木，活是他们家的人，

乙：死了呢？

甲：是他们家的坟。

乙：旁边的？

甲：当中那个大的。

乙：都上了箍啦。

甲：骂裂的。

乙：你别留他大板，

甲：留什么？

乙：身后背的那个。

甲：黑锅。

乙：银鞭。

甲：〈接唱〉留下银鞭任你行。

丙：〈接唱〉任你说破樱桃口，
君保只当耳旁风。

甲：〈接唱〉金定闻听心好恼，
绣绒钢刀举半空。
盖顶楼头朝下剁〈在桌上轻剁〉

乙：怎么这么剁呀？

甲：这小子滚刀筋。

乙：得往他脑袋上剁。

甲：保啊！我可没心剁你，是这个嘎杂子，无
赖尤，他非让我剁你，伸过脑袋来吧。
〈轻轻一碰〉够你一受吧！

乙：够我一受！得使劲儿剁，

甲：这可是你让我使的劲儿！

乙：没错。

甲：〈使劲打乙一扇子〉

乙：你怎么剁我呀！

甲：我不剁你剁谁呀？我们还没过门的小俩
口，要是真剁，那不成了，谋害亲——

乙：夫！

甲：伙计！

乙：没这一条！盖顶楼头往下剁。

丙：〈接唱〉君保忙用银鞭迎。

世人脸大谁似你？

半路之中把亲成。

打嘴现世千金女，

辱没了你父令公名。

〈在音乐起中甲又乱舞动，音乐停甲即
停。〉

乙：机器坏了？

甲：没弦啦。

〈唱“河北梆子”〉真杀实砍难取胜，
莫若宝贝将他赢。

忙向腰中掏杂碎，……

乙：〈白〉好，买点杂碎吧。

甲：给你，肝。

乙：上边怎么疙里疙瘩的？

甲：沙肝。给你心。

乙：怎么有钩啊？

甲：钩心斗角么。再给你个心。

乙：怎么红色的？

甲：血心。给你肚子。

乙：怎么这么小？

甲：鼠肚，给你肠子。

乙：怎么这么细？

甲：鸡肠。

乙：鼠肚鸡肠啊！还有呢？

甲：没有了。

乙：怎么没肺呢？

甲：你才没肺呢？

乙：你看。

甲：不对，我出来的时候都带齐了。呕，有
肺，掏不出来了。

乙：怎么？

甲：在胳膊窝呢。

乙：呕，窝囊废。忙向腰中掏宝贝。

甲：〈接唱〉忙向腰中掏宝贝，
当时撒豆就成兵。

出松林内把将军困，

看你应承不应承？

丙：〈白〉姑娘将人马撒去，小将应下也就
是了。

甲：〈笑〉他答应了，我们有了婆婆家啦！

丙：〈唱“曲尾”〉君保使智脱身走，
骂了声无耻的丫头（卧牛）如作春梦，
给你个狗咬尿泡空欢喜。
想要招亲万不能。

甲：丫环，给我准备准备，咱们娘们有婆家了，说话就结婚啦！

乙：你别高兴了，人家走了，不要你了。

甲：保儿，不要走么。

乙：别犯贱了，人家走了，是不要你了。

甲：他还怪不错的呢！这么大的姑娘还找不着婆家呢，拿着猪头，找不着庙门，世界上有剩下的儿，没有剩下的女。其实，我们早就有了主啦。

乙：谁呀？

甲：门口那捡破烂的。

打 枣

甲：这回咱们唱一段赵匡胤打枣，甥舅相逢便宜寨。

乙：有几个角儿，都归谁派？

甲：归我派，我去一帝皇上。

乙：一地黄鳝。

甲：什么黄鳝，这是大宋朝头一帝皇上，赵匡胤。〈指丙〉他去窦四公。

乙：斗四个都是公的。

甲：姓窦，叫窦四公。有一个好角儿，给你留着哪，你去母老虎。

乙：老虎就得了，怎么还是母的？

甲：你姓张，叫张氏女，外号叫母老虎。因为你打遍街，骂遍巷，小孩见你就放土枪。

乙：瞧我这份人缘。

甲：你有一片枣园，你就看守枣园。你还得去化化妆。咱们哪见？

乙：哪见？

甲：枣园见。

乙：得。〈下〉

甲：〈唱“曲头”〉创业英雄，千里独行，寻找娘舅窦四公。
访问便宜路途程。
〈接唱“数唱”〉勾栏院内，

刀伤人命。
画影图形，
捉拿飞龙。
逃门在外，
夜宿晓行。
这天正走，
枣园把路横。
看见枣儿，
满树通红。
〈接唱“吹腔”〉赵匡胤一见心欢喜，
手持大棍往下拎。（音lēng）
连打带搅十多回，
枣儿落在地流平。
捡着那好的吃几个，
剩下兜着往前行。
〈白〉得！枣我是打了，就等看枣园的啦！

乙：〈脸抹白，头戴赖梳妆，身穿竹布褂，抹子鞋，手拿扇子，手绢。〉〈上〉

甲：噫！真志诚，顶着雪就来了。你误了场啦。

乙：我怎么误了场了，今儿个就数我来的早。

甲：你去的角儿误了场啦。你去的张氏女看

枣园，现在有人打了你的枣儿啦。

乙：打了枣儿啦！打了打了吧。歪瓜裂枣，人见的就挠，何况你能吃多少。

甲：还有辙，你得不答应。

乙：算了，打就打了，都是街坊邻居的，别伤了和气。

甲：不行，你得不答应，不是街坊邻居打的，是我打的。

乙：嗨！伙计理道的，更没说的了。

甲：那不行，你得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每说一句“不答应”打乙一扇子。〉

乙：让众位说说，是我不答应你，还是你不答应我？既然你让我不答应，我可就不答应啦！〈扑上去与甲撕打〉

甲：你别这么不答应，我是唱着打了你的枣，你也唱着不答应。

乙：好，唱，弹弦子吧！〈甲弹弦到过门〉我唱什么？

甲：就一翻儿〈又弹到过门〉

乙：一翻儿是什么？

甲：就是头一句。〈又弹到过门〉

乙：头一句是什么？

甲：六个字。

乙：那六个字？

甲：“母老虎怒冲冲。”

乙：〈算字〉母老虎怒冲冲，母老虎怒冲冲，母老虎怒冲冲……

甲：得唱。

乙：三天不唱口生，三天不弹手生，唱两句不知道〈开始倒口〉得滋味不得滋味，有味没味您就吃个热乎劲儿！

甲：这是什么味儿？！

乙：〈胡喊乱唱〉母老虎怒冲冲，母……

甲：你喊冤哪！

乙：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怎么对？

甲：干脆，咱俩定一计得了。

乙：害谁？

甲：我往上一指是高。

乙：矮呢？

甲：我一按你脑袋。

乙：老天爷还没按我脑袋呢。

甲：我拿扇子按你脑袋。

乙：先来高的。

甲：〈一直往上指〉

乙：母……

甲：〈一直往下指〉

乙：〈越来越蹲〉母……

甲：〈跺三脚〉

乙：你想把我钉成人槌子是怎么着，咱高矮一齐学吧。

甲：好。〈扇子一上一下连续不停〉

乙：〈随着扇子上下动〉救人！我成了河漂子啦！

甲：我告诉你，这个牌子叫“耍孩儿”

乙：你上桌子吧。

甲：干什么？

乙：我揪着你拐子一抡。

甲：牌子的名叫“耍孩儿”。

乙：〈唱“耍孩儿”〉母老虎怒冲冲，哪里来的小后生，打了枣儿还讲横。偷吃了枣儿好几升，快快放下任你行，如若不能追你命。

甲：〈接唱“云苏调”〉赵匡胤一见心好恼，无名火起往上攻。好一个泼妇来撒野，出口伤人理不通，上前揪住青丝鬓，咕咚按在地流平。上头就用拳来打，低下就用脚来蹬。看你厉害不厉害，再要多说活不成。

乙：〈接唱“靠山调”〉张氏女哎哟一声罢了你！

甲：错啦！

乙：错啦！

甲：不对啦！

乙：不对啦！怎么不对啦？

甲：你唱错了，你应该唱罢了我。

乙：〈接唱〉罢了你！

甲：罢了我。

乙：别拔了你，拔了你，他〈指丙〉就蹿出来啦！

甲：好说，拔了蒿子，显出狼，你用手指，你、你、我。

乙：〈接唱〉我就我。

哪里来的小后生，
偷吃了枣儿还讲横
一拳打了我五眼青，
你是男来我是北，

甲：女！

乙：女就女……

街坊邻居评上一评。
回家告诉我们当家的知道，
他是此地乡长大大有名。
你是烂子在此把我等。

甲：怎么是烂子？

乙：站的功夫大了不就烂了吗？

甲：汉子。

乙：〈接唱〉你是汉子在此把我等，
你要一走算不了狗熊

甲：〈白〉什么狗熊，英雄。

乙：〈接唱〉英雄就英雄，
爬将起来往回扭，

甲：〈白〉往回走。

乙：〈接唱〉连走带扭……〈欲下〉

丙：〈穿紫花老斗，戴顺风倒，向四喜围白
腰包、拿拐杖、吆喝〉硬面饽饽。

乙：〈接唱〉迎面来了，赛尔墩。

丙：〈倒口〉赛尔墩是好汉，在李家店比武……

甲：什么，是赛四公。

丙：〈接唱〉赛四公。

乙：老头子。

丙：老婆子。

乙：〈接唱〉咱们枣园来了一个瘦长烂肉。

丙：烂肉好，拍点蒜泥，点点酱油，稀里里，吐噜噜……

甲：他又吃上了，是稍长大汉。

乙：〈接唱〉将咱那果木廊林一扫平，

丙：你就没拦他？

乙：〈接唱〉老娘也曾……

丙：谁的老娘？

乙：〈接唱〉……将他拦挡，
一拳打的我五眼青。

丙：他敢打你，你没提我吗？

乙：〈接唱〉我也曾提过你，

丙：怕了吧。

乙：〈接唱〉他骂你的言语不大受听！

甲：骂什么？

乙：〈接唱〉他骂你别的奴不恼
他骂你八月十五是捣碓精。

丙：哈……，捣碓可不是一天半天了，有那么七、八十年了。

甲：这是骂你呢。

丙：我倒没听出来。

甲：让人都骂皮了。

丙：这人在哪呢？

乙：〈接唱〉此人走得不远还好认，
浑身穿青脸面通红。

丙：你也别唱了，你也别弹了，干脆，你拿你那薄片嘴儿，对着我的脆骨耳，你一说，我一听，就得啦！

乙：咱那枣园来了稍长大汉，把咱那枣打了，我一拦他，把我也给推倒了，上边拳打，下边脚踢，我找你来了，让你

给我出出气，气气出。

丙：〈跟乙同时说，不听对方，自己说自己的〉咱那菜园也该去侍弄侍弄了，黄瓜也应该摘了，扁豆也要爬架了，茄子的个儿也不小了，韭菜再不割就赶上大葱高了，冬瓜也得掐蔓了。

乙、丙：〈彼此看了一眼，继续同时说。〉要不，你说，还是我说？

乙：咱那枣园来了个稍长大汉，把咱那枣打了，我一拦他，把我也给推倒了，上边拳打，下边脚踢，我找你来了，让你给我出出气，气气出。

丙：〈仍跟乙同时，自己说自己的。〉咱那菜园也该去侍弄侍弄了，黄瓜也应该摘了，扁豆也要爬架了，茄子的个儿也不小了，韭菜再不割就赶上大葱高了，冬瓜也得掐蔓了。

乙、丙：〈彼此看了一眼，继续各自说。〉要不，你说，还是我说？

乙：咱那枣园来了个稍长大汉，把咱那枣打了，我一拦他，把我也给推倒了，上边拳打，下边脚踢，我找你来了，让你给我出出气，气气出。

丙：〈同上〉咱那菜园也该去侍弄侍弄了，黄瓜也该摘了，扁豆也要爬架了，茄子的个儿也不小了，韭菜再不割就赶上大葱高了，冬瓜也得掐蔓了。

〈彼此看了一眼，继续各自说。〉要不，你说，还是我说？

甲：一个菜园，一个枣园，要说都说，要不说都不说，干脆，你们俩人快说，我这鼓一响，你们谁再说，谁是鼓这么大的王八，说吧！

乙：咱那枣园来了个稍长大汉，把咱那枣打了，我一拦他，把我也给推倒了，上边拳打，下边脚踢。

丙：〈仍跟乙同时说〉咱那菜也该侍弄侍弄

了，黄瓜也该摘了，扁豆也要爬架了，茄子的个儿也不小了，韭菜再不割……

甲：〈打了一下鼓〉

〈乙、丙立刻停止不说，二人同时作手势让对方说。对方刚要说又都不肯说，而且作手势，表示再说就当王八了。然后二人耳语。耳语后，将甲拉到当中，乙丙用丙的手杖压甲〉。

甲：哎哟！

乙、丙：这回你可应了誓啦！

甲：你们俩人要说都说，要不说都不说，这不行，〈对丙〉他说你得听着。

丙：他说我听着，我说谁听着？让他说就便宜他了。

甲：这是什么便宜，反正得一个说，一个听。

丙：好，我听着，让他说！

乙：咱那枣园来了个稍长大汉，把咱那枣打了，我一拦他，把我也给推倒了，上边拳打，下边脚踢，我找你来了，让你给我出出气，气气出。

丙：〈根本没听乙说，仍然自言自语。〉还有一个说着，一个听着，俩人还不能一齐说，他说着，就得我听着，我说着不知道谁听着。你说吧，我听着，我爱听！

乙：我说完了。

丙：完了，一爱听就完了。

甲：嘻，都说了六遍了，就是这么两句话。

丙：你看这人多狠，把你脸上打了七个窟窿。胡噜毛，吓不着。

甲：让你哄孩子呢。

丙：有人打你，我找他去。

乙：好，我回家给你贴饼子去。

丙：〈唱：“南锣”〉窦四公，怒冲冲。哪里来的小畜生？

打了我老婆扫了我兴。

甲：〈接唱“北鼓”〉赵匡胤，往前行。

迎面见，一老翁。
借问老丈您贵姓？
〈白〉老丈请了！〈行礼〉
丙：打了我老婆子，那能行吗？没完……
甲：老丈请了。
丙：谁是你老丈人，我揍你，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老丈人。
甲：什么老丈人，我这是称呼您哪。
丙：你再来来。
甲：老丈请了。
丙：小丈请了。
甲：哪来的两本帐啊！没有小丈，你就说请了就行了。
丙：呕，请了，请了。我称呼你什么？
甲：壮士。
丙：装尿？
甲：咳！真臭，壮士英雄。
丙：壮啊！士啊！英啊！雄啊！
甲：你怎么都给切开啦？
丙：我看看有油没有。
甲：好说咸鸭蛋。连在一块儿说。
丙：壮士英雄。
甲：请问此地又是便宜寨，
丙：由东到西，由南到北，俱是——叭嗒（一鼓）
甲：瞧着点眼睛，这是屎壳郎撞窗户，
丙：俱是便宜寨。
甲：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丙：打听坟出永定门，那个坟大，上边打着箍的。……
甲：我打听人。
丙：坟里都有人。
甲：我打听活人。
丙：当初都是活的。
甲：我打听现在的活人。
丙：你说吧，我是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甲：都不认识？
丙：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甲：又都认识。你得说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丙：有名便晓，无名不晓。
甲：我跟你打听此处乡长窦四公。
丙：打听谁？
甲：窦四公。
丙：告告便。
甲：真有人话。
丙：就这一句，还轻易不说。〈背工〉慢着，来的那个人，头戴那个，身穿那个，不是那个，就是那个。〈手势比王八。〉
甲：哪个呀？
丙：你先装没听见。〈背工〉身上穿着青，不是衙役也不是兵，准是我的案犯了。
甲：对了，你作过什么案，说吧。
丙：五百年前我偷过老王家的老倭瓜。
甲：五百年前有你吗？
丙：没有我还没有老倭瓜嘛！
甲：呕——
丙：不是告诉你得装没听见嘛。〈背工〉他来打听窦四公一定是不认识，我就告诉他有两个窦四公，一老一小，他要打听老的，我就是那小的，他要打听小的，我就是他老的，干脆，我就是他老的。
甲：你是谁老的？
丙：我说来的那个人哪，你打听窦四公此处有两个，一老一小，你打听哪个窦四公。
甲：想我娘舅年过花甲，一定是那老的。我打听那老的。
丙：小的。
甲：老的。
丙：老的胸脯闷葬，那小的可和气啦！
甲：我得打听老的。
丙：你这个人，我让你打听谁，你就打听谁

不结了。

甲：象话吗？我得打听那老的。

丙：你非打听那老的，我还得告个便。（背工）他非要打听那老的，我就说他死了，给他个死无对证。我说来的那个人。

甲：在。

丙：你打听那那个老的，他去年、前年、过年……

甲：过年还没到呢。

丙：是今年，秋后……

甲：到了吗？

丙：反正有那么一天，

甲：怎么一天？

丙：不吃饭了，不喝水了，不睁眼了，不张嘴了，躺在炕上——蹬腿了，街坊过来一瞧，都说他死了。

甲：当真。

丙：当真。

甲：果然。

丙：果然。

甲：娘舅啊！

丙：冲！冲！冲！

甲：这是怎么啦！

丙：我说你跟窦四公有仇！

甲：无仇！

丙：有恨？

甲：无恨。

丙：一无仇，二无恨，你一跺脚，哈哈大笑，说我吃他的肉。

甲：你这是什么耳朵，我是哭他娘舅哪！

丙：你先别忙，吃肉？娘舅？音同字不同，你哭他娘舅，你姓什么？

甲：我姓赵名匡胤，表字宣郎，家住东京汴梁，两龙巷口。

丙：你就是赵匡胤，赵宣郎，赵乡孩？

甲：哎！

丙：好王八旦了！

甲：你怎么叫应了骂我？

乙：我骂我的眼睛，连外甥你都不认识了！往后买鸡旦还分得出大小来吗？

甲：象话吗？

丙：我老眼昏花的认不得你，你怎么也认不得我了？

甲：我是不认识了。

丙：你可记住了。

甲：记住了。

丙：看准了。

甲：看准了。

丙：我就是你爸爸……

甲：哎？

丙：的大舅子。你爸爸准是我……

甲：什么？

丙：赵妹夫，你是我儿子……

甲：什么？

丙：姑舅哥哥。我儿子是你……

甲：什么？

丙：姑舅兄弟。

甲：你别这么切开了说行不行？

丙：你来干什么来了？

甲：〈唱“数唱”〉此处不便，

丙：〈接唱〉随我到家中。

甲：〈接唱〉说走就走，

丙：〈接唱〉手拉英雄。

甲：〈接唱〉拐弯抹角。

丙：〈接唱〉不多时来到自己门庭，扣打门环，忽听得……

乙：〈接唱〉……里面答应。

〈接唱“寄生草”〉骂了声老天杀的真无用，

去了半晌不见回程。

打我的人，拿回家来要他的命，一开门看见四公干发愣。

丙：〈接唱〉四公一见哼了又哼！

老婆子，你终朝每日发豪横，
打你的人原来是外甥把你听！*

乙：〈白〉老头子，你怎么把打我的人给带到家里来了？

丙：老婆子，你不叫母老虎吗？你这虎叫人白给打了。

乙：没白打，最末那回我还赚了他一头的假首饰。

丙：打虎啊？！你白让人打了，你猜打你这个人是谁？

乙：是谁？

丙：你知道东京汴梁，咱们有个老姑太太。

乙：老姑蹦蹦。

丙：什么老姑蹦蹦，是老姑太太。

乙：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年咱俩正在菜园里干活呢，来了一个戴红缨帽的，他说：窦公，窦母。

丙：什么窦母？！

乙：老俩口别干活了，赶紧去吧！老姑太太解人了！

丙：要临盆了。

乙：咱俩拿着红糖、挂面、鸡子子、小米子、进门一看……

丙：添了。

乙：没添！这孩子可没嘴。我给他拜了拜灶王，这回……

丙：添了。

乙：没添。我又让她抱个水缸，捅捅房上的瓦，这回可就……

乙：没添。我让她迈了迈车辙。这回可就……

丙：添了？

乙：没添，一赌气子，我替他添了！

丙：添了什么？

乙：添了盆啦。

丙：就是那个孩子，咱们的外甥子，打了你啦！

乙：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丙：我给你引见引见。

乙：别引见，别引见，怪不好意思的。

丙：哪能不引见，赵匡胤，刚才你打的这人，是你舅母。

甲：不是我舅母。

丙：是你舅母。

甲：不是。

甲：是。

甲：这不是。

丙：这不是那件褂子。

甲：啊？！褂子？

丙：〈对乙〉他是年轻人，眼力好，看出来，蒙不了他，我跟他实说了吧。

乙：你别说……

丙：〈对甲〉我们村里的人，都让我给蒙遍了，他们是只认衣裳不认人。这不是你大舅母。

甲：大舅母呢？

丙：让我倒给你二舅了，我手里富裕两钱，又把你老舅母给倒过来了。

甲：成了倒装铺啦。

丙：我可没白倒，赚了二斗老玉米。来来来，我给你引见引见，这是你舅母，打就打了。

甲：我给舅母赔吃赔吃！*

〈唱“真子钻”〉赵匡胤，跪流平，

乙、丙：啊——哪叫跪流平，哪叫不跪流平。一个舅母子，打了就打了，骂了就骂了，那算吗行子，常言道：“不知罪，不怪罪，”你是我的儿、儿、儿、儿外

*听：谐音去声，打的意思。

*吗行子：没什么之意，是冀鲁豫交界处的土语，演员说时用倒口。

*赔吃：道歉之意。

甥你才贪长呢。

甲：〈接唱〉尊娘舅，在上听，
千千万万饶儿命。

乙、丙：啊——哪叫饶命，哪叫不饶命，一个舅母子，打就打了，骂就骂了，那算嘛行子，常言道：“不知罪，不怪罪”，你是我的儿，儿儿儿，亲小子，你才贪长呢。

甲：〈接唱〉也是孩儿不知晓，
打了舅母多受惊，
倒叫孩儿真扫兴。

甲、乙、丙：啊——哪叫扫兴，哪叫不扫兴，一个舅母子，打就打了，骂就骂了，那算嘛行子，常言道：“不知罪，不怪罪。”

甲：你们都是我的儿，你们俩都是我的亲儿子。

乙、丙：他明白了。

甲：我不明白，你们还说呢。

丙：说了半天，你来干什么来了？

甲：我在勾栏院，一把钢刀连杀十八条人命。

丙：怎么着，你在沟里杀了人啦？

甲：勾栏院。

丙：一把吊？

甲：一把刀，连杀十八条人命。

丙：都是活的？

甲：死的我杀个什么劲儿？后边有官兵追赶，特来娘舅家中躲避躲避。

丙：你看看，你怎么杀这么些个，你要是杀个三五五个的，我把你送到当官，让大老爷轻轻地打你三下五下，再给你一二十两银，放你走了就算了。你杀了这么些个，虽然我叫窦大胆，我听了我倒是不害怕，就是心里噗嗤噗嗤的。

乙：你看我们老头子，是有名的窦大胆，方圆十里八里的，谁不知道。

甲：舅母，你快看看我舅舅，这是怎么啦？

乙：怎么啦？〈摸头〉脑袋按不动了，嘴也不冒冷气了。

甲：我舅舅这是死啦！

乙：那我哭他两声吧！〈打手锣〉我的老头子乌丢丢丢！你也吃不了小豆腐啦——乌丢丢丢！你死了，我可就嫁人去啦！

丙：老婆子，你嫁人带着我吧！

胡 迪 骂 阎

甲：咱们今天唱一回《胡迪骂阎》，又叫《谤阎噩梦》，带游十八层地狱。

乙：我可老没唱了。

甲：我也搁生啦！我要忘了，你提提我。

乙：我要忘了，你也提提我。

甲：好，打板。

〈二人打竹板〉。

甲：唉——

乙：你牙疼！

甲：你才牙疼呢，这叫书头。

乙：裹脚，该怎么样。

甲：这是书的入头，你跟我学。唉——

乙：唉——

甲：你也牙疼？

乙：我受传染了。

甲：〈唱大板落子〉唉！大宋洪福与天齐，

乙：〈接唱〉天鹏大帅降瑶池。

甲：〈接唱〉生在河南彰德府，

*你才贪长呢：北京方言，过年时，孩子给长辈磕头拜年；长辈说别磕了吧，是长辈对孩子的爱抚之意，在这儿乙、丙找甲的便宜取乐。

乙：〈接唱〉汤阴县里有祖居。

甲、乙：〈合唱〉姓啊岳！名啊飞，字啊鹏
举，文啊武啊双啊全啊数啊第啊一啊。

丙：〈上〉二位，二位，别唱了，你们这儿
叫街哪？

甲：你才叫街哪。

丙：你们唱的这是什么？

甲：《胡迪骂阎。》

乙：《谤阎醒梦。》

丙：你们这是蒙事。

甲：唱了好几十年了。

丙：蒙了好几十年了，你们唱的这是大板落
子。

甲：是啊，大板落子，

乙：八本连台。

丙：应该是快书

乙：是啊，输的不慢。

丙：联珠调快书。

甲：你听联珠调快书，那行，弹弦。

〈唱“快书”〉大宋洪福与天齐，
天鹏大帅降瑶池。

丙：这是换汤不换药，你们这辙是“一七”
的。

甲：是“一七”到底。

丙：人家那是“中东”的。

甲：坑蒙的。

丙：还拐骗呢。

乙：坑蒙拐骗么。

丙：“中东”的。

甲：〈对乙〉得，遇见行家了，我说不唱
吧，你非唱不可……

乙：你瞧瞧，这也怨我，他是……呕！我想
起来了，当初一日，一日当初。

甲：这是一句话。

乙：这么说不是热闹点嘛。在辽东有位大才
子，韩瘸疮。

甲：韩小窗。人家编的《胡迪骂阎》。

乙：八本连台，带游十八层地狱。

甲：没人会，失传了。

乙：他一辈子没儿子，连孙子也耽误了。

甲：连闺女都没有，那来的外孙子。

乙：没收过徒弟，更没有徒孙儿。

甲：他的底稿，死的时候跟着鸡鸣纸都烧
了，没往下传。

乙：是啊，没人会了。

甲：我还真打算学，有人会我愿意当场磕
头，拜他为师。

乙：我也拜他为师。

甲：〈对丙〉您说的这段没人会了。

丙：有人会呢？

甲：我当场磕头拜他为师。

丙：有会的。

甲：谁会？

丙：远看，

甲：没人。

丙：近取。

甲：您就会？

丙：我就会。

甲：想不到，乱草丛中出了您这么一棵灵
芝。

乙：乱石之中出了块无瑕美玉。

甲：喂狗的盆子里，会有您这么大一个四喜
丸子。

丙：你才是狗食呢！

甲：您贵性？

丙：我性×。

甲：您请上，受我一拜，我要磕头……

乙：别磕！油还没热呢。

甲：好说鸡蛋。你怎么拦我的衣路食路？

乙：你看见什么就磕？

甲：他说会呀。

乙：我要说会，

甲：给你磕。

乙：弹弦的说会，

甲：给弹弦的磕。
乙：大家都说会，
甲：那，那就磕不过来了。
乙：他说会不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买瓜还得尝尝甜苦呢。
丙：磕啊！磕，磕。
甲：什么就磕呀！
丙：我会。
甲：会就磕？蒙我行，蒙我内人不行。
乙：什么？
甲：蒙我们那边那人不行。
乙：我这边站着吧。
甲：买瓜还得尝尝甜苦呢，你得唱唱，我们
听听，是“中东”的、不是“中东”
的？
丙：行，我唱。
〈唱“快书”〉秦桧专权宋室倾，
定计东窗谋害英雄。
甲：秦桧站圈跳大坑，定计东窗害表兄！
是“中东”的，我要磕头啦——
乙：别磕！
甲：油没热？
乙：没切葱花。凭什么给他磕？
甲：人家唱了。
乙：快书讲什么？
甲：八句诗篇。
乙：唱几句了？
甲：唱两句了。
乙：生意人的肚杂货铺，现抓现编也能唱两
句。两句好唱，六句难学，他会后六句
吗？
甲：对呀！差点让他蒙仁头去。
丙：磕呀！
甲：你瞎掰。
丙：你怎么不磕？
甲：快书讲什么？
丙：八句诗篇。

甲：你唱几句了？
丙：前两句。
甲：你有后六屈吗？
丙：吃得了吗？
甲：肉厚句？
丙：包子。
乙：后六句。
甲：后六句？
丙：有后六句。
甲：你蒙我行了，蒙我们孩子……
乙：什么？
甲：他大爷。
乙：唱下来连我都给你磕头。
丙：我收你们俩小徒弟。
甲：唱不下来呢？
丙：我给你们磕头。听着！
〈接唱〉岳云、张宪双双死，
风波亭上丧精忠。
天地含悲军民怨，
山川震怒鬼神惊。
日月无光星斗惨，
唯有我秀士胡迪把铁胆来横。
甲：真唱下来了，铁胆横！我要磕头了——
乙：别磕！
甲：没切葱花儿呢？
乙：我还留着打卤呢。为什么给他磕？
甲：人家唱下来了。
乙：一磕头人家就不叫你原来的名了，就叫
你八句了。
甲：好说诗篇。
乙：这段玩艺儿叫什么
甲：《胡迪骂阎》。
乙：他骂了阎了吗？就磕。
甲：对呀！亏了你，要不就让他给蒙了。
〈对丙〉你骂了阎了吗？
丙：我骂阎？
甲：他哪骂阎？

乙：盐店。
甲：盐店？
丙：要是酱店？
甲：〈问乙〉酱店？
乙：骂酱。
甲：〈对丙〉骂酱。
丙：酱炒盐，吃完了竟倒驹。
乙：就烦您这段儿！
甲：对！倒驹快书。
丙：我唱不了。
甲：你怎么唱不了？
丙：没有阎王殿我唱不了。
甲：咱们上东岳庙。
乙：东岳庙都改了公安学校了，干脆，咱们指鹿为马。
甲：咱们把桌子搭过来，好比阎王殿。
乙：对。〈搭桌子〉
甲：〈对丙〉我们有了阎王殿了，香炉，蜡扦儿、五供等等俱全。
丙：你们庙里有这么多陈设，怎么没有老道？
甲：我上白云观借老道去。
乙：哎，这么些观众等着看玩艺儿，你去借老道去，我就去老道，人称老道×、×老道。
甲：是老道得倒戴老道帽。〈乙戴道帽〉不能素着身，得穿上道袍，〈乙穿上道袍〉手持拂尘。〈乙拿上拂尘〉
乙：无量佛，无量受不得佛！
甲：你怎么受不得佛？
乙：〈演出如在夏天则说〉这么热的天儿，你又给我捂上一件，谁受的了。
〈演出要在冬天则说〉这么冷的天儿，我还要着单呢，谁受的了。
丙：阎王殿有了，老道也有了，还缺个角儿，一殿之主阎王爷。
乙：胡迪骂阎，谁去阎王谁挨骂，秦桧的影

壁——骂挡子。
丙：去阎王爷有好处。
乙：有什么好处？
丙：吃头份，喝头份，坐在后台不干事儿，临完拿六个份儿。死树干挺儿，死鱼不张咀。
乙：这么办，咱们俩人赶。
丙：怎么赶？
乙：我唱，你赶阎王爷。
丙：行，我唱，你赶阎王爷。
甲：哎哎，哎哎，你不是去胡迪吗？我还没事呢。我来这个阎王爷吧，赚了钱分你一半。
丙：钱不钱的我倒不在乎。我有个条件。
甲：您说。
丙：散了场以后我回家，
甲：我给您雇车。
丙：我晕车，
甲：我给您借辆平板。
丙：不行。
甲：那怎么办呢？
丙：你背着我。
甲：您去了头蹄还有二百多斤。
丙：少说闲话，你背不背？
甲：背背背。
丙：你知道我住哪儿？
甲：真格的您住哪儿？
丙：苏州——
甲：啊？！
丙：胡同。
甲：别大喘气行不行。
丙：到了我们家门口，
甲：就没我什么事儿啦。
丙：给叫开我们家的门。
甲：你们家也混出门来啦！
丙：少说废话，把我放到我们家炕上。
甲：这回我该走了。

丙：不行，你给我脱了鞋，脱了袜子，打盆洗脚水，洗洗脚，我还有脚气，用你的舌头串串我的脚丫缝儿。

甲：呸：你要把我脏死！

丙：嫌脏？！

甲：串串串。

乙：我去阎王可是正赶！

甲：别介！你把阎王让给我吧，咱们伙计理道的，我挣了钱分你一半。

乙：钱我倒可以不要，可也有个条件。

甲：什么条件？

乙：散场之后你也得背着我。

甲：我背着他哪！

乙：嘿拉着我。

甲：我背着他，嘿拉着你，我充的那道伏地送子娘娘。

乙：闲话！

甲：嘿拉着，嘿拉着。

乙：你把我送回家。

甲：你住哪啊？

乙：我住四川：——

甲：啊！？

乙：四川营。

甲：呕。

乙：你把我送到家，把我放到我们家炕上，你给我脱了鞋，脱了袜子，打盆水给我洗洗脚……

甲：让我拿舌头给你串串脚丫缝儿？

乙：不对，我嫌你那舌头脏。

甲：那怎么着？

乙：拿你那牙，把我脚后根上的趺子啃下来，切成丝，搁点酱油、醋，伏地拌海蜇！

甲：把我恶心死！

乙：啃不啃？

甲：啃啃啃！

乙：你去阎王爷得捌捌捌捌。

甲：怎么捌捌？

丙：先穿上黑袍。

甲：〈穿袍〉你们俩人给我穿，趁着我明白，总算没白疼了你们，还得了你们的济了。

乙：我们成了你的大儿大女了。再抹抹脸。

甲：我不抹这个，十殿阎君有净脸的。

乙：你是五殿森罗王，黑脸。

甲：〈抹黑脸〉呸！这是什么纸烧的？

乙：草纸。

甲：我说不对味儿。〈戴上阎王爷的帽子〉

乙：〈对丙〉让你把老的带来，你怎么把小的给带来啦？

丙：这是小阎王爷。

甲：小阎王爷造反哪？闹啦！

乙：给他带上点胡子。

丙：〈把胡子给阎王放在头上，然后欲唱。〉

甲：二位，二位，先别唱，你们村里有长胡子的吗？

丙：怎么啦？

甲：长了胡子看不见天，太高了。

丙：高了好办。〈把胡子又给挂在衣扣上，然后欲唱。〉

甲：哎哎哎，有胡子长在心口上的吗？又太矮了！

乙：高了又高了，矮了又矮了，谁的胡子？

甲：我的胡子。

乙：你的胡子你戴。〈甲自己戴好胡子〉阎老爷手头真素。

甲：你们借我俩钱。

乙：什么借钱，阎王不能空着手，得捧起碧月七星圭。

甲：〈时而捧高，时而捧低。数次都不合适〉

乙：我这儿刚摆上摊，你就把线给抻折喽！

甲：我成了兔儿爷了。高了又高了，矮了又矮了。

乙：不高不矮，捧到了为止。你这阎王爷不

能这么善静，得拧着眉毛、瞪着眼、鼓着腮帮子。先拧眉毛，拧！拧！

〈甲拧眉。〉

乙、丙：拧！拧！拧得眉毛叽吱嘎吱山响。

甲：我眉毛里没棒子。

乙：拧到了为止。瞪眼，瞪！瞪！把眼珠子瞪出来。

甲：瞪不出来，又不是电灯泡。

乙：瞪到了为止。鼓腮帮子，鼓！鼓！〈丙一拍手：“啪！”〉我说让你少打点好不好。

甲：拿我当气球啦！〈拧眉、瞪眼、鼓腮。〉

乙：〈对胡〉你这段玩艺得唱多大功夫？

丙：全本的、带游十八层地狱，按钟头算也得六个半钟头。

甲：我受不了，您找别人吧。

丙：你糊涂，你是五殿阎君，胡迪一进门不能先到你殿里。他是前殿游游，后殿逛逛，瞻拜别的佛像。快到你这儿了，有老道，他吃着你，喝着你……

甲：偷着我。

丙：向着你，他噙噙噙放仨屁，紧走几步到你身背后，使上二分劲儿，老阎啊〈用十足劲儿打阎〉胡迪来了。

甲：嚯！小点劲儿！

丙：听明白了没有？

甲：不老明白的。

乙：你别老鼓着，你是五殿阎君，胡迪一进门不能先到你殿里，他是前殿游游，后殿逛逛，瞻拜别的佛像，等快到你这儿了，有老道紧走几步，到你身背后，使上分半劲儿，老阎啊！〈用十分劲打甲〉鼓起来！

甲：这分半劲儿，比那二分劲儿还足呢！

乙：明白了吗？

甲：这回我明白了，胡迪没来我可以抽抽烟，喝点水，冲个盹儿，等胡迪来了，

老道紧走几步，到我身背后，用上分半劲，老阎啊！〈用十足劲儿打乙和丙〉鼓起来！

乙：吃苇锥子拉细米——当时就还席。

甲：我这是“速报司”。

乙：〈对胡〉你唱下来，我们俩人给你磕。你要唱不下来呢？

丙：我给你们俩人磕。

乙：〈对甲说〉你可记住了。他唱下来，咱们俩人给他磕，他要唱不下来，可给咱们俩人磕。

丙：〈唱“春云板”〉这先生闲游闻听忠良死，只气得须眉乱乍眼圆睁。

方巾倒戴蓝衫敞，

行哭就笑似癫疯。

大唱狂歌如酒醉，

歪歪裂裂过街东。

但则见齐整整殿宇、巍峨峨一座庙，先生迈步进了庙中。

转过云堂扑大殿，

——扑大殿，

乙：〈睡熟、有酣声〉

甲：〈窃喜〉你是该扑拉扑拉了。他忘了。（走近丙）怎么样，忘了吧。

丙：什么忘了？

甲：你省仨头，老道睡着了。

丙：老道着了，你是谁？

甲：我是阎王爷！

丙：阎王爷不是人哪！

甲：我怎么不是人呢？

丙：你是泥胎偶像，三根棒支起来的，黄土泥堆的；有眼睛是扁棋子，干放光看不见什么；有鼻子没有鼻子眼，闻不见味儿；你是不懂香臭，有咀没嗓子眼，不能吃东西。今几个幸亏不是初一、十五，要是初一、十五来了烧香的香客，看见阎王爷满院里邋遢，不都吓跑喽。

你不能过来跟我说话。

甲：谁跟你说话？

丙：有老道。

甲：〈过去先低声后高声的叫老道〉老道，老道，老道！有人啦：有人啦——

乙：我被窝丢了！我八幅的大被窝丢了！

甲：没丢，在我兜里哪。

乙：当票！你是谁？

甲：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阎王。

乙：阎王不是人啊。

甲：我怎么不是人呢？

乙：你是泥胎偶像，三根棒支起来的，黄土泥堆的，有眼睛是扁棋子，干放光看不见什么。有鼻子没有鼻子眼，闻不见味儿，你是不知香臭，有嘴没嗓子眼儿，不能吃东西。今儿个幸亏没下雨，要是赶上下雨，把你濯到这儿，我是拿铁锹铲你，还是拿簸箕撮你。

甲：好说屎旦。

乙：你回去！

甲：回去就回去。

乙：弓别拉满了。〈对丙〉你忘了吧。

丙：谁忘了？

乙：没忘怎么不唱了？

丙：这儿有你一句“老道躬身、施主来迎”！

乙：费心您给代一句吧。

丙：〈接唱〉转过云堂扑大殿——

乙：〈接唱“秧歌落”〉老道躬身施主来迎。

甲：〈接唱〉妈妈的二哥儿！

乙：〈接唱〉妈妈叫二哥干什么？

甲：〈不会唱了〉没事！

乙、丙：〈用扇子打甲、边打边说〉没事！没事！我让你没事！

甲：二位！二位！有事。

丙：怎么有事了？

甲：你们把我开了，咱们就归事了！

丙：你们这老道怎么唱上秧歌了？

甲：我管不着，我是泥胎偶像，三根棒支起来的，黄土泥堆的，有眼睛是扁棋子，有鼻子没有鼻子眼，有嘴没有嗓子眼……

丙：你怎么又遛达出来啦？

甲：那我再回去。

丙：〈转对乙〉你怎么唱秧歌啊？

乙：是吗？不能，您再带一句。

丙：〈唱〉转过云堂扑大殿，

乙：〈仍唱秧歌〉老道躬身把施主来迎。

丙：还是落在秧歌上了。

乙：是吗，您再带带，

丙：〈唱〉转过云堂扑大殿。

乙、丙：〈仍唱秧歌〉老道躬身把施主来迎。

丙：这怎么回事？

乙：这不赖我，这是弹弦的阴我，他总往秧歌上带我。

丙：那就不用弹啦。你唱吧！

乙：〈仍唱秧歌〉老道躬身把施主来迎。

丙：还是秧歌啊？

乙：呕，我想起来了，我学的时候脸朝东，我得朝东唱。

丙：好，朝东唱。

乙：〈仍唱秧歌〉老道躬身把施主来迎。

丙：还是秧歌。

乙：我忘了，我是脸朝西学的，得朝西唱。

丙：行。

乙：〈仍唱秧歌〉老道躬身把施主来迎。

丙：还是秧歌。

乙：对了，我是脸朝南学的，还朝南唱。

丙：你这儿拜四方呢？！

乙：您不知道，我有个毛病，得让阎王起誓，阎王一起誓，我就落下来了。

丙：〈对甲〉听见没有，你们老道非得让你起誓。

甲：他要落到快书上，我一个人是四个王八蛋。

丙：好吧。
乙：您再带一句吧。
丙：〈唱〉转过云堂扑大殿，
乙：〈唱“快书”〉老道躬身把施主来迎。
丙：真落到快书上了。
乙：他得是四个王八蛋。
丙：不对，他这誓里有诈。〈对甲〉你一个人怎么是四个王八蛋啊？
甲：你也胡涂，老道，你、弹弦的都在其内。
丙：这才仨呀？那还有你。
甲：没我。
丙：怎么能没你。
甲：满打有我。
丙：简直就有你。往后你起誓别拉扯我们。
乙：对啦。
丙：哎，你们这是什么殿哪？
乙：森罗宝殿。
丙：怎么不见牛头马面，判官小鬼。
甲：那得现拘。（打锣）
〈念〉一请天地动，
二请鬼神惊。
三请毛老道，
四请孙伯龄。
早请早到，
晚请晚到。
如若不到，
铜锣相叫。
〈牛头、马面、判官、小鬼随锣声而上〉
〈唱“凄凉调”〉（摸着牛头）小白脸跟阎王爷没有好心眼儿，
乙：别胡唱，这是镇殿将军。
甲：〈指马面〉给他帖帖膏药，别受了风，受了风不好好。他拿的是什么？
乙：金顶枣木狼牙棒。
甲：这棒别让他这么拿着，给他拴根绳，让他……

乙：什么？
甲：提溜着。
乙：什么呀，这是站殿将军。
甲：〈对牛头〉那口没吃着？撇着乖乖，这是谁？
乙：牛头。
甲：切三毛钱脸子。
乙：不零卖。
甲：山楂糕一大一块，大块的猪血，这是山楂糕成精。
乙：这是……
甲：他拿的这是什么？
乙：三股托天烈焰叉。
甲：叉别拿着，让他搁到肩膀上……
乙：怎么着？
甲：挑着。〈对判官〉山楂糕一大一块，大块猪血，这是山楂糕成精了吧。
乙：这是判官。
甲：手里拿着什么？
乙：人间善恶生死簿。
甲：我瞧着不是，象口儿外头小铺掌柜写的花账呢。〈对小鬼〉小白脸多平整。
乙：小鬼。
甲：鬼不小，上回让他打五分钱醋，他还喝两口呢。
乙：他敢吃阎王爷的醋。
甲：他手里拿的什么？
乙：勾魂取命牌。
甲：写的什么？
乙：正要拿你。
甲：我看象“写卖白面儿”。
乙：好不好？
甲：好。
乙：乐不乐？
甲：乐。
乙：胡迪来啦
甲：我就怕这句。

乙：咱们得给他个样瞧瞧，鼓起来！

（甲归坐。）

丙：〈唱“流水板”〉拉拉扯扯出离大殿，

丹墀越过绕碑亭。

胡迪迈步把礅礅儿上，

见殿内神圣令人惊。

颤微微金翅王帽横亭玉，

黑漆漆铁面银牙瞪双睛。

恶狠狠剑眉环眼钢须乍，

赫漫漫皂罗袍上绣飞龙。

那边厢扎青须睁怪眼，

面如白纸马面手持狼牙棒，

这边厢延双角张巨口，

腿长飞毛毛头钢叉滚皂纓。

那边厢恭敬敬判官手拿生死簿，

这边厢威凛凛勾魂鬼把铁牌擎。

相公细看是森罗殿，

说声好！——

甲：〈白〉捎信儿问你姥姥好。

丙：〈接唱〉好一个阎君我久已闻名。

甲：〈唱“莲花落”〉八月秋风阵阵凉，
一场白露两场霜。

小严霜单打我这独，独……

乙：你的毒都哪去了？

甲：我这毒都归了脸啦。

怯 算 命

甲：我们这场是拆唱八角鼓。

乙：横搭一担弦子，万闻之雅。

甲：讲究什么？

乙：讲究八个字：说学逗唱，吹打拉弹。

甲：说能说点什么？

乙：说个蹦蹦儿，蹦蹦儿，憋死牛儿，
绕口令儿，这都能说，

甲：学的呢？

乙：那就更多了，聋子打岔，哑巴说话，姑娘老太太辨别嗓音，失目的先生……

甲：要说学失目的先生，我最有研究。为研究这个，我游过外洋。

乙：到外洋干什么去啦？

甲：脑袋上按了个螺丝。

乙、甲：按螺丝干什么？

甲：上弦。

乙：上弦？

甲：啊。

乙：怎么还上弦啊？

甲：一上弦眼儿就看不见啦。

乙：他敢情是把上弦的脑袋。

甲：你是人头狗的脑袋。

乙：得，两块怀表。你上上弦我看看。

甲：（用手在太阳穴处作上弦状）这就看不见啦。

乙：〈用手在甲眼前晃〉

甲：不透三光，

乙：快松了吧。

甲：松不了啦，上的是死扣。

乙：怎么回家呀？

甲：摸着走吧。

乙：怎么吃饭？

甲：摸着吃吧。

乙：怎么喝水？

甲：摸着喝吧。

乙：真看不见了？

甲：可不是吗！

乙：哎！这十块钱是谁的？

甲：我的。
乙：这怎么看见了。
甲：见钱眼开。
乙：没有。
甲：没有啊，我又瞎了。
乙：去你的吧。
甲：这回咱就学瞎子算命，我就去那没眼的先生。我给你算命。
乙：是啊，你也就给我算。
甲：瞎子分几等，一等的穿戴好，公（贡）缎的袍子，母绸的套子，枣泥靴子，豆沙馅的帽子，手里拿着黄杨子饽饽，骑着萨其马，怀里揣着八大件……
乙：你这是头等先生？
甲：我这是给点心铺搬家呢。
乙：咱就学这头等的先生吧。
甲：学不了，没那么阔。
乙：二等先生呢。
甲：有弦儿的会弹，有眼儿的能吹。六场通透。
乙：咱学二等的。
甲：也学不了，没那本事。
乙：学三等的。
甲：三等的，第一个打鼓，二个弹弦，三个拉胡琴，四个弹琵琶。这叫串儿瞎子，我一个人怎么学？
乙：那学几等的呀？
甲：等外的。
乙：这先生是哪儿来的？
甲：远啦！坐飞机得四十八个礼拜才到这儿。
乙：嘿！咱就学这个。
甲：我得化化妆。
乙：还得化妆，
甲（穿官沙套子，戴缨帽，抹白，戴眼镜，背捎马子，拿马竿。）
乙：怎么，瞎子还戴眼镜？

甲：为得是多一层嘛。
乙：怎么还带捎马子。
甲：算命不开张，带做个小买卖，找个饭钱，凑个店钱。
乙：做小买卖，什么时候吆喝？
甲：吆喝卦歌的时候就带出来了。
乙：怎么还带马杆？
甲：瞎子没马杆走不了道儿，我们的行话这叫明杖。
（拿弦子）
乙：怎么还带弦子？
甲：没它怎么招人，剃头的打唤头，磨刀的打千层板，都为的是招人。
乙：好！
甲：可有一样，怯先生脾气大，爱骂人。
乙：你骂谁，谁不打你。
甲：我骂谁？
乙：骂谁？
甲：就骂你。
乙：你骂我，我也骂你。
甲：我骂你还不许你还言。
乙：我干嘛这么贱骨头。
甲：你还言我就摔弦子。
乙：你摔你的。
甲：我摔了，我就说是你摔的。
乙：我赔你一担弦子。
甲：你赔我，我不要，我就吃上你了。
乙：行，我管你一顿。
甲：一顿不行，我得吃你一辈子。
乙：我要不还言，
甲：我就不摔弦子啦，这回我一上弦，不但眼睛了，连口音都变了，
乙：怎么变口音？
甲：这叫怯瞎子算命，（上弦）（开始倒口）说瞎可就瞎了。
乙：我吓唬吓唬他，瞧沟！
甲：嘿！到了沟边上了，那里都有好人，要

不亏这位大爷告诉我，我就掉沟里了，
我走这边。

乙：瞧河！

甲：又到了河边上啦！我走这边。

乙：瞧井！

甲：又到了井边上啦！我走这边。

乙：瞧墙！

甲：咦？！这边是沟，这边是河，这边是井，这边是墙。我是从那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

乙：没看见。

甲：地里钻出来的？

乙：不知道。

甲：这是谁说话呢？

乙：我说话呢。

甲：你装什么王八旦！

乙：你怎么骂人啊？！

甲：我骂你还不许你还言。

乙：还言呢？

甲：我就摔弦子。

乙：别真摔！

甲：你还言不还言？

乙：不还言。

甲：还是不还言的好。

乙：怎么？

甲：顺者为孝。

乙：谁是你的大儿大女。

甲：你别招我生气，我弹弦子，吆喝吆喝卦歌，带做个小买卖。

《卦歌》求财问喜来占算～抓落花生，
月令高低问行人～肥卤鸡。

爱听直言来找我～瓜子多给。

爱听奉承找他人～卖报，卖报××报，
××报！××！号外！

算对了要你铜钱三十单三个。

算不对……

乙：算不对呢？

甲：那就算不对了呗。

乙：那不行，算不对得倒找钱。

甲：找多少。

乙：六十单六文。

甲：一个

乙：六十单六文。

甲：十个

乙：十个六十单六文。

甲：有姥姥就赔到舅舅家去啦！

乙：怨你的艺不高。

甲：这是谁说的？

乙：我说的。

甲：你装什么王八羔子！

乙：你怎么骂人？！

甲：我骂你还不准你还言。

乙：我要是还言！

甲：我就摔弦子！

乙：〈去握住弦子〉

甲：〈喊〉抢弦子啦！

乙：我找你有事儿。

甲：有事你不搭棚？

乙：找你算命。

甲：呕，你还有命。

乙：这叫什么话。

甲：有命不怕家乡远。

乙：我要死啊？我……

甲：小兔崽子，你还言！

乙：我没还言。

甲：你咕蹲下，我也咕蹲下你报个时辰。

乙：别在这儿算哪。

甲：那里算去？

乙：上我家算去。

甲：你还有家了，有家没家，我摸得出来。

乙：还能摸得出来？

甲：这叫摸骨相。

乙：会的还真全。

甲：把脑袋拿过来，

乙：什么叫拿过来。
甲：〈伸手往高处摸〉在那里呢？
乙：别伸得这么高。
甲：〈往低处摸〉还是没有？
乙：也不能这么低！
甲：你拿脑袋找手吧。
乙：我没这么长的脖子。
甲：二年没见，你连脖子都混短了！
乙：原来也没富余。
甲：干脆，你走过来。〈摸乙的头〉嘿！圆咕隆咚的，这是吗行子？
乙：脑袋。
甲：你脑袋是圆的？
乙：你脑袋才是扁的呢。
甲：毛毛烘烘，剃头的没给剃干净。
乙：这是眉毛，
甲：没有猫，家里不闹耗子，
乙：那这么些皮科？
甲：皮脱，还千层板呢！
小兔崽子，你还言！
乙：〈急抓住弦子〉我早就知道，还是这手！
甲：〈又摸〉这是嘛行子？
乙：鼻子。
甲：你这鼻子怎么大头冲下？
乙：大头冲上那是香堆。
甲：〈又摸双肩〉你没枷。
乙：有家。
甲：没枷。
乙：怎么会没家？
甲：有枷怎么没扛出来？
乙：扛枷？！我有住家。
甲：到你府上。（递马杆）你领着我吧。
乙：我还得领着他。
甲：没眼的人，有个水坑、泥窝的，你可说一声。
乙：行啊。〈拉马杆〉

甲：〈大哭〉
乙：你哭什么？
甲：你一拉马杆，我是触景伤情，想起我儿子来了。
乙：〈甩马杆〉去你的吧。
甲：〈不哭〉
乙：〈再领〉
甲：〈又哭〉
乙：你又来了是怎么着。到啦！
甲：别倒。
乙：干什么？
甲：留着喂你。
乙：你才是狗呢。
甲：你领着点走。
乙：上台阶，迈门坎，低头。上台阶，迈门坎，低头，上台阶，迈门坎，低头。
甲：大爷，你有钱都盖了台阶跟门坎了。
乙：我这是螺丝大院。到了。
甲：〈蹲下〉
乙：别蹲着，进屋里来。
甲：大爷，你这屋子盖在院子里头了。
乙：你们家房子，都盖在马路当中间。
甲：〈又蹲〉
乙：别忙，先生坐板凳。
甲：我坐公鹅好不好？
乙：你都怯出大天来了。
甲：就坐大天。
乙：我哪儿给你找去？
甲：〈坐在板凳上〉大爷，你这是宝地，坐着比站着舒服多了。
乙：躺着比坐着还舒服。
甲：那就躺会儿吧。
乙：哎——没给你预备枕头。先生你喝水吗？
甲：顺手你就来碗吧。
乙：他倒不客气。〈递茶〉
甲：〈闻〉大爷真香。

乙：大爷不香，茶香。
甲：你这是嘛茶？
乙：毛尖。
甲：〈往外抓〉
乙：你抓什么哪？
甲：我往外捡捡毛。
乙：茶叶的名字叫毛尖。
甲：我头回喝。〈边喝茶边嚼〉
乙：你嚼什么哪？
甲：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水硬，喝下去不好消化，我嚼一嚼，就好消化了。
乙：嘻，这就是那么句话。
甲：出门在外的人，不得不小心。〈弹碗〉
大爷，你是财主！
乙：怎么？
甲：你这碗是磁的。
乙：你那碗是木头的。
甲：大爷，你看，外边刮风啦！〈偷碗〉
乙：〈发觉〉哎！你干什么呢？
甲：〈急用衣襟擦碗〉我给你擦擦碗边子。
乙：拿回来吧。
甲：跟你闹着玩呢。
乙：什么闹着玩儿，看不见就归你了。
甲：我这人是好笑好说的。
乙：你呀？
甲：大爷，你贵姓啊？
乙：不敢，贱姓×。
甲：你欠那姓×的钱。
乙：没有。
甲：既然你不欠姓×的钱，你为嘛不敢见他，我替你见见他。
乙：我不敢担那个贵字。
甲：你挑着那个箱子。
乙：什么呀！干脆我姓×。
甲：你姓他妈的×！
乙：你怎么骂人。
甲：这是我的口头语。

乙：回家呢？
甲：就忘啦！
乙：见了我呢？
甲：又想起来了。
乙：我成了你的口头语了。
甲：×大爷，你好？
乙：我好。
甲：你家里都谁好？
乙：问谁谁好。
甲：不问谁，谁丧气。
乙：不问谁，谁也不能丧气。
甲：你爸爸好？
乙：好。
甲：有几个？有几个说几个？
乙：就一个。
甲：不能。
乙：什么叫不能。
甲：就凭你这么响亮的人，那能一个爸爸。
乙：谁也是一个。
甲：我给你算算。去年几个？
乙：一个。
甲：今年？
乙：一个。
甲：过年。
乙：一个。
甲：你看，前后这就仨了！
乙：你都给算一块了，我就这一个。
甲：大爷，你是替人占，还是自己算哪？
乙：自己算。
甲：〈扫弦〉你多么大了？
乙：我还小呢。
甲：还没满月。
乙：出了满月了。
甲：〈唱〉七十三岁来算命。
乙：什么七十三。
甲：八十四、九十六，一百零一……
乙：问准了再算。

甲：你到底多大了？
乙：四十九。
甲：四十九？你看你这个人，不零不整的，怎么单四十九呢？
乙：我就是四十九嘛。
甲：大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乙：商量什么事儿？
甲：你算个五十的好不好？
乙：算五十的干什么？
甲：五十的那套词我熟着呢！
乙：死词！我就算四十九的。
甲：你非算那四十九的不可？马竿呢？
乙：干什么？
甲：你另请高明吧，四十九的那套词儿，我还没学呢！（欲走）
乙：你给我坐下吧！
甲：你真算那四十九的？
乙：对啦！
甲：哎！（跺脚）
乙：怎么着？！
甲：我就蒙你这四十九的！（扫弦）
〈唱“河北梆子”〉四十九岁来算命，
乙：这里怎么还有梆子？
甲：你不知道，你这命里犯他娘的梆子腔。
乙：你那命里才犯二簧调。
甲：〈接唱〉四十九岁来算命，
我不知大爷你是属嘛的人？
乙：你怎么问我？
甲：你讲理不讲理，你认识我吗？
乙：不认识。
甲：我认识你吗？
乙：不认识。
甲：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我知道你是属嘛的？
乙：他还有理了，你们算命先生都会掌中金。
甲：嘛叫掌中金？

乙：就是掐算。
甲：对了，我忘了掐死你啦。
乙：我勒死你。
甲：我掐算掐算。子鼠丑猫。
乙：头一个就错了。子鼠丑牛。
甲：多怎改的牛？
乙：压根儿就是牛。
甲：就算是牛，寅虎卯猫。
乙：又错了，寅虎卯兔。
甲：当着大爷，我可不敢说那个字。
乙：你自管说。
甲：我怕冲了你的小名。
乙：你才叫兔呢！
甲：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大爷，我算出来了。
乙：我是属什么的？
甲：你是属黄花鱼的。
乙：啊？！
甲：莲子鱼，大头鱼……
乙：什么大头鱼。
甲：到底你是属什么鱼的？
乙：我是属马的。
甲：〈喷笑〉我早知道你是属马的。
乙：知道你不说？
甲：我们算命的有个倒反讲，
乙：什么叫倒反讲？
甲：先算那河里鬼的，再算你这走兽！
乙：你才是走兽。
甲：〈接唱〉四十九岁来算命，
我算大爷是属马的人。
可不知大爷你是几月降的生？
乙：这倒应该问，我是八月……
甲：〈接唱〉八月十五来算命，
乙：先别忙，我是初一。
甲：初一、十五都是庙门开的日子。
乙：我不管庙门。
甲：十五好，十五得吃得喝

乙：我还是兔啊！

甲：〈接唱〉八月初一来算命，
我不知你是什么时辰？

乙：这也该问，我是子时。

甲：白天。

乙：子时。

甲：晌午

乙：夜里。

甲：白天你干嘛去了？

乙：我知道我干嘛去了。

甲：夜里你不害怕吗？

乙：我知道害怕吗？

甲：〈接唱〉就算你子时降的生，
爱听直言来找我。

爱听奉承找他人，

〈白〉大爷，你爱听直言，还是爱听奉承？

乙：当然是爱听直言。

甲：那我先算你爸爸。

乙：你先不能算我爸爸。

甲：我后算你爸爸。

乙：后也不能算我爸爸。

甲：我怎么着才能算你爸爸。

乙：你怎么着也不能算我爸爸。

甲：我给你算命，你不让我算你爸爸，那么
你让他们那位算你爸爸。

乙：那位也不能算我爸爸。按理说，得我算我爸爸。

甲：你哥哥认可吗？

乙：是不认可！你别绕得我了，照你这么
说，还是先生您算我爸爸。

甲：这不结了。

〈接唱〉我算你爸爸他比你大……

〈白〉你爸爸比你大比你小，你自管
说？

乙：我爸爸确实比我大。

甲：这是我算出来的！

〈接唱〉我算你妈妈是娘们儿。

〈白〉你妈妈是爷们儿是娘们儿，你实
说。

乙：是娘们儿。

甲：这也是算出来的，你看灵不灵。

乙：灵什么？

甲：〈接唱〉你妈妈三个月上把你养，

乙：错了。

甲：四个月上添的。

乙：四个月也不对，我是十月怀胎。

甲：那是我错了。

乙：怎么？

甲：我是按着猫三狗四给你算的。

乙：滚出去吧！

蒙古人搬家

拉骆驼

甲：咱们这回学段《搬家》

乙：搬家我行。扛点儿、挑点儿、窝点儿东
西，多怎找辆车？

甲：你搬家呀？

乙：我搬家更省事了，抱起被窝儿就搬家。

甲：我说是蒙古人搬家，一年搬两次。

乙：搬两次太费事了，又得请假，又得借
车，这不是折腾吗？

甲：我说的是蒙古人搬家。

乙：他们又为什么搬家？吃耗子药啦？

甲：冬天由山后头往山前搬，
乙：为什么？
甲：向阳三分暖。
乙：夏天呢？
甲：由山前搬到山后头。
乙：为什么？
甲：避暑歇凉。
乙：呕，那好，搬吧。
甲：这么搬不行，得会说蒙古话。
乙：蒙古话会说，我做过外馆的买卖。
甲：你说吧，蒙古人走路怎么说？
乙：压步。压步。
甲：蒙古人项短脖粗，吃的是牛羊肉，喝的是山水，说话瓮声瓮气的。
乙：压步！压步！
甲：快走。
乙：胡鲁敦压步，胡鲁敦压步。
甲：跑呢？
乙：跑？开路开路。
甲：这是蒙古话？
乙：这是日本话。蒙古人跑不动，牛皮靴子给坠住了。走远道儿就骑马或骑骆驼。
甲：见人间好？
乙：门多，门多。
甲：一家人好？
乙：齐了门多。
甲：九沟十八寨四十八家蒙古王在一块开会，你进门，一口气全都问过来。
乙：哦，九沟十八寨四十八家蒙古王，在一块开会，我一进门，一口气全都问下来……大伙匀着门多。胡抻练我，“齐了门多”就都有了。
甲：吃饭呢？
乙：不大一地。
甲：吃早饭？
乙：不大早的。
甲：午饭？

乙：不大午的。
甲：晚饭？
乙：不大晚的。
甲：不吃饭呢？
甲、乙：不不大一地。
甲：生意鞑子就改个字儿。吃肉？
乙：马哈里一地。
甲：吃牛肉？
乙：鸟吨马哈里一地。
甲：羊肉？
乙：擻你妈一地。
甲：擻你妈一地。
乙：擻哈你妈了一地。
甲：鸡肉。
乙：尖嘴马哈一地。
甲：鸭肉。
乙：扁嘴马哈一地。
甲：鱼肉？
乙：鱼肉？……浑水子马哈一地。你别胡问，蒙古没有鸡鸭鱼，就有牛羊二肉。
甲：钱叫什么？
乙：召苏。
甲：没钱？
乙：召苏无鬼。
甲：有钱？
乙：召苏有鬼。
甲：呕，有钱就闹鬼。这兜有钱，这兜没钱。
乙：这边有鬼，这边无鬼，当中有水，我来你一朵。
甲：招老琉璃呢？银子叫什么？
乙：蒙古。
甲：还了音啦。怎么叫蒙古，
乙：蒙古人最好，银子不也最好。
甲：好银子。
乙：赛狼子蒙古。
甲：潮银子？

乙：毛毛的。
甲：假银子？
乙：不使那个。
甲：怎么不使那个？
乙：怕罚苦累。
甲：金子？
乙：祖宗。
甲：怎么这么叫？
乙：这么叫它还不上我这儿来呢。
甲：以后你就甭叫我的名子了，就叫我金子吧。
乙：以后你也甭叫我的名子了，就叫我炉房。我把你回了炉！
甲：行。这回你给我支使着。
乙：你给我使唤着。
甲：这叫什么话？
乙：我凭什么给你支使着？
甲：有好处。
乙：有什么好处？
甲：没有衣裳穿，给衣穿。
乙：没钱花？
甲：我给。
乙：没饭吃？
甲：我管。
乙：没媳妇？
甲：自个儿找去。老爷还打着光棍呢。
乙：这么大的好处，您支使我一辈子吧。
甲：你吃定了我了，就是这一会儿。我是老爷。
乙：你是老爷我是兵，你是兔子我是鹰；你在高粱地，我在半悬空，我铃铛一响，你就钻窟窿。
甲：你才是兔子呢？我是你的上司。
乙：我是你的下司，他是你的中司。
甲：我是你的主人。
乙：我是你的熬人，他是你的炖人，炖他又有点土腥气。

甲：我给你起个名子。
乙：我有名子。
甲：我给你起个蒙古名子，叫“白云图”。
乙：我叫一簸箕土，你叫一簸箕炉灰。
甲：翻汉语就是福寿。
乙：好，我有福有寿。
甲：你称呼我按捺。
乙：我干嘛接你呀？我咬你两口好不好？
甲：翻汉语就是老爷，咱们是主仆相称。咱们俩人还得化化妆。
〈甲穿蟒、褂子、带朝珠，翎子尾子。乙系腰包（水裙）、孩衣带小苇帘缨帽〉。
甲：咱们还得变变脸。
乙：这时候甭变，等分钱的时候再变。
〈甲脸抹白，乙抹黑。〉
〈二人相对大笑。〉
甲：挺好的两位药材。
乙：什么？
甲：黑丑、白丑。
乙：打食打水。还是挺好的一出戏。
甲：什么？
乙：煤球大战元宵。咱俩这段叫什么？
甲：蒙古人搬家拉骆驼。
乙：我上西山借条骆驼去。
甲：咱这有条板凳，指鹿为马。
乙：得，老爷上骆驼吧。
甲：〈站到板凳上，左手拿烟袋，右手拿扇子。〉
乙：烟袋，蒙古人叫什么？
甲：槓子白拿。
乙：您瞧，又象我们老爷，又象“大劈棺”里的二百五！
甲：我是楼库人啊？
乙：还缺样东西。
甲：什么？
乙：硬面火烧。
甲：还是楼库人。

乙：你就这样死塌塌的，不象骑骆驼的。

甲：应该是响晴白日、骑在骆驼上，东瞧瞧，西看看，游山玩水，这叫搭讪步。

〈学搭讪步〉

乙：走着走着，西北乾天，上来一块云彩嘎啦一个雷，要下雨，头里还有八百里是站头，赶站头。

甲：那就别走搭讪步了，给骆驼三鞭子，气死飞机不让电，火车都追不上它！〈帽缨子颠多高。学快跑步〉

乙：真快！要是云彩过去了，又是响晴白日。

甲：又是响晴白天，骑在骆驼上，东瞧瞧，西看看，游山玩水，还走搭讪步。〈学搭讪步〉

乙：走着走着，西北乾天，上来一块云彩嘎啦一个雷，要下雨头里还有八百里站头，赶站头。

甲：那就别走搭讪步了，给骆驼三鞭子，气死飞机不让电，火车都追不上它！帽缨子颠多高。〈学快跑步〉

乙：真快！要是云彩过去了，又是响晴白日。

甲：又是响晴白日，骑在骆驼上，东瞧瞧，西看看，游山玩水，还走搭讪步。〈学搭讪步〉

乙：走着走着，西北乾天，上来一块云彩……

甲：〈打乙一扇子，边打边说。〉嘎啦一个雷！〈以下台词快说〉要下雨，赶站头。那就别走搭讪步了，给骆驼三鞭子，气死飞机不让电，火车都追不上它，帽缨子颠多高！〈放慢说白〉合着一步没走，竟折腾老爷！你拉骆驼来吧！

乙：饿了我可吃你？

甲：一步没走就先吃啊？！老爷饿，我就知道你饿。你拉骆驼走起来得象蝴蝶飞。

乙：〈学蝴蝶飞式的拉骆驼〉象不象。

甲：象。

乙：饿了我又吃你。

甲：贫骨头。百云图！

乙：安蝶。

甲：压步，压步。

〈乙学蝴蝶飞拉骆驼〉

甲：〈唱蒙古歌“倒反铜人”〉百云图哎——

乙：色，色、色色！

甲：〈急了〉啊——！为什么不走？！

乙：安蝶，不大一地。

甲：你说什么？

乙：不大一地。

甲：你说什么？

乙：饿啦！

甲：饿啦，你嚷嚷什么！一步没走你就打坐尖？

乙：人是官的，肚子不是官的。

甲：那不行，吃饭没有站头。

乙：多少是一站？

甲：小站一百八，大站三百六。

乙：一站吃几回饭？

甲：小站就甬提了，大站走个十站八站的，老爷拿出一块牛肉干来。

乙：给我吃了。

甲：瞧瞧！〈乙瞧〉你还别照着瞧，牛肉干是咸的，紧着瞧躺着你怎么办？

乙：嘿！这位老爷善静多了。我上任那位老爷，吃饭不论站。

甲：论什么？

乙：论年。

甲：一年吃几回？

乙：十年才吃一顿饭。

甲：你还活着？

乙：早饿干了。饿了我可吃你。

甲：压步，压步。打这儿咱们就走，边走边唱，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咱们唱一段蒙古曲《倒反铜人》。

〈唱“倒反铜人”〉百度云啊——

乙：〈接唱〉啊介啦——

甲：〈“ ”〉你头上戴着什么？

乙：〈“ ”〉我头上戴着小苇帘钉缨子。

甲：〈生气〉啊——！〈打乙一扇子〉混账！

乙：老爷。

甲：无赖尤！

乙：老爷。

甲：耍杂子！

乙：老爷。

甲：谁是你爸爸？

乙：老爷：咳！

甲：哎——这还罢了，老爷跟你谈心说话，你怎么干我呀？

乙：我怎么干你？

甲：我问你头上戴的什么？

乙：小苇帘钉缨子。

甲：你去过口外吗？

乙：没有。

甲：口外三伏天下大雪，要冻水，你戴着小苇帘钉缨子，要把你那小三号的脑袋冻裂了怎么办？

乙：明明是小苇帘钉缨子。

甲：是小苇帘钉缨子，也不能说是小苇帘钉缨子，你屈着心，灭着心，灭着血心，也仍说是火……帽子！

乙：什么？

甲：我说得这么清楚，你会没听明白？你屈着心，灭着心，灭着血心，也得说是火……帽子。

乙：还没听明白。

甲：我说你屈着心，灭着心，灭着血心，也得说是火狐狸皮的皮帽子。

乙：你怎么不那么说啦？

甲：我那么说累得慌！你爱听人哨啊？

乙：我屈着心，灭着心，灭着血心，也得说

是火狐狸皮的皮帽子。饿了我可吃你。

甲：贫骨头，老爷饿就知道你饿。百度云，压步，压步。

〈接唱〉百度云啊——

乙：〈“ ”〉啊介啦——

甲：〈“ ”〉你头上戴的是什么？

乙：〈“ ”〉屈着心也得说是皮帽子。

甲：蒙古话叫什么？

乙：马了盖。

甲：马了盖就是帽子。蒙古人管帽子都叫马了盖，皮帽子叫马了盖，棉帽子也叫马了盖，呢子帽子还叫马了盖，缎子帽子还叫马了盖，布帽子……

乙：〈让骆驼站住〉色，色……

甲：百度云！压步，压步！

〈接唱〉百度云啊——

乙：〈接唱〉啊介啦——

甲：〈“ ”〉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

乙：〈“ ”〉数珠啊——

甲：〈白〉蒙古人都戴数珠。

〈接唱〉百度云啊——

你身上穿的什么？

乙：〈接唱〉老羊皮袄。

甲：蒙古话？

乙：代不味。

甲：〈接唱〉腰里系的什么？

乙：〈“ ”〉皮带子——

甲：蒙古话？

乙：哥比您那。

甲：〈接唱〉脚底下穿的什么？

乙：〈“ ”〉牛皮靴子，都开了绽啦！色，色，色……不打一地。

甲：你说什么？

乙：不大一地！

甲：你说什么？

乙：我饿啦！

甲：〈在身上各处找吃的，结果没有〉朝丝

乌鬼！

乙：甭说蒙古话了，说汉语吧。

甲：没钱。

乙：啊？！支使我半天你没钱哪！

甲：不是没钱，是没零钱，有银子——蒙古。

乙：你让我吃银子、喝银子、嚼银子，要那么着，我吞金好不好。

甲：口外不比大城里，三步一个钱桌，五步一个蜡铺，随时换零钱。到口外得拐过山环去，在大道边上那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天平、戥子，才能换钱。

乙：你说的那是连镇。

甲：对，奔连镇，奔连镇。

乙：饿了我可吃你。

甲：你太贫了！压步，压步！

〈接唱〉百云图啊——

老爷是你的什么？

乙：你是我的亲孙子。

甲：我问你，咱们这段玩艺叫什么？

乙：蒙古人搬家。

甲：蒙古人搬家你为什么不说蒙古话？说得上来，还则罢了，说不上来，借个大礲床儿，把你礲成人肉丝，做一锅汤，让大家尝尝！

乙：有蒙古话，你问吧。

甲：好！压步，压步。

乙：饿了我可吃你！

甲：太贫了！

〈接唱〉百云图——

你头上戴的是什么？

乙：花棍五从头数啊！好容易从头问到脚，你又来了，你还打问孙子那来吧。

甲：好。

乙：不好！孙子问。

甲：〈接唱〉百云图——

老爷我是你的什么？

乙：亲孙子。

甲：蒙古话。

乙：赛狼子，王八子子！

〈甲从板凳上下来，坐下。乙也要坐。〉

甲：赛狼的屁股，你也配跟老爷坐一块儿！起来！（乙站起）你刚才赛狼子王八子子是什么？

乙：我那是夸你呢！

甲：老爷我长这么大，还没人夸过我呢。真格的，那句话是什么？

乙：你得谢谢我。给我请安！（甲请安）给我鞠躬！（甲鞠躬）

甲：你说吧，那句话是什么？

乙：我说你是这么大的、顶好的王八蛋！

甲：你饿了吃我。

乙：我心火都上来啦！

双簧曲目选

顾荣甫、尹福来演唱 徐淦生整理

双 簧

属于单弦系统之一

甲：咱们这场是双簧，又叫“双学艺人”。
当初有位老艺人叫黄甫臣，唱段书唱得最好。

乙：那咱就学吧。

甲：不行，黄老先生二目不佳，得带眼镜。

乙：借付眼镜。

甲：不用，我这儿有一付现成的。（用大白抹在眼上。）

乙：黄甫臣老先生咀大，有个外号叫黄大咀，大咀黄。你这咀还小点，我这有把刀子，你可以拉开点。

甲：不行，学完了我就大卸八块了。我还使这个。（往咀上抹大白）

乙：黄老先生还有个外号，叫黄小辫，你没有小辫啊。

甲：我这儿带着呢。（戴上小辫）咱们学可是学，我是光会像儿，不会唱儿。

乙：咱们俩碰上了，我是光会唱儿不会像儿。

甲：那咱们今天学一段“双学艺人”。

乙：好，你一拍醒木，我就在后边道话白。

甲：（拍醒木）

乙：（小孩语）谁跟我玩儿，打火镰，
火镰花，卖甜瓜，
甜瓜苦，卖豆付，

豆腐烂，摊鸡蛋，

鸡蛋、鸡蛋磕！（甲用头磕桌子一下）
有话我不说。

鸡蛋、鸡蛋磕！（甲又用头磕桌子一下）
有话我不说。

鸡蛋、鸡蛋磕！（甲再用头磕桌子一下）
有话我不说——

甲：（站起）你不说，我也不磕了。

乙：你怎么站起来了？

甲：这玩艺儿费脑袋，我受不了。

乙：咱们学段省脑袋的。

甲：（拍醒木）

乙：道德三皇五帝，
公平夏侯商周。

五霸七雄闹春秋，
说什么龙争虎斗，

打这个“斗”字，我想起一辈古人名来。

当初《连环套》有个赛尔敦，我的赛赛赛
我的敦敦敦！（甲敦屁股，下同）

我的赛赛赛！我的敦敦敦！

我的赛赛赛！我的敦敦敦！

甲：（站起身）你竟斗吧，别敦了，

乙：这回省脑袋了，

甲：竟省脑袋了，太费屁股也不行。

乙：这回让你两头都不费。

甲：（拍醒木）

乙：（唱“刮地风”竹板伴奏）

老爷儿出来一点儿一点儿红，
出了门看见一个有钱的学生，
我的学生学生哎，嘻！哼哎哟——（唱到“嘻”！字甲甩脖子，以下均同）

老爷儿出来一点儿一点红，
出了门看见一个有钱的学生。
我的学生学生哎，嘻！哼哎哟——
老爷儿出来一点儿一点儿红
出了门看见一个有钱的学生。
我的学生学生哎，

甲：嘻！（站起）

乙：你怎么嘻出声儿来了。

甲：我不嘻，你也是嘻。这回不敦屁股了，改抻脖子也受不了。

乙：这回不让你抻脖子了，还不行吗。

甲：（拍醒木）

乙：（唱，竹板伴奏）

二妹我的哥，
打上二两烧酒咱们俩人唱，
哼哎哼哎哟！（甲使劲缩脖子，下同）
二妹我的哥，
打上二两烧酒咱们俩人唱，
哼哎哼哎哟！
二妹我的哥，
打上二两烧酒咱们俩人唱，
哼哎哼哎哟！

甲：（站起来）

乙：你怎么又站起来了。

甲：你要把我憋死，这玩艺儿学不了。

乙：咱们改段儿不憋慌的。

甲：（拍醒木）

乙：（唱“妈妈拉哈”竹板伴奏）（唱天津“拉哈”）

中华一统太平天下，

如今晚儿的闺女要个婆婆家。

妈妈娘好拉哈，哎——哟，哼哎哟
妈妈娘好拉哈。

我的妈今年四十多的个岁儿，
又擦粉、又带花，
扭扭捏捏她哄爸爸，
她不给奴家找婆家。
气得奴家抽嘴巴。

〈白〉说打我就打，我这边打一个，
（甲打自己。下同）

这边打俩。这边打俩！这边打仨，这边打四个！

甲：（站起）这边不打五个啦！

乙：你怎么又站起来了？

甲：这回倒是省脖子了，费腮帮子也受不了。你有好的没有？

乙：有好的，我给你唱段悲媚脆的。

甲：（拍醒木）

乙：（唱“照花台”竹板伴奏）

一更里，月影照花台，
郎君定下计，今天晚上来。
叫丫环打上四两酒，
四个菜盘端也端上来。

〈停住〉

（甲等了很久乙不唱，甲向乙暗示一下，乙仍不唱，甲以为到此结束了，鞠躬准备下台，乙忽然继续又唱。）（下同）

乙：〈接唱〉一等也不来，
二等也不来。

〈停住〉

〈甲动作同上〉

乙：〈白〉三等三不来，
四等四不来，
左等左不来，
右等右不来。

哎哟！我的情郎你到底来不来？

甲：他爱来不来！

双 簧

属于单弦系统之二

〈没有垫话〉

乙：话说罗爷正在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敌人来到。”罗八爷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罗爷未曾出马先放三声大炮，只听得：咣——！咣——！

甲：〈站起来使劲等着第三声炮响，等了很久也没响。〉炮怎么不响了？

乙：药捻。

甲：没听说过，三声炮，点就得响。

乙：那好，咱们再来。

甲：〈坐好〉

乙：罗八爷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罗爷未曾出马先放三声大炮，只听得：咣——！咣——！〈又没声了〉

甲：〈站起来，回头刚要问原因。〉

乙：咣——！

甲：好么，这炮正打我脸上。

乙：〈不理甲继续说，甲急忙坐好表演。〉三声炮响之后，罗八爷提枪上马，这匹马跑起来，姑点管儿，姑点管儿，姑点管儿，姑点……

甲：这是什么马？

乙：蛤蟆。

甲：换战马。

乙：怕你掉下来。

甲：没那事儿，我是马膏药。

乙：那好，咱们换马。

甲：〈坐好〉

乙：三声炮响之后，罗八爷提枪上马，罗爷这匹马，咩——

甲：〈做丢蹬坠马状〉我学不了！

乙：你不是马膏药吗？

甲：我是乏膏药。

乙：咱们唱点吧。“罗成大破孟州城”。

甲：那好。〈坐好〉

乙：〈倒口〉吃饱了蹦，吃饱了蹦，吃饱了蹦，吃饱了……

甲：你还是饿着点吧。

乙：我这是打鼓哪。

甲：打鼓你蹦什么？

乙：应该是尺崩崩崩，尺崩崩崩。

甲：少打多唱。

乙：好，咱们再来。

甲：〈坐好〉

乙：尺崩崩崩，尺崩崩崩。

八爷罗成小英雄，

一翻身挑起绒线包，

假扮货郎卖绒线，

手中的真铃儿摇了又摇。

八爷正在卖绒线，

眼前敌人来到了，

八爷一见敌人到，

从扁担里抽出枪一条，

照定敌人咽喉刺，

敌人的脑袋就掉了。

甲：〈拍醒目〉说书的，你这书不讲理，枪扎是个窟窿，刀拉是个口子，怎么一枪把脑袋扎丢了？

乙：常言说：罗成关，罗成关，罗成不过廿三。他们枪头上绑了把镰刀，往前一

扎，扎了个窟窿，往回一拉脑袋可就掉了！

〈以下学叫街声〉老爷！我的太太呀！
你有那吃不了的洋白面，小站稻给我个千八百斤的吧，穿不了的绫罗绸缎、章

缎、库缎、栖霞缎，给个百儿八十尺的吧！啊——

嘻！啊——嘻！啊——嘻！

甲：你这是“罗成大破孟州城”？

乙：我这是叫街播砖的。

双簧

属于单弦系统之三

〈应加垫话〉

乙：问君奔忙何意？

殷勤早晚不乏，
名缰利索施长枷，
临死回头才罢。
且自逍遥快乐，
青春暂渡年华，
一无功过二无罚，

这么一说，我是怎么长大？

我这么大了，可我是怎么长大的呢？

您说，我是个什么？

您说，我倒底是个什么呢？

甲：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人？！

乙：是什么能不知道？！我跟您挑明了说吧。

甲：你说。〈坐好〉

乙：〈唱“打新春”〉二月里，草芽发，
无缘无故我扛上一面枷，
我不是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来正法。
耍了会子扁担，又要权。
鼻子带铁圈，上街有人拉，
摇串铃卖膏药，常在地下趴，
环球之声就数我的名望大。
列位您猜我是什么？

甲：狗熊！〈站起〉我是人，你我说是狗熊。

乙：我说错了，咱们再来。

甲：换好的。〈坐好〉

乙：〈唱“打新春”〉八月里，半年多，
漫荒里蹦蹦蹦蹦多么乐和，
闲来没事把毛豆嗑，
五官挪位咀哆嗦，
三瓣子咀，耳朵过脑壳，
八月十五得吃又得唱，
明公要问我是什么物，
我有个小名我就是不说。

甲：兔子！还不如狗熊呢。我说你有正经的没有。

乙：咱们说书吧，弦子书。

甲：还好。〈坐好〉

乙：〈定弦〉等——等！等——等！等——等！

甲：你甭等了，都要把我急死啦！

乙：还是定弦呢。

甲：快着点。

乙：〈快滑弦〉

甲：这也太快了，得根根定，下下准。

乙：行啦？

〈唱〉喂——喔！

喂——喔！

甲：喂——喔！

乙：你怎么也喔上啦？

甲：我不喔，你也得喔。

乙：这是书头。

甲：要裹脚呢？你得开门见山，
乙：〈唱“弦子书”〉我要开书了！喂——喔
我闲来没事——（拉长声，甲做弊气状）
我要下南乡——喂。
闲来没事我把南乡下，

闲来没事我下南乡，
闲来没事我把南乡下，
闲来没事我下南乡，
我东乡、西乡、北乡全不去，
我今天一定要下南乡。

甲：给我回来吧，你南乡有亲戚呀？

双 簧

属于单弦系统之四

〈应加垫话〉

乙：石崇夜梦坠马，
醒来说与乡邻。
担酒猪羊不离门，
与他压惊解闷。
范丹实被虎咬，
人言自不小心。
世上敬富不敬贫，
世态炎凉可恨。
可恨哪，可恨！可恨哪，可恨！可恨哪……

甲：恨谁啊？我看你就够可恨的啦。你得说点好的。

乙：行，咱换好的。

甲：〈坐好，拍醒木〉

乙：两膀臂力压泰山，
全凭袖箭震淮安，
压倒绿林英雄汉，
坐地分赃乐安然！

俺！追魂太岁——王八蛋！

甲：这是什么词儿，连王八蛋都出来啦。

乙：这回咱们学个名角，梅兰芳梅先生的
《武家坡》怎么样？

甲：那好。

乙：打诨！打诨！打打诨！

奴家王三姐，许配平贵为妻，丈夫征西去了——〈粗声、无韵〉一十八载。

（以下均无韵）如今老没回来。奴家有心往前走吧——又怕人家笑话，奴家有心不往前走吧，可我吃那方啊？思想起来，好不叫奴家伤心落泪呀！哎——哟！哎——哟！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甲：您这是梅兰芳吗？

乙：便宜坊。

甲：噢，烤鸭子啊。换好的，

乙：咱们唱点吧。

甲：好！

乙：〈唱“拉哈调”〉

一更一点睡不着觉，

二更二点刚要睡着，

鼓打三更又醒了。

三更三点刚要睡着，

鼓打四更又醒了，

四更四点刚要睡着，

鼓打五更又醒了。

甲：得！一夜没睡！

乙：咱们换好词。

甲：快换！

乙：〈唱〉竹板打响连声，
诸位落坐听分明，
东屋里亮灯东屋里亮，
西屋里不亮灯黑咕隆咚，
新结婚的小两口睡不着觉——拿臭虫！
拿着拿着高了兴，
噗的一声吹了灯，
吹了灯，摸臭虫，
摸着摸着高了兴，
啪的下子点上灯，
点上灯，拿臭虫，
拿着拿着高了兴，
噗的一声吹了灯，
吹了灯，摸臭虫，
摸着摸着高了兴，
啪的下子点上灯，

甲：又一宿没睡，有那功夫你打点滴滴涕不好吗？

乙：这回咱们唱段好的，《王二姐摔镜架》！

甲：好！

乙：〈唱〉八月里秋风人人都嚷凉，
一场白露，两场霜。
小严霜单打独根草，
挂打扁儿甩子弄麦茎儿上，
王二姐泪如梭，
前行来到梳妆桌，
面对凌花镜照一照，
看看容颜却如何。
镜里也有个小二姐，
她比奴家差不多，
奴家乐，她也乐，
奴家生气她嘴儿撅着，
奴生气为着二哥张廷秀，

猴丫头嗤嗤为什么？
镜子我往南京照，
照照廷秀张二哥。
镜子里照着张老二，
花几个铜钱把你磨；
镜子照不着张老二，
我要你无用的东西做什么？
呛唧唧摔碎凌花镜，
顺手拉倒梳妆桌。
正是二姐疯魔闹，
丫环上楼把话说，
灯光报，喜来到，
花园来了张二哥，
二姐闻听心欢喜，
啊吆嘴，哦唉嘴，唉唉嘴，
二姐乐的了不得，
十三层楼梯不顾得下，
毛儿跟头往下折，
穿宅过院来得快，
不是花园是什么？
迈步又把花园进，
看见我的张二哥，
——！〈停顿〉

甲：〈暗示其继续唱，无下文，以为完了，正欲下台，乙突然接唱〉

乙：一把手拉住了张家的老二，
我的二哥你回来了，
六年的委曲绣楼上说，（哭）
〈白〉二哥回来是喜事，我得乐呀
（笑）（又哭，又笑）又哭又笑我是怎么了？

甲：你是吃饱撑的！

单

“单弦”是由“岔曲”演变而来，在雍正（1723——1736）年间流传在京畿市井街巷之中，近似戏曲清唱的坐唱形式。这种形式被满族的子弟票友所传习，名为“八角鼓”，多在喜庆宴会或节日庙会时义务演唱，自娱娱人。约在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2），有一个八旗子弟叫司瑞轩，艺名随缘乐，编著《聊斋》、《水浒》等一百余回，在北京西直门外高粱桥一带的茶馆演唱，贴出报子叫“随缘乐一人单弦八角鼓”，说、学、弹、唱，甚是抓人。这种形式很快传遍了北京四城，叫做“青草茶馆开花，北京四城结果”，统称八角鼓。

嘉庆九年（1804）华广生编的《白雪遗音》第三卷中有《酒鬼》一篇，是最早的单弦曲词。

继随缘乐之后，有德寿山、曾永元等人。德寿山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一九一一年以后下海演唱，仍沿用一人自弹自唱的形式。一九一四年，昆曲演员全月如改唱八角鼓，他不会弹弦，便约白凤岩为他伴奏；其演唱形式是一人站唱，以八角鼓击节，另一人用三

弦

弦为之伴奏，当时叫“双头人”或叫“双倏”。

单弦早期曲目，以反映清代北京社会生活风貌为主，如《穷大奶奶逛万寿寺》、《急拉吃得甲》等。经随缘乐、德寿山之后，多根据《聊斋》、《今古奇观》、《水浒》等小说改编曲目，如《续黄梁》、《胭脂》、《杜十娘》等，其名称仍叫“单弦八角鼓”。二十年代传到荣剑尘、常树田等人时，才把“八角鼓”三字去掉，统称单弦。

解放以后，单弦不断地推陈出新，产生了《四枝枪》、《荆江蓄洪区说话》、《青年英雄潘天炎》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

单弦产生于北京，流传于天津、华北、东北、华东、西南等一些城市。演唱形式包括一人自弹自唱；一人站唱、以八角鼓等乐器击节，一人用三弦伴奏；对口单弦以及人数较多的单弦联唱等各种形式。

单弦的历史源远流长，曲目丰富、演员众多。单弦深受群众喜爱，京津两地业余爱好者很多，它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也不断地发展着自己。

联 珠 快 书

“联珠快书”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地；最早见于清同治钞本，《百本张》、《聚卷堂》、《车王府》等曲本中皆刻有“快书”的唱词。在清道光、咸丰时“快书”已经形成，因节奏急促故名“联珠快书”。清末民初较为盛行。其著名

艺人有奎松斋、常旭九、葛恒全、曾振庭等。说唱时，节奏鲜明、铿锵有力，并有身段动作；其代表曲目有《白门楼》、《蜈蚣岭》、《挑滑车》、《李陵碑》等。整个唱段由“诗篇”、“书注头”、“春云板”、“流水板”、“联珠调”五个部分组成；拍子由四分之

二转为四分之一，速度逐渐加快；说唱性强的唱词以七字、十字句为基本句式，唱腔由上下句组成，唱段中为表现激愤的情绪常使用较长的垛句来加强内容的表现，并辅以三弦伴奏。运用有规律的节奏鲜明的伴奏音型，以增强唱腔的力度与流动性，使伴奏与唱腔融为一体，适合表现情节紧张的金戈铁马的故事。

传统曲目多取材于《三国》、《列国》、

《水浒》、《隋唐》等，曲目都是短篇，如：《八阵图》、《水淹七军》、《古城相会》、《拷打吉平》、《百寿图》、《舌战群儒》、《虎牢关》、《赤壁鏖战》、《徐母训子》、《借东风》、《哭祖庙》、《草船借箭》、《长坂坡》、《三战吕布》、《华容道》、《凤鸣关》、《凤仪亭》、《战长沙》、《武松打虎》、《安天会》、《秦琼观阵》、《淤泥河》、《斩华雄》、《阴魂阵》、《胡迪骂阎》、《霸王别姬》等。

京 韵 大 鼓

“京韵大鼓”又名“京音大鼓”，按刘宝全的话说：怯大鼓，京音大鼓的前身是从直隶河间府行出来的，起初是乡村里种庄稼歇息的时候，老老少少聚在一起，象秧歌那样随口唱着玩，渐渐受人欢迎，就有人到城里去作场。早年最出名的是胡十，他的嗓子又高又亮，外号一条线。刘宝全谈的“象秧歌那样随口唱着玩”的调子，在河北民歌中有《大鼓平书调》，以五声性宫调为主，135为骨干音，旋律骨架与传入北京的“怯大鼓”有些相似。所以说京韵大鼓源于“木板大鼓”是有些道理的。

《都门纪略》上有：“弹弦打鼓走街坊，小唱闲书急口章，若遇春秋消咏书，胜地荡落女红装。”的记载。有了这个记载，可推断在明末清初时“木板大鼓”已经进北京了。“木板大鼓”进北京后，艺人们走街串巷，当时的北京人不知他们唱的是什么，只知道他们是走江湖卖艺的，所以给他们唱的调子起名叫“江湖调”。这种腔调传入北京后，渐渐地受到北京居民的喜爱。据说在嘉庆、道光年间，有王龙彪（白云鹏的师爷爷）和蔡龙山等人，也以玩票的形式演唱这

种大鼓。

这种大鼓受到北京人的喜爱后，因为唱这种大鼓都是用冀中方言，北京人听着语音有点“怯”，所以叫“怯大鼓”。（“怯”是北京方言，北京人不象京味的音叫“怯”音）北京人学唱，唱不象，因为他们不卖艺，也不走江湖，所以也叫“怯大鼓”。

约在咸丰年间，有一个八旗子弟叫金德贵，人称金四爷。他喜欢唱“怯大鼓”，后因家道破落，便下海卖艺，在长期的演唱生活中，对上下句来回翻的简单曲调进行了改革，并起名叫“双板”；他嫌“怯大鼓”的名称不好听，便改名叫“京气大鼓”。他所创的“双板”很快被其他艺人传唱，“京气大鼓”这一名称却没传开，人们仍然习惯地把它叫做“怯大鼓”。

约在同治、光绪年间，有北京人胡十（胡金堂），原住北京石头胡同，他为了适应城市听众的需要，增加唱段的文彩，吸收了一些子弟书的曲本，如《长坂坡》、《怀德别女》等，并在唱腔上和吐字上狠下功夫，成了兴盛一时的大鼓名演员。他善唱抒情段子，《大西厢》、《兰桥会》、《王二姐思夫》、《拴

* 注“怯”有人说是“客”北京称“客”为kie，外来的意思。

娃娃》等曲目也是他拿手的。

与胡十（胡金堂）同时的，还有霍明亮，北京人。他原是做生意的，喜欢唱大鼓，下海卖艺以后，也吸收了一些子弟书曲本，他底气足，嗓子又冲又亮，善唱武段子。其拿手曲目有《单刀会》、《战长沙》等段子。他是北京第一个只唱单段的演员。

除以上二人外，此时的大鼓演员还有史振林（白云鹏的师父）、朱德庆（张小轩的师父）、张云舫（崔子明的师父）梁三麻儿、宋五（宋玉昆）等。

《都门琐记》中说：“大鼓书北妓所奏，以架支鼓，鼓小而扁，面面可击，妓倚门立，左手拍板、右击鼓，师以三弦叶于门外，有《昭君出塞》、《南阳关》、《绕口令》等曲，其音繁碎急促，有一气二十句者，似说似唱，莫知为何调。”上边记载的是明末清初，大鼓在北京的演唱情况。“似说似唱，莫知为何调”，这可能就是被北京命名的“江湖调”，或叫“怯大鼓”。“其音繁碎急促”，也就是被人认为没板没眼，全是数句，这种曲调，从现在河北省石家庄一带的“木板大鼓”中可领略一些声腔味道。

在河北沧州地区，还有“沧州木板”，其中有一板一眼的曲调，是金德贵创的“双板”传到沧州，还是沧州的木板大鼓就是有一板一眼的曲调，尚无资料可考，不过从“繁碎急促”的记载来看，是没板没眼的。据说都是活词。约在咸丰年间的金德贵改革的就是“繁碎急促”的曲调，他自称“京气大鼓”。虽然这名字没传开，但可说明，“江湖调”（怯大鼓）已开始北京化，也就是说，“江湖调”（木板大鼓或怯大鼓）约在一八五一年以后就开始北京化了。

“江湖调”的北京化，到胡十、霍明亮、宋五等人，出现了怯大鼓的兴盛时期。胡十善唱抒情段子，如《大西厢》、《兰桥会》

等；霍明亮善唱武段子，如《战长沙》、《单刀会》等。宋五除了《马鞍山》外，《截江夺斗》、《火烧博望坡》也是他拿手的。他们这一代对“江湖调”的北京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继王龙彪和蔡龙山、金德贵、胡十、霍明亮、宋五而起的是刘宝全、白云鹏、张筱轩。

张筱轩（1876—1948），北京人，早年为清庭户部善写员，原是时调小曲票友，后拜朱德庆为师改习大鼓。他嗓音纯厚、口齿有力，演唱特点是气息贯通、一气呵成，以《三国》段子见长。他的唱片《华容道》虽然曲调较原始纯朴，但在“江湖调”的北京化上，做出了一定贡献。

白云鹏（1874—1952）河北霸县人，青年时在北京拜史振林为师学唱大鼓。清代末叶，慈禧、光绪相继死去，百姓不许动乐器，白云鹏在京，吸收刘宝全改革大鼓的经验，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潜心研究“双板”改“单板”的问题。他专攻《红楼梦》中的曲目，着重选择子弟书中《露泪缘》的唱词，如《焚稿》、《哭玉》等；他运用嗓音宽厚、善于细腻地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优长，演唱了《黛玉焚稿》、《黛玉归天》等曲目。他的演唱虽然较多地保留了怯大鼓的语音特色，但对大鼓唱腔的改革、曲目的丰富是有贡献的。

刘宝全（1869—1942）原名毅民，河北深县人。据刘宝全自己说：“我原籍是直隶深州，生在北京，九岁时就在天津学大鼓，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唱“怯大鼓”的，我一边学大鼓，还要拨弄三弦。我那时的身量还没有三弦高，定调门，转弦轴时，还要人帮忙。以后我又改行学京戏，在天津科班里坐科，第一次到上海演唱，在台上出了点错，我非常懊恼，回到天津就拜一条线胡十做师父。胡十善唱文段子，他把玩艺儿都教给我，发音用气得他的传授最多。还有两位老先生，霍明亮武段子唱得好，宋五的《马鞍

山》是一绝，我都跟他们学过”。

胡十是北京人，是当时大鼓名演员。

“怯大鼓”由北京人唱，在语言音调上会有变化。刘宝全出生在北京，九岁在天津学大鼓，他受师父及北京当地语言的影响，演唱也与河北发音不同。

刘宝全出身于大鼓之家，幼年时父亲教他唱传统曲目《百山图》、《游武庙》、《丑末寅初》、《风雨归舟》等。拜胡十为师学习了《大西厢》、《兰桥会》等曲目，向霍明亮学习了《单刀会》、《战长沙》等曲目，又学习了宋五的绝活《马鞍山》、《截江夺斗》、《火烧博望坡》等曲目。在这期间由宋五介绍跟天津河东名士陆文奎学琵琶，跟石玉昆的外孙女学“石韵”，同时还学了“南板马头调”，并学会了《藏舟》、《合钵》、《水斗》、《祭塔》、《白猿偷桃》等曲目。刘宝全学会并演唱了十几段大鼓曲目（包括小段），对于这些曲目他除了在词句上加以推敲琢磨外，还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半个世纪以来，在音乐上逐个地加以改革、创新，在创作、革新的过程中又不断地丰富新的曲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给我们这一行把马路放宽些，走道方便些。”苦心不懈、天道酬勤，正如近人许慕云在《漫谈鼓王刘宝全》一文中称赞他：“……掇取霍明亮、胡十、宋五等先进精英，融合个人研究戏剧之心得，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已成一种绝技。”

谈起刘宝全的改革，第一条就是“双板”改成“单板”。

“双板”是金德贵在“繁碎急促”的音调上改革而成。经过胡十、宋五、霍明亮等一代艺人的丰富、发展、在音乐结构上已具有一定的程式性，即：

扩展式的双板

紧缩式的双板

（中间插西皮、二黄等别的曲调）

无级变速（速度逐渐加快）

紧板

扩展式的双板（二句、结尾）

刘宝全继承了这一结构特征，开始只把“双板”（ $1\frac{1}{2}$ 拍）改成“单板”（ $\frac{1}{4}$ 拍），其结构是：

扩展式的单板

紧缩式的单板

（中间有西皮、二黄等别的曲调）

无级变速

紧板

扩展式的单板

刘宝全最初由“双板”改“单板”，着重在板式的变化上，唱词、曲调、起落音规律等全都保持，但板式的改变一是拍子的改变，说明节拍单位的固定音符产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双板”的固定音符是这样的：

$\times \times \mid \times \times \mid \times$

变“单板”之后是

$\times \mid \times \times \times \mid \times$

节拍单位的固定音符产生变化，节奏型也产生了变化，节奏是一种物质和感情因素组成的运动的发展，节奏是从情绪上感染听众的手段，所以说节奏型在音乐表现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双板”适合表现明朗、欢快的情绪，“单板”适合表现庄严、诵赞的内容。板式的变化，发挥了刘宝全嗓音甜脆、圆亮的特长，为他善演《三国》、《水浒》等武段子奠定了基础。

刘宝全自己说是九岁去天津，有人说他十几岁开始倒呛，十七八岁嗓子逐渐回复，便如饥如渴地学习弹、唱。据说是三十岁左右又来北京求师访友；约在一九〇〇年前后，刘宝全与他的弦师韩永忠（韩永禄的哥哥）将改革好的曲目在堂会上、庙会上及王广福斜街的乐户中演唱，渐渐地有了些名气。一九〇八年左右，天津北门外天泉茶楼的经理

回斗银，与刘宝全是好朋友，他觉得刘宝全的大鼓唱得不错，便邀刘宝全去天津演唱，由韩禄永担任弦师（韩永忠的弟弟）、韩永禄觉得“单板”唱《战长沙》、《单刀会》等节目，腔好，可用弦子裹（中把三弦）使不上劲，他就换了大三弦；霍连仲拉四胡，他也认为影调四胡声音太尖，便换了预筒四胡，经过排练之后，三人一起，珠联璧合。到天津演唱，为了取悦于天津观众，便起名“卫调”。唱了半个月，天天客满，受到好评。以后每到冬季封河、船帮歇工，便去天津演唱，开春运粮河解冻，船帮复工，便回北京。刘宝全说：“我在天津一带唱大鼓渐渐有点名儿，就到北京卖艺。谭老板（鑫培）的大儿子常听我的大鼓，有一天到后台来邀我到他家唱给他的老爷子听。那天我聚精会神地唱了两段，谭老板听完了把我叫到他身旁，拍拍我的肩膀说：唱得不错，好好儿干，有饭。我请他指点，他说：“你是唱书，不是说书。还有口音带点怯，北京的有些座儿恐怕听不惯，作艺的讲究随乡入乡，你是聪明人，自己回去琢磨吧！”刘宝全又说：“一字为师，谭老板这两句话，比金子还值钱。我以后就照他的话来改，我把怯味儿改成京音，唱腔也和弹三弦的反复推敲，让它细致大方，并且琢磨着连唱带说的气口，耍着板唱，这样，脸上的神气和身段也不同了。至于高唱，我是试着步儿来的，先偶尔用一两句高音，台下座儿很欢迎，以后就练高音，但是用三弦吊嗓，出音不够高亮，我有时兼用胡琴吊嗓。”刘宝全这段话，说了五个问题，一是大鼓音乐的发展。改革要有曲艺音乐的特色，也就是要连唱带说。光唱不说，光说不唱都不是曲艺音乐，二是“把怯味儿改成京音”，也就是说曲艺音乐与语言的关系水乳交融，语言的改变会影响腔调的改变。

注：音han，北京土语、粗的意思。

三是“耍着板唱”，这是曲艺音乐的另一个特征，也就是使音乐的律动与语言内容、语义、表情的律动协调一致。也就象刘宝全说的那样：“唱大鼓有两句口诀：有板时若无板，无板时却有板。所以必须有“心板”才掌得住尺寸，灵活好听。四是“翻高唱”，它说明了大鼓音乐是很讲腔调的音乐性的，音域的扩展，说明了这一点；另一点“翻高唱”是需要声乐技巧的，它把曲艺音乐的演唱提高到声乐艺术的高度。刘宝全晚年，能唱二个半八度，京据界的著名京剧演员言菊朋，马连良都曾下功夫揣摩刘宝全的唱腔、用气、运嗓的方法而得到收获。五是“脸上的神气和身段”，也就是曲艺的表演特色。据刘宝全自己说：“至于做工，当然要从戏里去找门道，把许多好角的身段神气记在心里，择了用，原封不动搬过来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在台上是便衣素身，必须要自然，做过了火就贫啦，可是比划身段，或者亮个相，手、眼、身、法、步都要有准地方，脸上的神气要换得快，劲头要打心里来，这样就把台下的耳朵、眼睛都拢住，让他们聚精会神地辨滋味。”

刘宝全除改革、加工了传统曲目外，还上演并丰富了新曲目：

《活捉三郎》是辛亥革命后，由刘宝全和庄荫棠合编的，它与旧本不同。刘宝全因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觉得不应再相信鬼神，讲什么“因果板应”。他对朋友说：“说书和唱戏还不同，它是对台下座儿讲一段故事。现在提倡破除迷信，我们在台上却把鬼形容得活龙活现，那可不合适，所以我们在头里加上这几句，下面从京戏谈到大鼓，就交待清楚了。”刘宝全的《活捉三郎》开头的词是：

那天堂地狱两般虚，

要在人的行为曲直。

凡事总离不开因果二字，

总有那讲今比古，
说书唱戏，也无非是惩戒人心，分
别善恶，
可莫要您那信以为实。

……

从这个段子看，刘宝全把宋江杀阎婆惜解释为怕泄漏梁山的反书，被迫而为，并让观众不要“信以为实”，体现了改编本的时代感。

《徐母骂曹》是刘宝全和庄荫棠合编的新曲目。

《白帝城》、《火烧博望坡》是庄荫棠与刘宝全根据《子弟书》的传统曲目改编的。

刘宝全晚年还想编写《风波亭》，因庄荫棠去世而没有编成。

刘宝全的主要成就有下列几点：

(1) 运用了北京音系的四声（阴阳上去）将河间府的乡音改为京音，命名为“京韵大鼓”。

(2) 提倡中气发音（丹田气）“音堂相聚”讲究尖、团、颤、嗖，提倡刚柔相济，真假相接。五音、四呼要分清、准确。

(3) 北京的曲艺音乐，是以单段音乐为基础的。在单段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京韵大鼓”具有其代表性，刘宝全对大鼓的全面改革，为北京的曲艺音乐立下了楷模。

(4) 对大鼓音乐进行“连说带唱”、“耍着板唱”，“翻高腔”等的全面改革，并发展丰富了新曲目。

(5) 为曲艺音乐的改革，提供了经验，闯出了路子。

刘宝全对大鼓音乐的改革，使其成为京韵大鼓中的主要流派——刘（宝全）派。

三十年代继起的有白凤鸣、章翠凤、良小楼、骆玉笙、孙书筠、小岚云等人，均都宗刘（宝全）派。白凤鸣是刘宝全的徒弟，在其兄白凤岩的帮助下，创造了以苍凉悲壮的“凡字腔”见长的“少白派”，骆玉笙是

韩永禄的徒弟，在韩永禄的帮助下，上演了《剑阁闻铃》这一曲目，她以少白派为基础，把刘派、白派、少白派冶于一炉创立了骆（玉笙）派。现将“京韵大鼓”的曲目（京韵大鼓的传统曲目有一百多个）列如下：

闹江州（李逵夺鱼）	百山图
活捉三郎	南阳关
单刀会	游武庙
战长沙	博望坡
大西厢	刺汤勤
古城会	乌龙院
华容道	白帝城
长板坡	双玉听琴
马鞍山	宁武关（头段、二段）
草船借箭	徐母骂曹
三春景（丑末寅初）	拴娃娃
斩蔡阳	铁冠图
斩华雄	十八愁
关黄对刀	关王庙
黛玉焚稿	绕口令
探晴雯	小上坟
孟姜女	百花名
战岱州	古人名
黛玉归天	凤仪亭
金定骂城	红梅阁
千金全德	剑阁闻铃
哭祖庙	周西坡（罗成叫关）
太虚幻境	四郎坐宫
玉堂春	改良功夫
兰桥会	武家坡
罗成叫关	霸王别姬
贞娥刺虎	七星灯
赵云截江	建文帝
湘子讨封	方孝儒
马失前蹄	群英会
子期听琴	连环计
昭君出塞	醒世金铎

包公夸桑
层层见喜
四仙得道
建游宫
湘子上寿
独占花魁
七擒孟获
马前泼水
木兰从军
元旦佳话
斩颜良
劝各界
泗水关
取荥阳
折西厢
井台会
灯下功夫
甘露寺
空城计
蜈蚣岭
群臣宴(击鼓骂曹)
狸猫换太子
西湖阴记

晴雯补裘
祭晴雯
宝玉娶亲
三顾茅芦
战马超
徐母训子
晴雯撕扇
遣晴雯
红拂传
美女思情
红娘寄柬
佳人送饭
疯僧扫秦
卖马
借东风
托兆碰碑
唐明皇游月宫
上元乐事
劝嫖交友
革诏敲牙

这一百多出曲目,“单板”的占多数,有些现在仍然是舞台上演出的保留曲目,还有少数“双板”的曲目,它更多地体现了金德贵、胡十、霍明亮、宋五等人的音乐特色。目前的保留曲目都是“单板”,说明板式的改革对丰富大鼓音乐的表现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鼓音乐的改革,把文学、(子弟书唱本)音乐、表演综合为一体,正如刘宝全在讲到三者的关系时,认为要:“词为根、腔为本,表演为枝叶”,这十一个字是积刘宝全一生对大鼓音乐改革的经验总结,它精炼地概括了大鼓的艺术特征。

“木板大鼓”进北京以后,经历了百余年,以北京人为主的大鼓艺人相继传承了

四代,其形式的名称一变再变,先称“江湖调”(或叫“混口大鼓”),再叫“怯大鼓”金德贵自称“京气大鼓”又叫“京调大鼓”,相继传至沾上,在天津曾叫“卫调”、“卫调大鼓”,首都过往南京后,在南方称“平韵大鼓”,有的地方叫“音韵大鼓”,在北京有个时期叫“小口大鼓”,“文明大鼓”,更因此种大鼓之题材包括才子佳人、英雄侠义两类故事,遂有“文武大鼓”之称,或者就叫“大鼓”,又因尽洗河北乡音,纯以京音为主,故名“京音大鼓”。一种曲艺形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有十几种名称,这说明“木板大鼓”进北京后,一直是在变化改革的过程中。“木板大鼓”进北京后,历经改革,名称一变再变,最后统一用“京韵大鼓”这一名称,除其他艺术改革的成就外(板式、腔调、演唱、表演、伴奏等外),主要是北京语言在声腔中产生“韵味”的结果。

北京语言分为四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阴平”字叫高平调,就是传统歌诀所说的“阴平平直莫低昂”,发音特点是:语势平直,发音高、收音低;“阳平”字是中升调,在传统歌诀中是:“阳平清爽高而扬”,发音特点是:语势先直后扬,发音低、收音高。“上声”字叫降升调,其歌诀是:“赏声声朗强中曲”,其发音特点是语势先低后高,先强后弱,声母短、韵母长;“去声”字是全降调,歌诀说:“去声立坠远且放”,它的发音特点是:语势由高疾下,声母暂短,韵母急出。“轻声”字,比一般音节短而轻,发音时已失去原有声调。曲艺制曲,“依字行腔”,刘宝全把创腔与演唱融为一体,尽洗河北乡音,产生了北京韵味,被观众与同行认可,因而约定俗成统称为“京韵大鼓”,这一名称的形成,是历史积淀的结果。

“木板大鼓”进北京后,从“江湖调”

到北京人王龙彪、蔡龙山、到金德贵、到胡十、霍明亮、到刘宝全、白云鹏、张筱轩，四代艺人前赴后继，经百余年，演变成一种

新的艺术形式——“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源于河北、形成于北京，天津是它的重要发展地。

滑稽大鼓

“滑稽大鼓”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为崔子明创演。崔子明是北京人，艺名“老倭瓜”，早年曾唱过小曲，小曲被禁以后，便拜票友张云舫为师学唱“木板大鼓”，张云舫把自己编写的新曲目《大劝国民》、《新灯下劝夫》、《孙总理伦敦蒙难》等，教给崔子明演唱；因为这些曲目附合时代潮流，二十年代演唱于京津两地，深受观众喜爱。

“滑稽大鼓”的音乐唱腔，与“京韵大鼓”基本相同，因表现内容多为滑稽可笑和寓意讽刺的故事，其唱腔的节奏，中眼起头眼落比较规律，其唱腔多级和狭音程跳跃，演唱与表演上，声音与动作也滑稽可笑。传统曲目有《吕蒙正教学》、《蒋干盗书》、《海三姐逛市场》、《小黑驴》等，演员有崔子明、叶德林、付少舫、宋二荣等。

梅花大鼓

据说在清代当兴时期有个世袭左领叫玉祥，他的弟弟叫玉瑞，这人文学好，爱音乐，诗词歌赋无一不通，别号“梅花馆主”，他这儿兴的一种调子，叫“梅花调”。又因梅花五瓣，采用五种乐器伴奏，如：洋琴、琵琶、三弦、四胡、鼓板，唱这种调子的全是清朝官员的子弟，清客串——票友，借清客串的“清”字，叫“清口大鼓”，因有五件乐器伴奏，也叫“五音清口大鼓”，有时把横笛、小胡琴加上，也叫“七音大鼓”。又因梅花馆主家住在北城鼓楼后，也叫“北板大鼓”。在当时，“清口大鼓”、“五音大鼓”是一种形式的不同叫法。

光绪廿六年以前，“北板清口大鼓”就传到南城。在南城有个子弟票友叫文玉福，外号文四秃子，唱得最好，其拿手曲目有

《鞭打芦花》等，腔调纾缓动听。他打内又打外，红遍各王府，当时金万昌、韩永禄、韩永先，苏启元等都学习他的唱腔，其中金万昌唱得最好，王文瑞也学习文玉福的唱腔，自知不如金万昌唱得好，因他喜欢文学，读了《红楼梦》，便根据宝黛故事编写了《劝黛玉》、《黛玉思亲》、《宝玉探病》、《黛玉葬花》等唱词，写完后交给德寿山帮助修改，由德寿山交给金万昌演唱。金万昌的弦师是韩永禄，霍连仲拉四胡，苏启元弹琵琶（或由刘宝全来弹）金万昌在他的弦师的帮助下，改革了唱腔，有“一字九转”之妙，音韵浓厚，悠扬婉转，玉润珠圆。他曾应北京杂耍馆“四海升平”之邀，上台演唱，为了与北城的“北板五音大鼓”相区别，在板子上写出了“南板梅花调”的形式名称，“梅花

* 文玉福：也有人说是文玉森。

大鼓”这一名称被同行观众认可后，约定俗成，以后凡演唱此种形式均叫“梅花大鼓”。

“梅花大鼓”的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四胡为辅，三弦使四胡音色更加连绵，四胡使三弦音色更加清晰，每一番落腔，有独立演奏的器乐曲叫“上下三翻”。落腔时，有上腔、下腔，上腔之后演奏上三番、下腔之后演奏下三番；有时也演奏《梅花三弄》、《银纽丝》、《苏武牧羊》、《夜深沉》等民间器乐曲或流行歌曲，名曰“鼓套子”，或叫“打牌子”。有时唱四句梅花大鼓的腔调，在奏“鼓套”时把演奏技艺化，叫“换手五音联弹”，是北城子弟票友发起创造的。“五音联弹”的方法是：第一人右手打洋琴，左手按三弦，第二人右手弹三弦，左胳膊搭十字用手按琵琶，第三人右手弹琵琶，左胳膊搭十字用手按四胡，第四人右手拉四胡，左手拿稳四胡铜筒，还有一个掌鼓的，演出时，先演奏一个曲牌《夜深沉》，《九把尖》等；演完后，说几句垫话，然后演奏梅花调的大过板，唱几句梅花大鼓的小段，如《四仙得道》、《层层见喜》等。在上腔、下腔之后，接着演奏曲牌，如《虞美人》、《打新春》等。除“五音联弹”外，还有“抚音联弹”、“叼灯大鼓”，这也是北城子弟票友创作的。除五音之外还有胡琴、洋琴、笛、箫等乐器。

金万昌的弦师芦成科到天津后，收了一批徒弟，如花四宝、花小宝等，被称为芦派。王文瑞在北京办了坤玉馆，也收了一批徒弟，在三十年代，女演员兴起，使“梅花大鼓”达到兴盛时期。从梅花大鼓的旋律上看，虽然男女演员都有，但适合女演员演唱。华灯影里，系弦徐奏，鼓板轻敲，珠喉婉转，唱到哀怨之处，极情尽致，扣人心弦，可见梅花大鼓是个适于抒情的曲种。

北京解放以后，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段九悲”、一字九顿的梅花大鼓合不上时代的拍节。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的“三弦圣手”白凤岩，继承了在“梅花调”中加牌子方法，对“南板梅花调”进行了改革。他运用了刘宝全的口风，金万昌的音韵、韩永禄、苏启元的尺寸，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出了“新梅花调”（中间加牌子）如《别紫娟》、《龙女听琴》、《秋江》、《拷红》等。北京曲艺团的著名弦师韩德福也创出了一种新梅花调，他运用去掉衬词、减化曲调、长腔中布短腔、短调中布长腔，并加强“野鸡溜”的旋律性，变化了起句的强弱拍，其曲目有《湘子上寿》、《玉玲珑》、《凤仪亭》、《琴挑》等，从唱词内容到唱腔音乐都较“南板梅花调”活泼、风趣。

北 京 琴 书

“北京琴书”流行于北京、天津、及河北省部分地区。其前身称“五音大鼓”。清代道光（公元1821—1850）年间兴起于北京的东南郊及河北省安次县农村，因以三弦、扬琴、四胡、鼓、板伴奏，再加上演员的唱腔，合为五音，故名。1920年以后，开始有专业艺人在市镇各地说唱。1935年左右，曾

一度改为只用扬琴伴奏，故又名“单琴大鼓”。北京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关学增赴朝回国，到西南各省宣传，回京后将“琴书”前边冠以北京二字得到同行，观众的认可，始定名为“北京琴书”。其演出形式，由一人站唱，左手持“犁铧片”，右手击鼓，以扬琴、四胡伴奏。北京琴书的唱腔，早期与“铁片大鼓”相似，唱

腔简朴，1930以后，先后经艺人翟青山、吴长宝、关学曾等不断加工，使唱腔逐渐丰富，由四句一番，衍变出快、慢两种速度，节奏上由一板三眼衍化出一板一眼和垛板。

“北京琴书”因唱腔中夹用说白，伴奏为了摆脱说白的限制，使与唱腔分开，保持自己

的独立性，单走一个旋律。使“说象是唱”，“唱又象是说”的唱腔，既能灵活处理，又能在伴奏音乐的节拍中进行。唱词以十字句为主，其传统曲目有《兰桥会》、《拣棉花》等，新曲目有《一锅粥》、《考种婆》、《洗油菜》、《慈母心》、《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等。

单 琴 大 鼓

“北京琴书”来源于“单琴大鼓”，要研究“北京琴书”的音乐形态，首先要了解“单琴大鼓”的音乐发展状况。“单琴大鼓”是北京通县马驹桥艺人翟青山与琴师吴长宝合作而创造的。他们把三弦改为洋琴，在“铁片大鼓”的基础上，编了新曲调，但仍然保持了“铁片大鼓”的形式和结构。更名叫“单琴大鼓”。

关于“单琴大鼓”的来源，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北京南边的马驹桥、采育、大兴（安次）一带，流传着一种“犁铧调”，到了清代发展为“五音大鼓”（清代中后期），其乐器有三弦、洋琴、琵琶、四胡、鼓板等，曲目有《大烟恨》、《小姐俩捡棉花》等。后来由于闹灾荒，农民进城要饭，为生活，便以此调卖艺为生，这样使城里的“五音大鼓”多了起来。

农民到京都卖艺，要拜师付，当时有个

叫田玉福的唱得最好，收了一批徒弟，全是“德”字的，如常德山、魏德祥、翟德林（翟青山）等。翟青山在电台唱《龙凤配》，很受欢迎。有一次播音，三弦、四胡都没来，只来了一个洋琴，在播音时只好用一个洋琴伴奏，便改名叫“单琴大鼓”或叫“扬琴大鼓”，这个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翟青山除上电台外，还在书茶社演唱，用一个洋琴，音响太小，便又加上了四胡，名叫“琴书”，或叫“单琴大鼓”。关学曾的老师哥叫陈仕通，住北京天合巷，今已八十多岁，是当年唱“单琴大鼓”的著名艺人，他除唱“单琴大鼓”外，小曲会的也不少，关学曾原是唱“单琴大鼓”的，解放后，在说新唱新的过程中，衍变成“北京琴书”。

据调查在通县马驹桥、大兴刘民营一带仍有一种演唱形式，是“北京琴书”的前身，为“北京琴书”的历史渊源提供了线索。

奉 调

——奉调大鼓

“奉调”是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北京产生的一种新的曲种形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魏喜奎来到北京，她唱的以唐山语音为

基础，唐山似乎不听铁片大鼓，自称“唐山大鼓”，那时“乐亭大鼓”艺人王佩臣、郭筱霞等，在北京已享盛名，为了使“唐山大鼓”

能受到北京听众的欢迎，便在吐字行腔上向“乐亭大鼓”学习，学习的结果失掉了自身的特色；为了在改革中不丢掉自己曲种的演唱风格，便借鉴了“辽宁大鼓”艺人朱玺珍“赶拍节”的尺寸，学习了“奉天大鼓”艺人马宝山起伏变化的行腔，及乐亭大鼓名家王佩臣生动活泼的唱法，将这些姊妹艺术的优长，冶于一炉，使“唐山大鼓”有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便更名为“奉调”。

一九六二年，文化部、文联举办曹雪芹诞生二百周年“红楼戏曲演唱会”，魏喜奎将唱词《宝玉娶亲》给了红学专家王昆仑，并请他加工修改，词修改好以后，请著名弦师韩德福在唱腔上为之加工；韩德福借鉴了京韵大鼓的框架模式，让慢板(4/4)拍逐渐

加快，并发展了一个四分之二节拍的垛板，为了把故事推向高潮，创造出新的板式。在“奉调”基本句式的基础上，吸收了京韵大鼓中“唱似说、说似唱”的技法，使唱腔兼有叙事与抒情的两种功能。加强了甩腔，丰富了伴奏、在乐器上除三弦之外，加上了四胡、高胡，这样通过一个曲目在唱词、唱腔伴奏、演唱、表演等几方面的艺术加工，使“奉调”在京津的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可与京津一带的曲种形式，如“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等相比美。

“奉调”的艺术特色是：唱腔圆润，有收有放、变化自如，表达上酣畅淋漓，其代表曲目有《李大成救火》、《渔女和战士》、《宝玉娶亲》、《鞭打芦花》等。

北京时调小曲

北京在历史上是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首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人的小令，明代的民歌，清初的小曲从全国各地传入北京，有从中原传来的〔寄生草〕、〔罗江怨〕等，也有从北面传来的〔蒲州歌〕、〔敬落山坡羊〕等，京师歌伎，充以弦索演唱。清乾隆上十年由集贤堂所刻印的《霓裳续谱》的序文中说：“京华为四方辐辏之区，凡玩意适观者，皆于是乎聚，曲部其一也。妙选优童，为之教授，一曲之声情态度，口传手画，必极研尽而后复出而夸客……亦所以点染风光，为太平之景色也”。这个记载说明了北京地区小曲的流传情况，不仅民间传唱，而且有教唱的组织，从收集小曲五百三十首的数量来看，也说明了北京是小曲的荟萃之地。

嘉庆十八年(1813年)所刻的《都门竹

枝词》中有：“太平景象地天交，落拓狂生任笑嘲；到处歌声声不绝，满街齐唱绣荷包。”清人张林西的《琐事间录续编》中记有：“〔绣荷包〕一曲，盛于嘉庆初年，无论城市乡村，无不遍相喊唱。……遍及各省，尤盛于京师……”这个记载说明了全国各地的小曲，传入北京，颇受北京人喜爱，〔绣荷包〕传至北京，被传唱之后，受北京地区民间音乐，风土习俗及语言的影响，逐渐北京化，被单弦子曲吸收后更名(湖广调)，这也说明此曲是由南方传至北京。单牌子曲中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明、清小曲。清代中叶《京尘杂录》中记有：“内城无戏园，但设茶社，名曰杂耍饭，唱清音小曲、打八角鼓，十不闲以为欢乐”。北京小曲已进杂耍馆子了。

除了各地流传到北京的小曲之外，北京

地区也有《探清水河》、《水牛儿》等地方小曲。

清末民初(约一九一一年前后)北京尚有《马头调》、《淮调》、《荡调》及各种五更调在演唱,目前能有人会唱的时调小曲有:《探清水河》、《绣荷包》、《绣麒麟》、《怯跳槽》、《闹五更》、《落合调》、《小放牛》、《银纽丝》、《鸳鸯调》、《学热客》、《明月五更》、《山西五更》、《怯五更》、《进绣兰》、及套曲《十二重楼》边歌边舞的《荡调》等,演员有蔡子明、姜兰田、王秀卿、尹福来、曹宝禄、联幼茹等。在北京街巷中,有一些老人,也能唱一些曾流传在北京的时调小曲。

六十年代,北京曲艺团名弦师韩德福,曾用流传在北京的小曲《青楼悲秋》,谱写了《张婆打鸡》一曲目,起名“北京时调”,在此基础上又写了一些曲目,如《还礼》、《借驴》、《百花山下》、《耍彩礼》等,很受观众喜爱。

北京时调小曲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北京化。(主要表现在语言上,及演唱的润腔方法是以北京语言四声的音韵润腔)。二是配以弦索。各地民歌传至北京,均有器乐特色,其三弦定弦是515与653,既与民歌有区别,与大鼓、单弦也有差异。曲调与伴奏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曲目,在旋律上有所发展和润色。

马 头 调

“马头调”产生于清乾隆(1736——1796)年间,兴盛于嘉庆、道光(1796——1851)年间。《霓裳续谱》(清乾隆六十年,集贤堂刻本)中收了三首,多描写景物,《白雪遗音》(清、道光八年刻本)中收了四百三十八首,有描写景物的,也有写故事的,如《双锁山》等。《时兴杂牌新曲》(清道光年间北京刻本)收了十曲“马头调”,全是布有牌子的套曲。《雅曲二集》(清道光北京刻本)收了四曲。《多情小曲》(清道光北京刻本)收了十七曲,《曲里梅花》(清道光三十年刻本)收了三十五首。共计有五百零四首曲目,其中有“马头调”、“马头调带把”“马调带靶湖广调五更儿”等不同样式,在

《曲里梅花》一卷中所收的“马头调”多讲述三国、水浒、红楼梦、孙膑、孟姜女等故事。

杨懋建在《萝华琐记》中说:“京城及重马头调,游侠子弟必习之,矻矻然、断断然、凡与南北曲同其传授。其调以三弦为主,琵琶佐之。”又说:“南中歌伎,唱马头调小曲……皆与京城马头调不同也。”“马头调”分南板马头调与“北板马头调”两种,“南板马头调”的曲目有《藏舟》、《游湖》等,刘宝全传给白凤岩改革后由新凤云、赵玉明演唱。“北板马头调”的曲目有《大观园》、《大春景》等,蔡子明演唱的《汾河湾》就是“北板马头调”。

子弟书

“子弟书”始于清乾隆年间，衰于光绪年间，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八旗子弟所作，产生于北京，形成于北京、沈阳等地。有东城调和西城调两个流派，东城调的代表作家是韩小窗，西城调的代表作家是罗松窗，特别是韩小窗的作品较有影响，由于他屡试不中，看破了红尘，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统治者的对立面，在他的作品中批判了宗法礼教，伦理道德，男盗女娼，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罪恶本质，在北京长期被百本张、“聚卷堂”“别野堂”等刻钞，影响颇深，在北京产生及传入的曲种竞相移植，乃至原封不动的演唱“子弟书”的唱词。

“子弟书”为清八旗子弟，官宦士大夫擅长，也叫“清音子弟书”。它是叙事和抒情和谐统一的诗，是以充满诗意的抒情打动听众的演唱形式。在叙述故事时，对于故事情节一笔带过，对于那些足以使人物敞开心扉，也是唱词艺术大可用武的地方，则浓墨重彩，大抒特抒。“子弟书”的词句，语言

生动明快而又含蓄；它吸收了自《诗经》以来有关诗、词、歌、赋、散曲、戏曲等韵文体语言的精华，又吸收了市民语言中丰富的语汇，节奏鲜明、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悦耳动听，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民间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它流传下的四百多个段子，有许多今天仍在午台上演唱或在民间口头流传。

清音在北京盛行的时曲，如〈马头调〉〈边关调〉等，对子弟书的产生有很深的影响，八旗子弟戍边，都喜欢在年中演唱用以自娱，由于军中寂寞，常将悲凉之情以歌传之。被称为八旗子弟乐，后有人摘取小说、戏曲故事内容，如《三国》、《水浒》、《琵琶记》、《雷峰塔》等，继“变文”、“鼓子词”、“宝卷”的文体，吸收北京时兴曲调，熔冶而成的“子弟书”，对北京曲艺中“单段”及北方大鼓的形成，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五十年代由姜兰田录制的《古人名》、《连环计》等曲目，被称为“东城调”，这也许就是“子弟书”东城调的遗响。

什不闲

清康熙年间即流行于北京等地。在《都市丛谈》中记有：“什不闲者，系用木架上嵌锣鼓，一人居中连打带拉，合成种种声音。其架上之钟，应以绳系之于地，以脚踏之鼓响，言其手脚不十闲也。俟锣鼓敲毕，即从竹板拍之唱，名为太平歌词，并非集多人始能开演，如《四喜》、《八掌》、《渔樵耕读》

等曲，皆为何不闲之正宗。此等曲调，与莲花落并非一事，后因过于简单，始与莲花落合而一，如《十里亭饯别》、《王小赶脚》、《赴善会》、《老妈上京》演来皆可听。内分清、浑两门，（即子弟与生意之别）如《四姐检棉花》、《小寡妇上坟》、《四大喜》等，子弟向不演唱。子弟中最出名者为抓髻赵……

其人嗓音清脆,扮相婀娜,拿手玩艺为《摔统架》,最为世人欢迎。由入民国以来,已入淘汰之例,只有女落子一门,反倒大兴其时”。这段记载说明了“十不闲”与“莲花落”的关系。“十不闲”在北京曾有兴盛时期,如《都门竹枝词·街市》中说:“某日某园演某班,红黄条子贴遍园,太平锣鼓滩黄调更有三堂什不闲。”在《草珠一串·市井》里也记有:“玩笑人能破酒颜,无分籍贯与京蛮,而今杂耍风斯下,到处具添十不闲”。

“十不闲”的来源在《百戏竹枝词·十不闲》里记有:“凤阳人歌也。设一桁,若

移架然,上镜、鼓、钲、锣各一,歌毕互击之以为节,各打十不闲。”

根据上边的记载,可知所谓“十不闲”是因一人专司单皮、堂鼓、镜鼓、冬字锣、疙瘩锣等,演唱者各持竹板、小锣、小镲等乐器,唱的演奏的均闲不住,故而得名“十不闲”,其代表曲目有《四喜》、《八掌》、《渔樵耕读》等。现京城与郊区的民间花会中仍有此种演出形式,如密云、怀柔、平谷顺义等县,都有“十不闲”的花会形式,西城区的“天平老会”也是在城区内的花会演出形式。

莲 花 落

“莲花落”一作“莲花乐”,据说源出唐、五代的“散花”乐。最早为僧侣募化时所唱的警世歌曲。宋代始流行于民间,丐者行乞时唱之,多以因果报应为内容。霍颢的《通俗编》中引宋释普济的《五灯会元》中说:“俞道婆常随众参琅邪,一日闻丐者唱莲花乐,大悟。”并说“莲花乐为丐者所唱曲名,其来已久。”到了明代,明宣德时周宪王朱有敦,明代中叶的薛近兗所写的杂剧中,其角色均有:“愿唱莲花落,沿街做乞儿”等词句,清代郑板桥写的《道情》第六支中有“尽风流,小乞儿,数莲花,唱竹枝,千门打鼓沿街市。”可知在清代乾隆以前,莲花落为乞者歌曲。

“莲花落”这种演唱形式,在明代被杂剧吸收,如《绣襦记》传奇中,其角色郑元和同众乞丐登场,合唱“莲花落”一曲,其词为“一年才过,不觉又是一春,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也。”明末有称为文词说唱的叙事性莲花落,清乾隆以后,全国各地出现

了莲花落的专业艺人,如河北省的“武洛安子”,湖南省的“闹莲花”,云南的“姚安莲花落”、东北的“奉天落子”以及“绍兴莲花落”、“闽东莲花落”、“广西零零落”、“唐山落子”等。北京的莲花落,于嘉庆以后,渐与“十不闲”合流,叫“彩扮莲花落”,在原来单出清唱或二人对唱的基础上,分角色彩扮午唱。(或加表演动作)其伴奏乐器除仍以节子板为主之外,还加进了锣鼓伴奏,载歌载舞彩扮演唱,叫“十不闲莲花落”,其乐器有:乍板一付、节子一付、小锣一面、汤锣一面、镲锅一付、大铙一付、单皮一面、堂鼓一架、疙瘩锣一面,凡有动作皆配以锣鼓,故称“打莲花落”。

“莲花落”因演唱者的身份及演唱形式不同,有清门、混门之分,凡子弟票友的班子称为“清门”,在北京,子弟中的名家叫抓髻赵(本名赵新恒),技艺颇高,一出《王二姐思夫》可以唱两个小时,换三个人打竹板。不仅群众喜爱,还被召进清宫演唱。职

业人称“混门”，也出了不少著名艺人。有奎星恒、于瑞凤、赵翠柳、贾玉山、贾玉珍等。其唱腔板式有平板、慢三眼、快三眼、垛板、散板等。传统的清唱曲目有《秋景天凉》、《摔镜架》、《百虫名》、《灵官庙》、《白猿上寿》、《目莲救母》、《黛玉悲秋》、《孟姜女哭城》、《白娘子自叹》等；其彩唱的有《雪梅织

机》、《孙继皋卖水》、《小化缘》、《四大喜》《老太太赴善会》、《王小赶脚》、《度林英》《夜宿花亭》、《小上坟》、《抱妆盒》、《老妈上京》等。

今日北京，艺人老衰，继起乏人，日渐凋谢。

太平歌词

“太平歌词”据说是在“发四喜”的喜歌儿腔调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演唱者手持“玉子板”两方，边歌边敲，并辅以表演动作。在《都市丛谈》中记有：“什不闲者，系用木架上嵌锣鼓，一人居中连带拉，合成种种声音。其架之钟，应以绳系之于地，以脚踏之敲响，言其手脚不十闲儿，俟锣鼓敲毕，即以竹板拍之唱，名为“太平歌词”。有人把“十不闲”称为“太平歌词”也许由此而来。“四喜”、“八掌”、“渔樵耕读”是“十不闲”之正宗，说“太平歌词”是由“四喜”演化

而来，也许有些道理。

“太平歌词”的著名演员有王兆麟、吉评三等人。后被相声吸收，成为相声中说、学、逗、唱的唱功；相声演员均善“太平歌词”，相声名演员在天桥划锅表演时，唱着“太平歌词”，用沙撒字招徕观众；双簧演员孙宝才也擅唱“太平歌词”，高凤山、罗荣寿等老一辈的快板、相声演员，都善唱“太平歌词”，其代表曲目有《单刀会》、《白猿偷桃》、《劝人方》、《韩信算卦》、《秦琼观阵》等。

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是源于清代中叶，流传于冀中一带的弦子书和木板大鼓。西河大鼓的创始人是马三峰，原名马大河，河北省高阳县人。在清道光、咸丰年间，他吸收了戏曲，民歌的音调，改革了“木板大鼓”，“弦子书”的唱腔，并将木板改成铁片，小三弦换成大三弦，增加了“大头板”、“一马三涧儿”、“紧五句”、“双高”等腔调，奠定了西河大鼓音乐基础，当时有“南有何喜凤，北有马三峰”之

誉。这种形式，二十年代传入天津，因天津人称大清河、子牙河为西河，或下西河，所以才定名叫“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在长期的发展中，名家辈出，清道光、咸丰年间，有朱化麟，河北文安人，自幼从马三峰学艺，嗓音宽美，吐字清脆，擅说短中篇，白唱间用，被称为北口朱（化麟）派。同时期有王振元，河北省雄县人，从艺马三峰，嗓音大小兼备，长于工架，

善说武书，被誉为王(振元)派。后有赵玉峰(1905——1973)河北省河间府人，十一岁随堂兄赵双印学艺，十八岁以后两次进京，改西河乡音土调为京韵京调，其特点是唱做和谐，苍劲朴实，善说袍带书、短打书，世称赵(玉峰)派。还有南口李(德全)派，也颇受欢迎。四十年代由马增芬及其父马连登专工短段。马增芬，1921年生，北京人，五岁从父学艺，七岁参加演出，十岁正式登台。1953年参加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嗓音华

美、脆甜，其代表曲目有《玲珑塔》、《走马观碑》、《游西湖》、《绣鞋帮》、《邱少云》等，被誉为京西河马(增芬)派。

西河大鼓的音乐分头板(包括：起板、紧五句、慢四句、一马三调、快头板等)二板(包括：起板、流水板、双高、海底捞月、反腔、蚰蜒上山、梆子穗、十三咳等)三板(包括：散板、紧流水、窜板、尾腔等)西河大鼓的基本曲调大致体现在流水板中。

河 南 坠 子

关于“河南坠子”的渊源，其说不一，有的说是由河南、皖北的曲艺“三弦书”、“道情书”、“莺歌柳书”等结合而成。一说是源于河南省颍河流域，是小鼓弦子弹唱(颖歌柳)与“渔鼓道情”合流而成。小三弦改为坠胡，弹拨乐器改为弓弦乐器是河南坠子发展的关键之一。

河南坠子因地域不同，一说是“道情书”艺人改唱坠子形成东路调。一说是由“三弦书”艺人改唱后发展为西路调。也有人把河南坠子分为“南派”与“北派”，“南派”是“河南坠子”的“东路调”与“西路调”的合称，其代表人物有张三妮、尹凤宝、孙娇玉等人。“北派”是“河南坠子”艺人进入京、津一带演唱，一九二六年以后著名演员乔清秀、董桂芝、程玉兰等。其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自拉自唱，后来有一拉一唱和对口形

式：一拉一唱是演员一人自打檀木简板，另一人以坠胡伴奏踩脚梆击节。对口唱是其中一人打单钹或书鼓，另一人打檀木简板，伴奏是坠胡与脚梆击节(有时也不用书鼓与单钹，这与演唱内容和演唱风格有关)。唱词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音乐唱腔有过板、引子、平腔、寒韵、牌子、五字嵌、十字韵、快扎板等。

“河南坠子”传入北京以后，受北京地域的影响，已经京化，人称“京坠子”，其特点是：风格、味道仍然是“河南坠子”，唱词结构、音乐框架与“河南坠子”相同，其区别是：字音、腔调有所变化，其唱词受京韵大鼓、单弦等形式的影响，加强了故事情节与叙事性，过门简洁，节奏加快，在整体结构上更加注意抑扬顿挫，注意了人物的刻画，加强了表演，使节目更加细致、严谨。

铁 片 大 鼓

“铁片大鼓”也叫“乐亭大鼓”或叫

“乐亭调”，这些名称其实是一种形式，关

于它的渊源，众说不一。有人说过去在北京东南角有一个落（读“涝”）伐县（在今武清、安次交界地方），那儿兴起一种调子，传入北京后，叫“乐亭调”。

“乐亭大鼓”：这个“乐”字读“lè”，有人说在京东一带农村，农民从事农活打中歇时，人们捡起地头的瓦块敲犁唱曲，“乐乐”，“停停”，“乐合”，“乐合”，一“乐”便“停”，有人把此调带到北京演唱，就叫“乐亭大鼓”（“亭”即“停”）。

“铁片大鼓”：因使用二片钢制的“梨花筒”为乐调击节而得名。（“梨花”是“犁铧”二字的转音，产生较为久远，最初仅一人手击犁铧片而歌，后辅以三弦、矮鼓，用山东乡音演唱，初为大书，后习单段），“铁片大鼓”由此而得名。（北京用“铁片”击节）。

这三个名称，在北京传播已久，无论提那个名子，大家都明白是什么形式，也就是说一种形式同时有三种叫法。为了与河北唐山地区的“乐亭大鼓”相区别，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部，经讨论后，决定用“铁片大鼓”这一名称。（也有人建议用“乐亭调”，这也是北京习惯地叫法。）

关于“铁片大鼓”的来源，还有一种说

法，相传有一个叫刘文亮的老艺人，采撷了河北民歌“妓女告状”，以此调敷衍故事，此民歌的第一句词是“初一十五庙门开”，共由四句组成，是“启”、“承”、“转”、“合”的方整结构，甩腔用“哎”收尾。“铁片大鼓”名演员王瑞喜有《妓女悲秋》的唱段，并出过唱片，这是“铁片大鼓”最早的音响资料。

“铁片大鼓”在京的从业艺人很多，如清代末年的杨才德、候武德、相继有尹士兴、彭士增、李瑞云、张士成等人，接着有王佩臣、郭小霞、彭子富等人，其中佼佼者，要数王佩臣。王佩臣（约1900——1963）本姓车，北京人，自幼从父学习，擅演由民间故事编写的曲目，嗓音脆亮圆润，富于生活气息，泥土风味较浓，被称作“醋溜大鼓”。

郭小霞的“铁片大鼓”，在唱腔上有独到之处，头一句落三弦下把rē音，第二句中把的sō音，第三句落Fa音，第四句落nē音，唱腔柔媚细腻，亲切动人。

北京的“铁片大鼓”艺人，（包括郊区县）最多时约百余人，目前北京的曲艺团无专业演员，在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中，它是受群众喜爱的曲种。

京 东 大 鼓

“京东大鼓”产生于京东八县的通县、三河、宝坻、香河、蓟县、霍城、武清、宁河一带。老艺人刘文斌从宝坻县到天津拉人力车，收入不够糊口，便弃工从艺，四十年代在电台演唱，起名叫“京东大鼓”，其曲目有《郭子仪庆寿》、《庄子扇坟》等。

“京东大鼓”虽到天津定了名称，也深

受北京人的喜爱，在市区职工中，在郊区农民中，有习唱用以自娱的。密云县交通队宣讲团、密云县文化馆评剧队，兼演曲艺节目，有专人演唱京东大鼓。

“京东大鼓”的音乐结构，有不同看法。有人说是板腔体，有人说是曲牌体，有人给各种曲调起了名字，如“四开板”（也叫四

平调)、〈双高调〉〈金钩调〉〈回应调〉〈卡三咳〉〈流水〉等等,很多曲调都是主与下属的调式所组成,腔调有新鲜感,音乐的推动力很强。

“京东大鼓”因受京东语言的影响,其腔调很有特色,活泼、跳跃、幽默、风趣、善于表现喜剧风格的内容,也正因此;

“京东大鼓”在群众文化活动中,颇有影响。

在京郊区平谷县有“平谷调”,有一张“平谷调”的唱片,是刘俊海演唱的《红月娥做梦》。其唱调颇似“京东大鼓”,“平谷调”与“京东大鼓”也许是一种形式的不同名称,它说明了“京东大鼓”是北京地区的地方曲种。

山 东 琴 书

山东琴书,据解放后建国初新修《曹县方志》载“曹县为山东琴书主要发源地,相传已有二百多年”这说明“山东琴书”发源于鲁西南的菏泽(古曹州)地区,产生于清乾隆初年,原为农民自娱的庄稼耍(又叫玩局,共有小曲二百支,常用的曲牌有上合调、凤阳歌、叠断桥、汉口垛、垛子板、梅花落等,演唱曲文多联缀使用,也叫“小曲子”。清代末年撖地演出以中篇书自为主。曲牌联缀,拖腔过长,故事松散,扣不住人,在音乐上便以〔凤阳歌〕

〔垛子板〕为主要曲调,穿插少量小曲的结构形式,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可唱小段也可唱大书。农民进城说书,自称“山东洋琴”、“文明琴书”,到一九三四年邓九如在天津电台播唱,才定名为“山东琴书”。

“山东琴书”因流行地区不同,分南、北、东三路。南路的代表是茹兴礼,流行于鲁西南,其特点是重声腔、咬字、腔调深沉,

耐人寻味。北派的代表是邓九如,以济南为中心,流行于鲁西北,善用方言俚语,纯朴幽默,韵味醇厚。东路代表是商业兴,李金山,流行于胶东一带。腔调优美动听,善于用声腔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

北京的“山东琴书”是解放以后传入的,一九五三年,青岛曲艺团的著名山东琴书演员李金山,高金凤夫妇调至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李金山是“山东琴书”东路的代表人物之一,山东益都人,他的代表曲目有《鸿鸾喜》、《老少换》、《吕蒙正赶斋》、《淌河》等,他的演唱特点抒情、优美、音乐性强、并会吹笛、拉四胡、弹三弦、拉坠胡、打洋琴等多种乐器,他的徒弟有刘淑敏、王月华、齐桂琴等,为了发挥女声唱腔的特点,定D调,由坐唱改为表演唱,道白是山东腔的北京话,其唱腔是山东味北京韵。其代表曲目有,《装灶王》、《老少换》、《扒墙头》、《梁祝下山》、《寻爱》等。

二 人 转

“二人转”也叫“蹦蹦”、“双玩艺儿”,

流行于东北三省,源于“莲花落,”表演上

讲究“唱、说、做、舞”，以唱为主。在长期流传中，形成以吉林为中心的东路，以黑山县为中心的西路、以营口大石桥为中心的南路、以黑龙江北大荒为中心的北路。解放后，东、西、南、北四路，互相取长补短，在互相融合中有所发展。自从一九二〇年出现了女演员之后，其演唱形式为一男一女，手拿扇子、手绢，又唱又说又做又舞。曲本以代言为主，叙事为辅，唱词格律基本是七字句和十字句。常用曲调有“胡胡腔”、“大救架”等，伴奏乐器主要有板胡、唢呐、竹板、节子等。传统曲目有《兰桥会》、《包公赔情》等。

一九五二年，中央广播文工团由白凤鸣、王决筹建中央广播电台说唱团，其建团方针是把全国各地代表性的曲种都包容进来。东北二人转的著名演员蔡兴林被邀请到中央广播电台说唱团。蔡兴林来到北京，为了适应广播的需要，将“二人转”的四功之一“舞”工去掉，以小段子表演唱为主，小乐队在台上伴奏，起名叫“二人转表演唱”；其曲目有《王二姐思夫》、《放风筝》、《大庆子》、《绣香包》、《一筐红苹果》、《相姑女婿》、《姑娘看秧歌》等，由蔡兴林的徒弟周菁等演唱。

曲艺演员、弦师简介

刘书方

金 德 贵

金德贵，生于同治年间，原为八旗子弟，人称金四爷，爱唱“红潮洞”（也叫“混口大鼓”或“怯大鼓”）他是自蔡龙山、王龙彪（白云鹏的师爷）之后，爱好“怯大鼓”的北京人，后来家庭破产，便下海卖唱。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由于它长于音律，便将没板没眼的“木板大鼓”发展成一种一板一眼的板式，俗称“双板”，唱腔音乐的语言基础也逐渐北京化。他的演唱有北京味，自称“京气大鼓”，他所创作的“双板”很快被传开，“京气大鼓”这名称没能流传，人们仍然把他唱的大鼓叫“怯大鼓”，

虽然如此，“木板大鼓”已开始北京化。在音乐上也有了发展变化，在这之前演唱时没板没眼，唱活词，有说有唱，以长篇为主，但已有了单段。金德贵创作的“双板”，在“京韵大鼓”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腔调有浓郁的北京味。

目前在“京韵大鼓”的曲目中，仍有只有“双板”结构的曲目，如“包公夸桑”、“层层见喜”等，这种“双板”是否是金德贵创的，无音响可查，但它可证明，“怯大鼓”的音乐结构只有“双板”没有“单板”，这一点是可信的。

胡 金 堂

胡金堂，又名胡十，外号一条线，北京人，原住北京石头胡同。约在同治，光绪年间，他为了适应城市听众的需要，增加唱段的文彩，便吸收了一些子弟书的曲本，如《长坂坡》、《怀德别女》、《樊金定骂城》、《宝玉哭黛玉》等，并在唱腔和吐字上狠下功夫，成了兴盛一时的大鼓名演员。他的嗓子又高又亮，善唱文段子，除了吸收一些子弟书曲本之外，《大西厢》、《兰桥

会》、《王二姐思夫》、《拴娃娃》等也是他拿手的。据说七段玩艺儿红了一辈子，在北京经常在永定门外的窑台野茶馆或四合号演出，甚受听众欢迎。光绪廿六年到天津北门西宝和轩等地演出，直到亡故。胡金堂在梨园界也颇有名气，早年市面出售的年画，有一张大溪皇庄中串演大鼓的画，画中一人，旁边注明“胡十”二字。可见胡十在当时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演员。

霍 明 亮

霍明亮（1846——1904）是名弦师霍连

仲的父亲，北京人。他原是做生意的，喜欢

唱大鼓，下海卖艺以后，拜师刘德顺，学唱大鼓，为了适应城市需要，吸受了一些子弟书曲本，他底气足，嗓子又冲又亮，善唱武段子，其拿手曲目有《单刀会》、《华容道》、

《草船借箭》、《李逵夺鱼》等。唱腔采用京音，他虽会说评书，下海作艺，不演大书，专唱单段，是单段代替长篇大书的首创者。

刘 宝 全

刘宝全（1869—1942），京韵大鼓著名演员，原名毅民，河北深县人，生于北京。九岁时在天津学唱大鼓，并习学三弦伴奏，后又教行学京戏。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在台上出了点错，回天津拜“一条线”胡十为师，学唱大鼓，十几岁嗓子倒仓，二十岁左右嗓子恢复以后，便拜师访友，一八九〇年以后，由天津回北京，便开始了大鼓的改革。

在刘宝全之前，宋五、胡十、霍明亮对“木板大鼓”都做了改革的尝试。宋五的拿手段子是“马鞍山”；胡十善唱抒情段子如《大西厢》、《兰桥会》等；霍明亮武段子如《战长沙》、《单刀会》等是他拿手的。他们虽然对“木板大鼓”进行改革，但没有脱开“双板”结构，一板三眼的“单板”是由刘宝全从事大鼓演唱之后，将京剧中的板式与“木板大鼓”相结合，在“木板大鼓”的“双板”基础上发展成“单板”。他继承了“木板大鼓”的传统，以及宋五、胡十、霍明亮的改革成果，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京剧艺术的精华，完成了“木板大鼓”的改革。

首先，他把京剧中慢板的一板三眼的板式吸收到“怯大鼓”中来，使原来仅仅能叙述的大鼓音乐，也有了抒情的功能，它不仅能表现民间故事，并将“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出口、极其真善美之致”的“子弟书”唱本，在音乐上唱腔

上加工提高，“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使大鼓音乐日臻完整。

光绪廿六年（1901年）刘宝全被约到天津演出，受到观众欢迎。回北京后，被邀到谭鑫培家里演唱，唱完后，刘宝全请谭鑫培指点，谭鑫培说：“你是唱书，不是说书，还有口音带点怯，北京的有些座儿恐怕听不惯。作艺的讲究随乡入乡，你是聪明人，自己回去琢磨吧！”谭鑫培的指点，使刘宝全很受启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大鼓的改革不能失掉“说唱音乐”的特色，失掉了就不是曲艺音乐而是其他什么音乐了。二，要解决说唱音乐的特色，必须与语言结合，谭鑫培讲的“随乡入乡”“口音带点怯”“北京的有些座儿听不惯”等话明确地点明了要以“北京语言”为大鼓腔调的基础。刘宝全接受了谭鑫培的意见，一要解决曲艺音乐的特色问题，二要解决以哪种方言为腔调基础。他是河北人，又在天津住过，他没有采用河北与天津方言，而采用了北京方言。刘宝全生在北京，也算半个北京人了，所谓“随乡入乡”，刘宝全选择了北京方言，也说明他已下了决心，经过长期的努力，定让北京的“座儿”听得惯。于是他把怯味改成京音，唱腔与伴奏反复推敲，让它细致大方，并琢磨着喜悦带唱的气口，要着板唱，说说唱唱，唱里夹说，脸上的神气、表情，身上的动作，一招一式，手里的鼓和板、与伴奏的心气

碰在一块儿，有头有尾地唱出一段故事来。

由于刘宝全的改革，大鼓音乐的表现力加强了，过去听大鼓的人只是听故事，由于刘宝全对每一段里的每一个字、一个腔、一个音全都细细琢磨过，张嘴大小和每个音应该从那儿发出来，劲怎么使，都有准确的位置和方法，翻高腔不费劲，走低腔清晰、自然，真是神完气足，如天马行空、鱼潜海底，抑扬亢坠，变化无穷，余音缭绕、三日不绝。

刘宝全主张：“词为根、腔为本、表演为枝叶”，他进杂耍园子演唱，很重视表演的辅助作用。原来的大鼓（其他形式也如

此），是在书馆或堂会上唱，只唱不演，坐着闭着眼睛唱，没动作，那时曲艺演员叫“唱曲儿的”“唱大鼓的”，听众也是“听曲儿的”，

“听大鼓的”。刘宝全改变了这种演唱形式，把坐唱改为立唱，并把京剧中表演艺术的精华，吸收到“写意”式的大鼓演唱中去，以为说唱之辅。使大鼓成为名符其实的演唱艺术。

经过刘宝全对“怯大鼓”的改革，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出现在北京舞台上，刘宝全实现了让北京的“座儿”听得惯，并拍手叫好的愿望。“怯大鼓”变为“京韵大鼓”的功劳属于刘宝全是当之无愧的。

白云鹏

白云鹏（1874——1952）河北省霸县人，青年时在北京拜史振林为师学唱小口大鼓（经过改革的木板大鼓）。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乐户为避免洋兵的扰乱，纷纷邀请演员与乐师来排练演唱，白云鹏曾被约在万佛寺金乐班演唱。一九〇八年慈禧、光绪死后，全国服孝，不准动响器，白云鹏吸收了刘宝全“双板”改“单板”的艺术经验，在京悉心研究唱腔。他移植了《子弟书·露泪缘》中的《神伤》、《焚稿》，把两段合为一段，用《神伤》的江阳辙串起来，精练了唱词，用心谱曲之后，成了白云鹏拿手的段子，起名叫《黛玉焚稿》。另外象《探晴雯》和《哭黛玉》，也是将两段词并为一段，在词句上做了加工、取舍，也成了他的保留曲目。白云鹏利用了“服丧”的时间，对自己所研制的段子反复琢磨，选择了既适合自己演唱的题材，又能被听众喜爱的内容，从唱词、唱腔上下功夫，终于形

成了吐字清晰、韵味醇厚、行腔委婉、低回缠绵、长于表达曲目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艺术特色。被誉为白（云鹏）派。

白云鹏的演唱风格的形成，是他付出艰苦的艺术劳动的成果，为了保住他的“成果”（艺术特色），他没有停止自己创作的脚步，而是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他的风格。他一方面继续扩大自己的演唱曲目，如：《孟姜女》、《晴雯撕扇》、《草诏敲牙》、《宝玉娶亲》等，一方面教徒弟，使他的流派有人继承，其徒弟有阎秋霞、方红宝等人。阎秋霞继承并将白（云鹏）派传至后代。

除创作完善自己的风格、特色外，白云鹏为了顺应时代潮流，“五四”运动后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他演唱过具有时代特色的《提倡国货》和《哭祖庙》、《骂杨广》等曲目。

白云鹏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调至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曾义演过《花木兰》。一九五二年在北京逝世。

张 小 轩

、 张小轩（1876——1948），北京人，子弟票友出身，曾当过清朝户部缮写员，喜爱小曲，并经常走票演唱时调小曲。因时调小曲被禁演，张小轩便拜朱德庆为师，学习大鼓，并于1895年左右下海作艺，从事专业演出。他演唱时以气息贯通、一气呵成取胜。演唱特点嗓音醇厚、口齿有力，声音洪亮、矫健朴实。

张小轩虽然是京韵大鼓演员，他唱的腔调较原始，吐字发音，京味纯正，拜朱德庆为师学唱木板大鼓，以保留原始腔调为京韵大鼓的一个流派。他曾先后在北京、济南、青岛、烟台等地演出，1924年曾到东北的沈阳、抚顺等地演出。其代表曲目以演唱《三国故事》为主，《华容道》、《草船借箭》等深受听众喜爱。

崔 子 明

崔子明，北京顺义县人，滑稽大鼓演员，艺名老倭瓜，是“滑稽大鼓”创始人。早年演唱北京时调小曲，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中后期，拜旧京子弟票友张云舫为师。张云舫，号允方，善写曲词，“滑稽大鼓”有二十余曲目，如：《蒙正教学》、《蒋干盗书》、《兰桥会》、《相思计》、《花魁》、《劝五迷》、《三怕婆》、《豆蔻香》、《大杂烩》、《妓女过节》、《丑女出阁》。

《刘二姐拴娃娃》、《男拴娃娃》、《醒世金铎》、《海三姐逛市场》、《阔四姐推牌九》等多半出自张云舫之手。他还把《大劝国民》、《新灯下功夫》、《孙总理伦敦蒙难》等新曲词，教给崔子明等人，演出于京津两地。因曲词调笑谐谑，适合时代潮流，从而一举成名。与崔子明同代的还有架冬瓜、大茄子、山药旦，其曲调与表演滑稽可笑，内容诙谐幽默，在当时流行尚普遍，观众皆喜此调。

文 玉 福

文玉福（1831——？）北京人，原为八角鼓演员，后来就专业唱大鼓，是当时外城著名的清口大鼓演员。他演唱时坐唱，不抬眼皮，无动作表情，嗓音甜，腔调美，板眼慢，名气很大。由于谢顶早，故习称文四秃子。他六十岁时，金万昌二十岁，与苏启

元，韩永禄，韩永先等都学习他的腔调。金万昌对庞玉山说：“我学他我差得远，人家是一条整嗓子”。由此可见在当时他受到不少人的推崇，在“梅花大鼓”的传播、推广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金 万 昌

金万昌（1871——1943）北京人。曾拜张德海（张裙子）为师，学习八角鼓。又拜韩五先生——韩万祥（韩永禄之父）学唱大鼓。文玉福的“清口大鼓”唱红之后，又习学文玉福的唱腔。在茶馆、堂会演出，已开始站着唱，只唱不演。他在弦师韩永禄、苏启元及刘宝全的帮助下，排练了新节目，唱腔的旋律较前人更为徐缓、舒展，有“一字九喉”之妙。曾应邀到武汉、上海等地演出。回京后，由于受了“京韵大鼓”的启发，在刘宝全的帮助下，加上了表演动作，使“梅花大鼓”的演唱臻于妙境。

金万昌嗓音宽厚宏亮，吐字发音讲究部位，底字底音深沉有力，善于以声带情，刻画人物，表达曲情意境，被誉为“金派”。

据霍连仲、庞玉山二位老先生说，民国十五年以前没有“梅花大鼓”的说法，都叫“清口大鼓”，是金万昌被邀在“四海升平”

演唱《二度梅》红了以后，才有了“梅花调”的名称，金万昌是“梅花大鼓”的创始人。

金万昌有二十几个曲目，如：《大观园》（《黛玉悲秋》）、《黛玉归天》、《黛玉思亲》、《黛玉葬花》、《宝玉探病》、《探晴雯》、《劝黛玉》、《鸿雁捎书》、《安儿送米》、《目莲僧救母》、《王二姐思夫》、《妓女悲秋》、《指日高升》、《晴雯补裘》、《昭君出塞》、《二度梅》、《层层见喜》、《拆西厢》等。

金万昌认为：南板梅花调，字少腔多，长于抒情，唱起来要善于通过激越和婉转的唱腔，表现曲词的意境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要讲究大过板的跌宕传神。他长于弦乐鼓板，在梅花大鼓的大过板——上中下三番音乐的演奏中，他的鼓打得极好，常为“五音联弹”击鼓掌板，抑扬顿挫，造诣颇深。

王 文 瑞

王文瑞，1875年（光绪元年）生于京郊的农村。16岁那年永定河决口发大水，淹没了王文瑞的家，因生活无着，由邻人介绍拜彭富来为师学八角鼓，六年出师后便搭上什不闲班，从北京经武清、杨村沿途演唱。到了天津，艺人集中谋生不易，便经京东三河一带沿途演唱，过了阴历年后，离班回京。

回家后把钱交给父兄，编蒲包维持了一冬的生活。

开春后，父兄种地，王文瑞进城参加八角鼓演唱，先在宝局，后搭苏玉和班到乐户中演唱。天津、北京杂耍馆子兴起后，便到杂耍馆唱大鼓，弹弦。民国以后《梅花调》兴起，*文玉福唱的最好，便与金万昌、苏启

注：*文玉福也有人叫文玉森。

元等偷学他的唱腔，只是金万昌一个人唱红了，王文瑞便把自己编写的《劝黛玉》、《黛玉思亲》、《宝玉探病》、《晴雯补裘》、《黛玉葬花》《探晴雯》等几个段子，送给德寿山，请他改好后交给金万昌演唱，结果这几

个段子在天津唱红了，王文瑞的名字也不胫而走，便建了坤玉馆专以教徒为生。女徒有林红玉、孙书筠等人，男徒有马长青、广常湖、檀常海、戈常海、曲常庆、尹福来等人。

曹 宝 禄

曹宝禄，汉族，北京人，一九一〇年生，是北京曲艺团著名的单弦演员。少年拜尚福春为师学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一九二八年出师后在北京天桥一带茶馆卖艺为生。有一次白云鹏来到茶馆，观看了曹宝禄的演出，很为赞赏，便建议曹宝禄投师深造。一九三四年拜曲艺名家金晓珊为师学唱单弦、八角鼓、联珠快书等。曹宝禄唱单弦，干净脆快，气质新颖，很受观众欢迎，一九三五年开始在广播电台演唱，名声大震。一上园子走堂会，没有“曹”“高”逊色不少。

曹宝禄一专多能，会的形式很多，如“京韵大鼓”的《古城会》、《取荥阳》、《苏三起解》、《包公夸桑》等。“梅花大鼓”的《安儿送米》、《层层见喜》等。“拆唱”的《胡迪骂阎》、《劈牌》等、“单弦”的《翠屏山》（三本）、《五圣朝天》、《马介甫》等。

“联珠快书”的《蜈蚣岭》、《碰碑》等，其他如“岔曲”、“群唱”等形式都很精通。在演唱上曾受到谭小培的指点。一九三七年与刘宝全同台演出并亲聆教诲。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全国第一届文代会期间，曹宝禄积极组织了一台新曲艺，在灯市口建国东堂为文代会演出了三场。会后，周总理在怀仁堂为文艺界作报告时，表扬了这次演出。

一九四九年组成群艺社，领导全社演员在前门箭楼大众游艺社演唱新曲艺，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与观众的好评。

一九五一年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曹宝禄任曲艺服务大队的副队长。到朝鲜后，他带领部分演员，到朝鲜西线慰问志愿军指战员。

一九五一年六月，又接受了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任务，曹宝禄领导部分队员到中南区湖北省许多县进行宣传。

一九五二年，成立北京市曲艺工作团，曹宝禄任副团长，并配合三反五反运动演出了《活路》等节目。

一九五二年九月，组成第二次赴朝慰问团，曹宝禄任文工团副团长，所演出的新曲艺节目，获市文化局演出一等奖。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市曲艺一团与北京市曲艺二团合并，成立了北京曲艺团，曹宝禄任该团团长。国庆节，曹宝禄被邀参加了国庆观礼。

一九五四年，组成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曹宝禄任副团长。

一九五五年，组成慰问团，慰问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国援建人员，曹宝禄任副团长。

一九五六年成立曲艺杂技联合会，曹宝禄任理事长。

* 注：“高”即高德明，当时的相声演员。

曹宝禄的演唱，由于学艺时认真刻苦，经过长期艺术实践的磨炼，在掌握吐字发音的规律和曲牌韵味方面都有相当深的功力。他的演唱以嗓音宽厚宏亮，表演泼辣生动见长，为广大观众所热爱，被誉为曹派。其代表曲目有《武松》（六段）、《聊斋》（十几段）、《庄子掘坟》《五圣朝天》等。为配合任务说新唱新，演唱了许多新曲目，如配合过江任务的《好夫妻》，表现抗美援朝内容的《四支枪》、《复仇怒火》等。除单弦外，曹宝禄还唱过京韵大鼓《南阴关》、《取襄阳》，梅花大鼓《宝玉探病》、《黛玉悲秋》等。韩德福改革的双唱梅花大鼓，去掉虚词，简化了过门，加快了节奏，并由二人对唱。曹宝禄与刘淑慧对唱的双唱梅花大鼓《湘子上

寿》、《玉玲珑》、《千里送京娘》等曲目受到了同行与观众的称赞。

一九五二年挖掘传统曲目时，曹宝禄挖掘整理的单弦《风流亭》在唱词与唱腔上都进行了艺术加工，唱腔跌宕激越，旋律流畅动听，成了曹宝禄的保留曲目。

曹宝禄是曲剧创始人之一，一九四九年末，在新民报上发现了《新探亲家》的剧本，便组织在拆唱八角鼓这一形式的基础上排练演出。初排演了《四劝》、《大家喜欢》等剧目之后，一九五二年初选择了老舍的剧本《柳树井》，演出后，在老舍及文艺界领导的关系下，将这流曲的新形式，命名为“曲艺剧”，曹宝禄为新剧种的创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谭 凤 元

谭凤元（1895——1966），北京旗籍的蒙古族人，名文祥，号仲麟。父亲谭宝良，是正黄旗的马甲兵，每月领二两银子的钱粮，喜唱单弦八角鼓，最初耗财买腔，不要报酬，人称“谭处”。因生活无法维持便下海卖艺，捏了“拢子”以“福雅堂”的堂号，应承堂会演出。

清代旗人有以单弦八角鼓标志家世的习俗，七岁的谭凤元便从父学习弹唱八角鼓，九岁时，为给祖母祝寿，曾演过牌子戏《庚子纪略》。每日边上学边习艺，天天一大早跟随父亲去什刹海、积水潭喊嗓子，下学回家后做完功课便习弹唱，跟父亲学习辙韵、四声知识。经过长期的学习，十六岁便与哥哥谭伯如一块“走票”。因“亲老家贫”，二十二岁那年，由师哥金晓珊带拉，拜在八角鼓演员程久斋先生门下，称“带拉徒弟”，下

海做艺。程久斋给谭文祥起了艺名叫谭凤元，并拴上了拢子，名为“凤元堂”，应承喜庆堂会。当时邀请堂会的人多半是内行，有个听主名叫冯叔明，很欣赏谭凤元的演唱，并且专为谭凤元辑了《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花木兰》等曲目，经谭凤元精心地创腔演唱，已成为谭凤元的代表曲目。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京韵大鼓”经刘宝全改革之后，与京剧艺术并立于艺术之林。三十三岁的谭凤元不满足于自己的艺术成就，便拜刘宝全为师学唱《京韵大鼓》，仍以走堂会作“家档子”为主，有时也在南城书茶社演唱京韵大鼓《华容道》《战长沙》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因女演员的兴起，又改愿本行唱“单弦”。

解放以后，谭凤元积极地参加了曲艺改

革工作。一九五二年成立北京市曲艺一、二、三团，谭凤元任曲艺一团副团长。一九五三年曲艺一、二团合并，任北京曲艺团单弦演员。一九五五年除参加演出外，开始为本团培养曲剧、曲艺演员。一九五八年六月北京市第一届曲艺会演，谭凤元演出了单弦传统剧目《扫松下书》，其中的“硬书”唱得很见功力。

曲艺艺人们组织起来以后，生活有了保障，结束了挨冻、受饿成天打游飞的生活，谭凤元除了参加演出及教学之外，还排练演出了新曲目，如岔曲《长征》（毛泽东词）、腰节儿《歌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段子。并运用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以北京四声为准，对自己演唱的岔曲、单段在唱腔上进行

加工，京字京腔，根据内容的需要加强了旋律性。在演唱技巧上，吸取京韵大鼓的演唱方法和技巧，并运用于单弦的创腔和演唱中。他的演唱亢坠之间，转圜圆润自如，创造了独到的“盖弦”唱法，力度强，韵味醇厚。尤以难度甚高的“石韵书”“硬书”“黄鹏调”等曲调独具精到之处。

五十年代，谭凤元为曲剧培养了不少演员，如孙砚琴、谢群等。以单弦曲牌为基调的曲剧多用谭腔，单弦演员石连城、赵玉明、张蕴华、白坦等都是他的徒弟，石慧儒的演唱也多用谭腔。谭凤元演唱的单弦，在京津一带颇有影响，被同行及观众誉为谭（凤元）派。

韩 德 福

韩德福，汉族，一九一三年生于北京，是京津一带的著名弦师。幼年曾拜八角鼓名家果万林为师学艺，在三弦伴奏方面兼有家传，所以演奏技巧功底深厚。少年时期就开始在北京一些曲艺场所担任坐弦伴奏，愿为所有没有专聘弦师的演员伴奏，在艺术实践方面提高很快。青年时期受聘为单弦名家谭凤元和两位有影响的京韵大鼓演员王风云、王凤友担任伴奏，受到内行的重视。四十年代前后，韩德福曾一度弃艺务农，逃避敌伪的迫害和剥削。北京解放后，由于受到党的文艺政策的感召，重新登上舞台，参加了北京曲艺一团（一九五二年建立，是民管公助的曲艺团体），重为谭凤元等名家伴奏。

韩德福在文学和音乐方面都有较深的修养和造诣。在伴奏方面，特别注意伴奏是为演员的演唱服务，注意根据不同演员的不同

风格、特色去变化自己的艺术处理手法。如谭凤元与曹宝禄的单弦，良小楼与马书林的京韵大鼓，各有不同，他的伴奏都能根据各人的不同演唱风格，变换演奏手法。如谭腔文雅潇洒，他把弦码下移，用指尖弹弦，音色轻柔，展示了谭凤元的风格。曹宝禄演唱时，弦码上调，用指甲弹弦，音色脆亮，弹出了曹宝禄的特色。并根据曲目内容情节的需要，在前奏及唱腔伴奏与大过门中展现曲目内容的感情。

韩德福不仅是著名弦师，还是曲艺音乐的作家。良小楼演唱的《双玉听琴》，经他加工，魏喜奎演唱的奉调《宝玉娶亲》，经他改编，使音乐完整统一和谐，这两个唱段都录音并出了唱片。

一九六二年挖掘传统时，韩德福将《湘子上寿》改编成双唱梅花大鼓，经曹宝禄、刘

淑慧演唱后，得到了观众与同行的好评。在此基础上又改编了《凤仪亭》、《千里送京娘》、《玉玲珑》等曲目，为了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又改编了梅花大鼓《琴挑》，由年轻的演员种玉杰、刘玉兰演唱。被誉为韩（德福）派。在单弦方面，他加工整理了《风波亭》，曹宝禄高兴地说：这个唱段，经过韩老师加工后，使演员得以发挥，如《太平年》中，把“北风紧”一个字撕开唱，就有寒风朔朔的形象感。

他加工编写的京韵大鼓双唱《风雨情》参加了由中央文化部、中国曲艺家协会举办的北方片优秀节目调演，并获得了二等奖。

在曲剧音乐方面，一些曲剧的重要曲目他都参加了工作，设计了不少好的唱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奉调”，曲剧《衙杆河边》拍电影时创作的“二板腔”等。曲

剧《啼笑因缘》中的“怯二八”已经成了曲剧的主要曲牌。他所设计的小戏《唱两叶》，其唱腔优美、明快、脍炙人口。

韩德福除为演员伴奏，进行曲艺音乐的改革外，还从事三弦伴奏的教学工作。为适应教学工作，他编了《八板联套》、《变奏打新春》等曲目。他的学生马岐、孙鸿晏、穆祥征等现在仍是主要弦师。

韩德福在一九五七年随魏喜奎去苏联参加青年联欢节，为魏喜奎伴奏了“岔曲”及曲剧选段等，荣获金质奖章。一九八四年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并为魏喜奎伴奏节目，并进行了艺术交流。使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曲艺。

韩德福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

关 学 曾

关学曾，满族，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出生于北京，十岁当过童工，十四岁拜常德山为师学唱单琴大鼓《兰桥会》、《刘二姐拴娃娃》等节目，后又拜石金荣为师学会了弹三弦及说唱鼓书的技巧。十七岁出师，开始在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天桥及各书茶社演唱《回龙传》、《双镖记》、《四杯记》等长篇鼓书，经常在两三个电台播送。一九四七年在胜利电台演唱过《日本人认干妈》、《火烧黄寺》等歌颂八路军游击队的节目，一九四八年才放下大书，专攻“单段”。

一九四九年北京和平解放以后，关学曾被邀在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兰桥会》。在参加这次演出的过程中，关学曾激动地流

下了眼泪，下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演唱新曲艺。不到三个月，他就在游艺社创作演唱了《三婿拜寿》、《两个下场》等节目，在北京市是第一个演唱新曲艺的演员。新曲艺的演唱，受到听众的欢迎及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有人给关学曾打恐吓电话。一次在西观音寺中国电台播音，有人叫关学曾下楼接电话，电话里说：“你叫关学曾吗？你以后不要再唱这些新段子，不许为共产党做宣传，他们长不了，你要再唱，可要小心脑袋。”除恐吓电话外，多次接到恐吓信，有的一封信就写了十几张，关学曾买了根钢棍，以防万一。他想：共产党使我翻了身，为之作宣传，死了也值得。解放以后，关学曾说新唱新，从未间断。

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慰问团两次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关学曾积极报名参加。正如他的琴师吴长宝说的那样：“国家把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我们，对咱们艺人多重视呀，就是到前线牺牲了，也是值得的。”在前线白天演出非常危险，敌机是一会儿一来。指挥人员一喊防空，关学曾就端起鼓和志愿军一起分散隐蔽，敌机过去了，回到原地继续演出。当时演出的节目是《尚广和捉特务》，仅十几分钟的演出，就受到敌机七次干扰。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关学曾沉着冷静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五一年从朝鲜慰问演出回国后，在先农坛集训了三个月，到西南各地宣传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沿途开扩了眼界，听到了徐州琴书、四川清音等曲艺形式，前边都冠以地名。回到北京后，关学曾在书茶社演出时，在“琴书”前边冠以地名，叫“北京琴书”，得到同行和观众的认可，从此“北京琴书”这一新曲种就产生了。

五十年代，老舍先生看了曲艺节目后边加演的解放新戏之后，提出“剧种”的问题，并把他写的《柳树井》交给大众游艺社。经认真研究，决定上演，由魏喜奎演招弟，关学曾演周强。演出后，得到了首都文艺界及同行们的好评。关学曾在此以后又演了《光明大道》、《罗汉钱》、《妇女代表》等，为“曲艺剧”的创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五四年关学曾参加了全国人民慰问团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

一九五五年参加了赴蒙古人民共和国慰

问援建人员的演出。

一九六四年参加了中央慰问团，到大庆油田慰问石油工人。

一九七九年参加了中央慰问团，到广西边防慰问自卫反击战士。

关学曾创作演出的主要曲目有：《考神婆》、《小姐儿俩捡棉花》、《青年英雄秦文学》、《一锅粥》、《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杨八姐游春》、《张良纳履》、《鞭打芦花》等。

一九五八年，自编自演的节目《一锅粥》，受文化局文学奖、表演奖。一九七九年国庆卅周年，自编自演的节目《慈母心》获文化部创作二等奖。一九六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北京市崇文区人代会代表，第四、五、六、七届北京市人代会代表，一九五〇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代表。

解放以后，关学曾为配合任务写了很多新节目。他以常德山的唱腔为主，吸收了翟青山的唱腔优美、吐字清楚的特点，融合了石金荣的抓笑料、留扣子的创编技巧，形成了“唱的好听、吐字清楚、情节动人、语言幽默”的特色。并吸收戏剧、电影、武术等表演身段，把“说”、“情”、“表”冶于一炉。有的听众赞美他说：“我们全家人能忘了吃饭，也忘不了听《单琴大鼓》”，由此可见关学曾的演唱已深入到千家万户。

姚俊英

姚俊英，山东东阿县人，一九一九年生。

六岁时就跟随母亲、嫂嫂在山东济南的书茶

社，踩着小板凳演唱梨花大鼓。十二岁时，梨花大鼓衰落，妈妈、嫂嫂改行唱河南坠子，姚俊英拜黄广恩为师，习唱《小黑妞》、《拴娃娃》等剧目，演唱“河南坠子”。十三岁那年，乔利元到济南遛角儿，姚俊英与妈妈、嫂嫂一块到了天津，在东南角的北海楼演唱（北海楼是河南坠子、西河大鼓的演出场所）。刚到天津，姚俊英总是开头场，因嫂嫂病故，便成了正式演员。其代表曲目有《王二姐思夫》、《拴娃娃》、《宝玉探病》等。在师婶乔清秀和师叔乔利元的提携下，每天从北海楼到玉壶春，再到三不管地区，每天连赶三场，演出虽很劳累，技艺大为长进。十五岁时，被邀到北京天桥春华园（这是河南坠子、山东大鼓、西河大鼓的演出场所），由于河南坠子形式新颖，当时在北平很受观众欢迎。十六岁那年，山东发大水，姚俊英的哥哥，举办赈灾义演，姚俊英参加演出后轰动了北京市。京韵大鼓名演员白云鹏很赏识姚俊英，邀请她到第一楼、青云阁等书茶社演唱，与白凤鸣、谭凤元等同台献艺，从此河南坠子与北平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等同台演出。

华北戏院落成后，由京韵大鼓著名演员刘宝全搭班，除邀请京津名家外，特意邀请了姚俊英（河南坠子）、方红宝（京韵大鼓）、郭小霞（梅花大鼓、小曲、乐亭）三人献艺，名噪一时，称为“华北三艳”。姚俊英除在华北戏院演出之外，还经常受京剧界邀请去“反串”，如吴素秋在演《纺棉花》

中反串一段河南坠子，李万春在演《八义庙》中也“反串”河南坠子，姚俊英是当时受观众欢迎的演员之一。

一九四一年，姚俊英因受日伪的欺凌，被迫离开舞台。一九五一年，北京市曲艺界赴朝慰问团回国做宣传，姚俊英跟曹宝禄等人到了汉口，并深入到江西老根据地演出。

一九五二年参加了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参加了北京实验曲艺团（后改为北京市曲艺一团）。

一九五三年北京市曲艺一、二团合并为北京市曲艺团，姚俊英与马玉萍合作演出了坠子《兰桥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曲目。一九五八年北京市第一届曲艺会演，她们的双唱坠子《穆桂英指路》获奖。

一九六一年挖掘传统曲目时，姚俊英与马玉萍演出了河南坠子《断桥》、河南二夹弦《打棒槌》、《樊梨花夸夫》等曲目。一九六四年北京市曲艺现代题材剧目观摩演出，他们演出了对口坠子《两张大字报》。

姚俊英与马玉萍合作，对马玉萍来说既是学习，又是锻炼。由于姚俊英努力提携后辈，使马玉萍的演唱技巧进步很快。她们除演出传统曲目外，还新创作了《三叫门》、《土地还家》等新曲目。

姚俊英嗓音甜润，韵味醇厚，有北派坠子的特有风味，1974年退休以后，积极参加街道工作，现任月坛北街第二居委会妇联主任，并被选为西城区妇女代表。

马 玉 萍

马玉萍，河北省大明县人，汉族，一九三六年生。六岁开始从母亲李香冬学唱，十

岁登台献艺，先后在山西太原、河北一些城镇、天津、北京与著名坠子演员程玉兰、乔

月楼、马忠翠等同台演出，艺术上得到不少收益。一九五五年参加北京曲艺团，便与河南坠子著名演员姚俊英合作，唱对口坠子，她们共同整理了一批优秀传统曲目，如《断桥》、《兰桥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一九五八年他们合演的对口坠子《穆桂英指路》在北京市曲艺汇演中获奖。现代曲目有《大闹风港河》、《红心老人》、《三叫门》等。一九七四年姚俊英退休后，她改唱单口，走上了独自进行艺术创造的道路。

马玉萍同志，是个富有进取精神的演员。她在一九七二年演出的《十个鸡子》取得了很大成绩，广播以后，风行一时。以后又陆续创作演出了《常青指路》、《养猪阿奶》、《杨开慧》、《韩英见娘》等，在唱腔音乐的改革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后，她在搞新节目时，认真探讨研究了河南坠子各流派的成败得失，从中广泛摄取营养做为借鉴，还吸收豫剧、二夹弦等河南民间音乐的音调，根据曲情的需要，与弦师合作认真创腔，反复修改，将时代精神与传统风格融为一体。目前她正准备将十几年来唱腔音乐改革的经验加以总结，整理曲谱，由

中国唱片社录制了盒式带，把《穆桂英指路》、《宝玉哭黛玉》等曲目的音响留给后人。另外她在培养曲艺接班人的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她所执教的两名学员毕业时都取得了好成绩。

马玉萍多年来创作演出了大量的新曲目，并多次获奖。

一九五八年，与姚俊英一起演出的《人造卫星闹天宫》参加了北京市第一届曲艺汇演大会，获得表演奖。

一九七九年，参加国庆建国三十周年文艺演出大会，以《穆桂英指路》获表演一等奖。

一九八一年《纯美的心灵》获二等奖。

一九八二年《老俩口进城》获演出、表演、唱腔音乐三奖。

一九八四年《喜泪笑洒唐人街》获表演二等奖。

一九六四年参加在郑州召开的河南坠子艺术座谈会，并参加了演出活动。

一九七九年参加了赴广西慰问自卫反击战归国战士的慰问演出活动。

北京京韵大鼓演员演唱的曲目

北京解放初期，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从伪北平广播电台接收的曲艺资料中，除一批老唱片以外，还有一册《曲艺演唱总目》（一九三九年，抄本），它记载了当时北京曲艺演员经常播演的曲目。京韵大鼓方面计有二十二位演员常演的曲目，每人约二十三段（互相有重复的地方）。四十九年来星移斗转，这二十二位演员有的早已逝世，如白云鹏、谭凤元等；有的久已辍演，如联幼茹、汪淑珍等；有的已离开北京，如小岚云在天津、李兰舫在福州，目前尚在京从事艺术实践的只剩下孙书筠同志一人（今已六十多岁了），而在当时她却是年纪最小的一个。现将这一曲目披露出来，供研究京韵大鼓的同志，了解当时情况参考。

北京京韵大鼓演员演唱的曲目

白云鹏 （22段）

探凤	晴仪	雯亭	哭别	祖	庙女	霸木	王兰	别从	姬军	战方	马孝	超孺
骂宝	玉娶	城亲	训荣		女女	徐博	母望	骂望	曹坡	一孟	门忠	烈女
哭刺	黛	亲玉	荣黛	玉焚	归稿	三白	顾帝	茅	庐城		姜	
		虎	太	虚幻	境							

谭凤元 （27段）

百博	山望	图坡	华关	容对	道刀	审乌	龙	头院	截单	江会
马闹	鞍江	坡山	游活	黄武	庙郎	骂宁	武阳	城关	唐明	月官
徐湘	骂讨	州曹	长白	捉坂	郎坡	南借	长	关箭	皇游	话事
斩	蔡	封阳	大	帝西	城厢	战		沙	旦元	琴
									玉听	
									双	

林红玉 (20段)

白	帝	城	◇	夺	望	鱼	◇	古	城	会	◇	七	星	灯
南	阳	关	◇	博		坡	◇	关	对	刀	◇	单	刀	会
宁	武	关	◇	听		琴	◇	华	黄	道	◇	截	骂	江
坐	楼	惜	◇	骂	山	城	◇	游	容	庙	◇	女	船	曹
活	杀	捉	◇	百		图	◇	长	武	坡	◇	草	借	箭

方红宝 (19段)

长	坂	坡	◇	关	对	刀	◇	刺		汤	◇	赵	云	追	舟
古	城	会	◇	马	前	蹄	◇	大	西	厢	◇	红	拂	借	传
华	容	道	◇	南	阳	关	◇	坐	楼	惜	◇	草	船	坡	箭
群	英	会	◇	听	帝	琴	◇	活	捉	郎	◇	长	坂	坡	坡
战	长	沙	◇	白		城	◇	闹	江	州	◇				

吴大平 (14段)

华	容	道	◇	乌	龙	院	◇	关	对	刀	◇	刺		汤
马	鞍	山	◇	白	帝	城	◇	马	前	蹄	◇	大	西	厢
百	山	图	◇	斩	蔡	阳	◇	连	环	计	◇			
群	英	会	◇	战	长	沙	◇	活		捉	◇			

吴雪芳 (15段)

战	长	借	◇	箭		别	◇	母	乱	箭	◇	红	梅	阁
长	沙	坐	◇	楼		听	◇			琴	◇	三	春	景
沙	(二本)	南	◇	关		华	◇			道	◇	(即	丑	末
战	三本)	截	◇	江	阳	女	◇		容	曹	◇	活	寅	初
百	山		◇				◇		骂		◇			捉

关贞奎 (15段)

关	黄	对	◇	宋	江	坐	◇	别	母	乱	◇	子	龙	救	主
战	长	长	◇	审	头	刺	◇	宁	武	武	◇	群	英	骂	会
李	远	夺	◇	华	容	道	◇	南	阳	阳	◇	徐	母		曹
活	捉	三	◇	大	西	厢	◇	游	武	武	◇				

联幼茹 (23段)

大坐	西楼	厢惜	南连	阳环	关计	活华	容长	捉道	长骂	坂堂	坡曹
鬬百	杀江	州图	昭丑	出寅	塞初	听战	船借	琴沙	玉拆	西思	春厢
斩截	蔡	阳江	包层	君末	桑喜	草刺		箭汤	美		情

筱岚云 (19段)

宁武	关(二)	坡	宋草	江船	坐借	楼箭	长游	坂武	坡庙	活白	捉帝	三截	郎城
博刺	望	汤刀	大古	西城	容	厢会	徐百	骂山	曹图	赵单	云刀		江会
关马	黄失	对前	华	容		道	南	阳	关				

李兰舫 (23段)

百游	山武	图庙	战关	长黄	沙刀	听女	骂	琴曹	活一	捉忠	三烈	郎(一本)
大	西	厢道	南连	对阳	关计	刺借		汤箭	门忠	烈(二本)	乱	箭
华	容	坡州	古截	环城	会江	坐丑	末寅	楼初	别马	母失	前	蹄
长	坂											
闹	江											

汪淑珍 (18段)

百连	山环	图计	卖马	鞍龙	马山	截斩	蔡江	江阳	南战	阳长	关沙
马大	前西	蹄厢	乌活	三	院郎	闹华	容坂	州道	甘	露	寺
玉	堂	春	借		箭	长		坡			

赵莲云 (33段)

关马	黄失	对前	刀蹄	草坐	船楼	借杀	箭借	别黛	母玉	乱归	箭天	截长	江坡
战徐	长骂	曹	沙	活周	捉遇	三拜	郎寿	斩华		蔡容	阳道	连闹	计州

南取马雪首	阳荣鞍艳山	关阳山娘图	游大借甘七	武西东露	庙厢风寺获	坐碰卖机武	宫碑马训坡	珠奇	帘冤	寨报
			擒孟			房家				

阎丽琴 (11段)

昭马托	君失兆	出前碰	塞蹄碑	连华借	环容	计道箭	坐战丑	楼沙初	独马	占鞍	魁山
							长寅				

赵佩兰 (11段)

单借华	刀容	会箭道	听兰桥	会(上)	会(下)	坐隔活	江三	楼州郎	出醒	世金	塞铎
			兰桥								

刘淑芳 (8段)

战连	长环	沙计	马宋	失江	前坐	蹄楼	三昭	堂君	会出	审塞	绕华	口容	令道

王香桂 (16段)

战长沙(一)	活捉三郎(二)	华借斩百	容	道箭阳图	听截南大	琴江关厢
战长沙(二)	活捉三郎(三)					
战长沙(三)	闹江州		蔡山		阳西	
活捉三郎(一)	一门忠烈					

关翠兰 (22段)

昭三托坐关闹	君堂兆	出会碰	塞审碑楼刀州	斩长南大兰听	蔡坂阳西桥	阳坡关厢会琴	借赵活马战华	云捉失	追三前	箭舟郎蹄沙道	拴连百关	娃环山王	娃计图庙
	黄江	对						长容					

刘金芳 (11段)

战长沙(一)	古连华	城环容	会计道	子昭美	期君女	听出思	琴塞情	包独	公占	夸花	桑魁
战长沙(二)											
战长沙(三)											

花筱舫 (27段)

宋江坐楼	游百借	武山	庙图箭舟	长徐斩	坂母	坡曹阳	红审七	梅星	阁头灯
活捉三夺	赵宁白	云追	关城坡	击听南	蔡骂	曹琴	单连丑	刀环	会计初
李战关马	黄失容	武帝望		太	鼓	关厢		寅	
华					阳西				

于兰凤 (26段)

战关马宁	长黄失	沙刀蹄	草华白	船容帝	借道城	箭道城	拷大长	童西坂	荣杀三	归厢坡	单百截	刀山	会图江
游战闹	武关(二)	庙州州	七红观	星梅	灯阁女	女	坐活马	楼捉鞍	上	郎山寿	夺南	阳	斗关
	江		宴	榜公	别训		湘	子					

孙书筠 (22段)

游华宋李	武容	庙道楼	截七南	星阳	江灯关	会郎沙	白子西	帝期湖	城琴配
关大	江坐夺	鱼刀厢	审徐百	头刺骂	汤曹图	忠箭主	连	环	计
	黄对西			山					

筱耀霞 (20段)

马坐活	失楼捉	前杀三	蹄惜郎	借听昭	箭琴塞	州道图	游大卖	武西	庙厢马
战关	长对	黄	沙刀	审宁	汤关	坡阳	截连	环	江计

方红霞 (19段)

宁武关(一)	红梅	阁配	男双	骂玉	曹琴	坐夺	楼鱼
宁武关(二)	西湖	阴娘	双红	玉听	东寄	大截	厢江
战长沙(一)	杜十	虎妻	红刺	娘帝	汤城		
战长沙(二)	刺得	钞傲	白				
战长沙(三)							

宋大红 (30段)

层四	层仙	见得	喜道	刺古	人冠	汤名	南听	阳武	关琴	斩赵	蔡云	阳舟
宋包	江公	坐夸	楼桑	铁关	黄子	图刀	游兰	会(二)	庙娃	长华	坂容	坡道
半百	建山	游上	官图	湘活	捉末	寿郎	拴十	娃八	愁沙	借孟	兰会	箭
小大	寡西	妇上	坟厢	丑昭	君	郎初	战马	失前	蹄	孟兰	(新)	

靳凤云 (23段)

马草	失船	前借	蹄箭	战长	长坂	沙坡	关游	王武	庙庙	小百	上花	坟名
审独	头占	刺花	汤魁	古乌	城龙	坡会	玉马	堂鞍	春山	大拆	西西	厢厢
活华	捉容	三	郎道	百闹	山江	院图	绕十	口八	令愁	拴	娃	娃

二十年代反映现实生活的 一段鼓词作品

鼓曲擅长反映现实生活，从清末的《八旗叹》、《大战诉功》就已开始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经常演唱的鼓词《灯下劝夫》，摆出事实、提出问题，让人们看到“国势危弱”，必须发奋图强，以雪国耻，在当

时很受欢迎。

“五四”运动后，城市里鼓曲女演员日益增多，也演唱过《早婚害》以及劝戒嫖、赌、烟酒等坏习惯的鼓词。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京报副刊》第三一〇号，

还刊载过一篇曹霄青创作的新大鼓《不平鸣》，主题思想是宣扬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它说明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是鼓词的神圣使命，是早已有之的，现将它转载于下：

新大鼓《不平鸣》

（西江月）

争权夺利世界，
损人利己生涯。
帝国主义心险诈，
勾结内地军阀。
公理都成假话，
自由更属空花。
刮剥聚敛并惨杀，
小民经受两层高压。
说什么人人平等，
四海都是弟兄！
富奴穷儿作畜牲，
价比泥沙还轻！

西江月罢，书归正传。俺这首歪词，原不是无因而作，只因俺走闯江湖，遍观人事，见了些贼子野心的帝国主义，凶毒恶悍的军阀，更有些什么老爷太太，强迫穷人做他们的下人奴才。这种种不平的事情，一幅幅映在俺的眼里，直气得俺心摇肠滚，欲诉无词，只好诌几句村腔，也算出出宿愤。俺这几声鼓板，虽不敢说是民众的什么金玉良言，但是比较那一肚皮男盗女娼满口里孝悌忠信的人，所讲的那“大学之道”，还许亲切有味一点。说得好大家不要稀奇，说得不好大家也不要见笑，且请压言尊坐，听俺拙口笨腮，慢慢的道上一回：

言的是世上人心太不平，
都拿着损人利己当正经。
自从那中华正式建国后，
上下已经四千有余年。

除去这十四年的共和国，
余都是专制君王辈辈传。
遇贤君假慈悲猫哭老鼠，
逢暴主行苛政虐害苍生。
哎呀呀！打开一部二十四史，
那一页不是血肉狼藉泪斑点。
到近代外国洋贼得了势，
才好象一团烈火把油添。
众明公要问洋贼侵略怎么样？
俺就把这始末根由诉上一番。
当前清道光帝是个混蛋，
他并没把外交、内政放在心间。
只知道优游岁月逐流水，
所以才鸦片一战塌了天。
和英国结了南京条约还不算，
不多时虎门条约又接着联。
这就是不平等条约的第一幕，
也就是洋贼势力侵入中国头一篇。
（白）还有多着的啦！请大家向下细听

吧！

从此后德美也来结条款，
还说是施恩一国各国均沾。
这时候正逢着耆英老贼把外交办，
得赃物就将四项条约承认个全。
试想想满清政府昏聩不昏聩，
无怪乎不到几年就被推翻。
这是后话且不讲，
先回头再把那四项条约细说一番。
头条是英国割去香港地，
二条是赔偿军费二千万来有余元。
三条是开辟五路通商地，
第四条是取得领事裁判权。
有这四条还不足意，
又加上关税协定在后边。
到后来英法联军一场战，
白白地又断送缅甸共安南
欧洲侵吞中国还没止步，

紧接东邻日本挂了馋涎。
他看各国都吞蚀中国地，
为什么近邻也不尝尝鲜。
于是乎藉口朝鲜独立事，
强与中国起争端。
结果是中国败北日得胜，
割让了台湾、辽东共朝鲜。
西洋贼看日本一战得了利，
马上加鞭齐对中原。
纷纷地向着中国租借地，
这就是瓜分中国最烈的时间。
不几年庚子联军更坏了事，
各国人齐向中国内地窜。
有的是霸占矿山和铁道，
有的是设下学堂把教传。
有的是占据险要作领地，
有的是割去属土做屏藩。
正当这政治经济侵掠日，
日本国提出凶悍二十一条向中原。
这时的中国俨成无主样，
任凭着谁摧残来就摧残。
不料想各国因妒生了嫉，
于民三掀起欧洲战一番。
到后来德国算是坏了蛋，
成为降国高竖旗杆。
欧洲各国因为这战损失巨，
才暂停侵略中国养精元。
在这时日本可算得了劲，
他单向中国又要权来又要钱。
与老袁朋比定了二十一条件，
在支势力他算占了半边天。
不几时在巴黎开了个假仁假义的和平会，
大伙儿向中国仍从事经济侵略大动员。
试一看八十年来外交史，
那一件不是害民辱国失利权。
可怜俺老百姓还在梦里睡，

那晓得亡国灭种就在眼前。
只可恨中国人民不争气，
竟让那军阀在内起狼烟。
他背后有洋人供给他们洋枪械，
为什么不打个仗儿做戏观。
军阀们拿着打仗如观戏，
所以才三年两次起争端。
他们打仗却不要紧，
倒叫些无辜百姓下黄泉。
看一看十四年来打仗事，
真令人泪湿衣襟不忍言。
自从那袁贼项城揽大权，
更想着造成洪宪坐金銮。
多亏了中山先生首反抗，
才免得民国招牌扫地完。
紧接着段祺瑞承袭了北洋系，
为争权闹出天津会议的督军团。
嗣后来张勋复辟黎元洪跑，
趁机会段氏得势气冲天。
安福系造下无穷言民业，
才惹得吴氏秀才把脸翻。
吴佩孚撮出曹锟来当傀儡，
他希望武力统一霸中原。
偏遇着曹锟贪卑不成货，
谋总统公然贿赂讲金钱。
吴佩孚穷兵黩武害民命，
山海关一场大战塌了天。
现如今奉直又要开大战，
可不定谁输谁赢谁占先。
试看看十四年来兴替事，
那一件不是循环往复起兵端。
死的是俺穷苦小百姓，
战费是俺小民的钱。
军阀们拿俺脂膏换出枪与械，
再拿着俺们民命给他争地盘。
打胜了都归功军阀手，
小兵们还是吃他那口粮五两三。

战场附近民不堪命，
战后又要闹凶年。
战败的兵卒流为盗，
四处绑架民骚然。
闹的那覆雨翻云民遭难，
闹的那各方神鬼不得安。
这就是军阀分赏给俺的护民药，
这就是军阀们赐给俺的定神丸。
哎呀呀！打开军阀保民安国的功劳簿，
真令人气的泪悄悄。
俺百姓被洋人军阀一齐钻。
这两层高压怎么担？
还有些种种不平的事，
时时令俺闷在心间。
老天降人原本一旨，
并不分高贵贫贱共愚贤。
为什么有资本的占大利？
为什么没有田产就受贫寒？
为什么有人住的高楼共大厦，
为什么有人栖息坏房间。
为什么有人穿着绫和缎？
为什么有人披着破衣衫？
为什么有人左搂娇妻右拥妾？
为什么有人连个老婆也得不着？

为什么有人中学大学层层进？
为什么有人想进高小也费营钻？
为什么有人吃着鸡鱼肉？
为什么有人两餐都不足？
为什么做地主的那样横？
为什么当经理的那么凶？
为什么做小工的受痛苦？
为什么当佃户的受贫穷？
试想想人类本来是一样，
为什么有做老爷有做奴才？
当老爷的打骂奴才不算事，
当奴才的稍有不从就不成功？
为什么凶恶残悍的王三案，
又要重查把理翻。
为什么北京学生也有千千万，
却没见有轰轰烈烈的救国团？
果真是不平事所在多有，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只有是盼着平民快清醒，
努力除贼为正经。
大喊声被压迫的民众起来吧！
推翻了阶级才得安宁。
俺这里说的是肝肠气短，
歇一歇儿再接着演。

霜叶红于二月花

——记单弦大王荣剑尘

北京西郊香山东边五里远有一座古柏参天枝叶茂盛的寿安山。在山上万绿丛中矗立一座金碧辉煌的古庙，正殿中央有一尊一丈六尺长的大铜卧佛，侧身躺在座榻上，左手平放在腿上，右手弯曲托着头部，看着是那

么安祥自在。这尊佛像是公元一三二一年（元至治元年）铸造的，光铜就用了五十万斤，工艺精湛在全国很负盛名，人们通称这座庙叫卧佛寺，是京郊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在一百年前卧佛寺附近是满族八旗子弟聚居

的地方，产生过很多曲艺、武术名家，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单弦大王”荣剑尘就是其中的一位。

荣剑尘（一八八一——一九五八）诞生在卧佛寺南边的健锐营。他自小由于兴趣和爱好，每天下学后总到村里“票房”去听唱、学唱。“票房”跟今天农村的俱乐部相似，每天下午有人聚在那里弹唱。只要是附近的满族乡亲都可以参加，不论年纪大小见面互相问安。八十岁的老头不以长辈自居，见着十几岁的小孩通称小兄弟，请人来教唱也不用花钱，称他“教习”，不称师父。演唱的人通称“票友”，可以互教互学叫做“穿换穿换”，很少有门户观念，每天唱完就散，节假日也不休息。当时“票房”练唱、“武工房”练技艺，已成为满族子弟的普遍爱好。在“票房”里传唱的都是京郊流行的民歌小调，如“打新春”、“绣麒麟”、“闹五更”等，都是四句到十几句的抒情小调，有时也演唱“岔曲”、“牌子曲”和“联珠快书”。荣剑尘就是从学唱小曲开始，逐渐成长为单弦牌子曲演员的。“单弦牌子曲”是由“岔曲”演变成的，这里边还有个故事呢！

清代乾隆年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曾派大臣阿桂率领军队到新疆大、小金川去打仗，连年行军西北，长途跋涉，士兵们很思念家乡，便以树叶青了、黄了为主题，创作歌曲进行演唱来遣情抒怀，选用的曲调是从戏曲高腔的脆白演变成的，所以最初起名叫“脆唱”。后来有一个士兵宝小岔唱的独树一帜，在军队广为流行，人们就称他唱的小调为“岔曲”。“岔曲”传到了北京，有人奏本说“这是惑乱军心的曲调。”乾隆皇帝听了以后，却大做文章，他说：“征途创歌怀念京师这是国家的祥瑞”。不但不指责，反而传旨“由词臣张照据腔重作新词，由太监们演唱。”如其中的《八喜》

唱词中曾提到“喜的是天子英豪，喜的是吉星高照”来为皇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接着，就在满族子弟中传唱开了。清代中叶以后抒情歌曲之外，很需要能叙述民间故事的艺术形式，于是在实践中有人把一首“岔曲”从中间截开，前半截称“曲头”，后半截称“曲尾”，中间嵌进去许多民间曲牌来演唱民间故事，从此逐步发展成联曲体的单弦牌子曲。荣剑尘就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下面就谈谈他是怎样艰苦自学和严以教人的。

荣剑尘从十四岁开始，就边学边演地开始业余演唱了。他的嗓音圆润清脆，这是童声，很受听众的欢迎。到了十六岁时，他的嗓音忽然从嘶哑一直到发不出声音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常言说：“唱曲得有好嗓子，拉弓得有好膀子”。嗓子坏了还唱什么？！他急中生智，心想：老人们有经验，我得问一问，千万别自以为是。于是，就找老前辈春三叔去请教。春三叔听了他的嗓音低哑就告诉他：“你这嗓子不是病，是倒仓。男孩儿到了十五六岁快变成青年啦，就要变换嗓音，这一关谁都经历过，你不用紧张，只要坚持用功，嗓音还会变好的”。荣问：“这功怎么用啊？”春三叔说：“你要下恒心，坚持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卧佛寺围墙外边那些僻静的地方去喊嗓子，从小腹往上拔劲，一声一声地喊，要顺其自然千万别使拙劲，使劲过猛能把嗓子喊劈，那可就恢复不过来了。这样慢慢来有个三冬两夏的工夫，你这嗓子就能变的比以前更好听啦！”“谢谢三叔”。荣剑尘牢记春三叔的指点，每天清晨到卧佛寺围墙外去喊嗓子。半年多过去啦！有一天他碰见了七十多岁的乔伯伯，乔伯伯鼓励他：“我瞧你天天在这儿练，很受感动。一个小孩儿懂得用劲就好，可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

磨成针啊！日子长了就行啦！”乔伯伯还提醒他：“你别总是甩着手出来练，趁大清早一来一住的也帮家里干点活，你可以背个筐拣点干枝给家里烧。我天天出来拣柴，咱们天天都能在这儿聊聊，你唱我听，我给找找毛病，你说好不好？”荣剑尘连声感谢，结果，坚持两年以后，真把原有的嗓音喊回来了。乔伯伯经常对他进行教导，象“勤有功，戏无益”“学无止境，不能一曝十寒”等已经变成他学习业务的座右铭了。

一九〇一年由于家庭生活的需要，他正式拜张永顺为老师，从“票友”变成了靠卖艺生活的曲艺艺人。他在钻研业务上的唯一优点是：不骄不躁、永不满足。他博采前辈演员司瑞轩、德寿山等的特长，勇于编写新词进行艺术革新。同时，还虚心向与自己同台演唱鼓曲名家刘宝全、白云鹏、张寿臣等请教，二十年后在京、津、沈、沪一带获得了“单弦大王”的美誉。一九五七年春天，他曾向他的学生讲述自己自学成材的两点经验：

一、打好基础循序渐进。

学唱“单弦牌子曲”是一步一步提高的，仿佛上台阶，得一层挨着一层地攀登，急于求成跳着走是不行的。在我初学演唱的时候，学了些时调小曲，那是为了锻炼嗓音，后来才学了“岔曲”。这种曲艺形式，讲究字正音圆，吐字发声一点不许错，所以学着难。它是曲牌子里边的骨头，唱好“岔曲”弄准吐字发音，再学别的曲牌子可就近便多啦！我初步学会了“岔曲”，接着就学“联珠快书”、“群唱”、“北板梅花调”、“中场拆活儿”等，前几种着重在“唱”上下工夫，最后一种着重表演，都学全了叫“六场通透”，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专多能的意思。“中场拆活”曲目有：《赵匡胤打枣》《打灶分家》、《胡迪骂阎》等。分拨赶

角、互相对唱；进进出出、火炽热闹；净学独唱是不行的。紧接着为了熟悉伴奏三弦的过门儿，掌握工尺谱和托腔法子，我开始学弹三弦，掌握好这些艺术之后转过来专学“单弦牌子曲”，这等于是中学毕业走进了专门大学啦！这一阶段就是几年的工夫。会唱了以后还得在韵味下苦功，曲词上要讲究抑扬顿挫。抑是往下压，扬是往上抬，顿是停住，挫是掐断，由此而产生高、低、平三种唱法。拿过一个曲儿来，得经过审音、定腔、找气口、排丝弦四个过程。所以“学唱要求好，心机得用到，张嘴光傻唱，听众会发躁。”在戏曲界唱京剧二黄，在吐字发音方面有：尖、团、蛾、撮的说法。唱单弦牌子曲也得知道，尖团属于念字，蛾撮属于行腔。我们演唱以京韵为主，上口字少，所以念字上不存在尖团的问题，可行腔的蛾撮和韵味是有很大关系的。唱曲艺得有韵味，这和地方菜肴要有风味特色是一样的，不打好基础韵味就表达不出来。

二、广采博纳虚心学师友的长处

“票友”常犯的毛病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学到一定程度就觉得自己已经自成一家的了，喜欢听当面的称赞，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结果艺术上就停滞不前了。我不是这样，我认为比自己水平高的人多得很，我要不断访名师益友请教。同时，要高标准，取法乎上才能达到中等程度，如果向中等的看齐，那就更难学好啦！“联珠快书”的创造人奎松斋，他去天津演唱，一举成名，我的快书就是向他学习的。辛亥革命后，北京唱单弦最有名望的是庆厚庵、高峻山，我就虚心向他们学习，我今天的成就都靠他们的教诲。

“乐亭调”曲调悠扬委婉动听，在冀东昌黎、滦县一带农村非常流行。这种曲调擅长叙述故事，有些艺人曾经到北京来演唱。

我就想，我应该把“乐亭调”学会学精，把它揉到单弦里成为一个曲牌。我决定到乐亭县去寻访名家认真学习。结果，在乐亭县我拜访到当地唱“乐亭调”的魁首，杨宝升老先生。我虚心拜他为师学了二年多，总算学会了。观众一听，说：“这是真正的乐亭味儿，地道的乐亭调。”

在《武松》的故事里，有一个回目是《开吊杀嫂》，为了增添故事的趣味性，有一个段落是仿学念经的和尚给武大焰放口，“焰口”是和尚根据佛经故事编的韵文唱段。为了把它学的维妙维肖我找遍了北京的寺院，后来发现西山红门寺的方丈茂林，香界寺的方丈月檀是放焰口的专家，我就分别拜访这两位方丈，请他们传授“放焰口”。以后，再表演时我唱的跟其他人就不是一个味儿。二十年代末有一次我在东安市场某茶园里，演唱《开吊杀嫂》居然来了好几个和尚坐在前排听曲。我问“你们出家人听这些故事合适吗？”和尚们说，“我们不是听故事，是来学放焰口的”。好嘛！我倒成了教焰口的老方丈了。这就是说，唱哪行得学哪行，学哪行得象哪行，内行人都认为你演唱的精湛，那外行人还有说的吗！

解放后，为了歌颂祖国首都北京，我把“叠落金钱”曲牌安在《天安门颂》里。为了宣传婚姻法，我把山西民歌“汾河水”做的曲牌安在《徐翠云》里。这些尝试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可以说是音乐革新的开始吧！

从二十年代起我就自己编写唱词，经过向曲艺界老前辈学习探讨，我发现其他曲种演唱的题材大多取材于《三国》、《水浒》、《红楼梦》、《西厢》等小说、戏剧，为了独出心裁填补空白，我就从《岳飞传》、《今古奇观》、《聊斋》里选择题材，编演出我自己独有的代表作，象：中篇《风波亭》，短

篇《杜十娘》、《细侯》等，都体现出立意正确、词句整洁、情节动人、腔韵醇厚的特色，这都是潜心学习别人的长处，结合自身不断创造的成果。

荣剑尘解放前痛感旧社会的黑暗，一向不肯收徒弟。解放后，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曲艺艺术的重视，担任中央广播说唱团艺术顾问以后，自己不再为衣食而奔波，便决心把自己的艺术传授下来。从一九五四年起在京、津两地，他先后收的学生有：关士杰、冯宇康、李吉庵、程学文、李回鹏、王决、希世珍、阙泽良等十几个人。

他教学有一套举一反三的办法。他首先把自己揣摩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几段《岔曲》，象《晚霞》、《赞雪》、《踏雪寻梅》、《疾风骤至》等教给学生，他本着学宜精不宜多、一通百通的原则，教的时候面对面地拍着板，反复示范，从丹田用气、吐字发音、掌握曲调到润腔行韵，要求的很严格。他常说：这和盖房打根基一样，容不得半点疏忽。他还把自己练功的诀窍全部告诉给学生。一段岔曲只有十几句，一教就是半个月，今天改正气口，明天改正唱腔，后天改正板槽，接着再改正韵味，耐心地指点，不厌其烦。他说：这就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把一段岔曲反复改变唱法，提出各种要求，来进行基本功训练。最初，学生觉得进度慢，有些着急。其实，荣剑尘通过教这几段《岔曲》，已经把自己几十年的功底，从练唱方法到各种艺术技巧全部讲授给学生了。日积月累学生就领悟到演唱《岔曲》的诀窍，触类旁通以后，常听老师示范演唱，用不了多久时间，就能学会那几十个常用的曲牌，进一步就能独立演唱了。荣剑尘的经验在于，让学生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开始，通过揣摩实践开了窍，有了扎实的基本功，达到掌握

规律运用自如、无师自通。这里，得通过一个痛苦的探索阶段，不是一蹴而成的。

今天，有些学曲艺的青年人，以为会识谱、录下音，听两遍就能摹仿的差不多了，这是天真的想法。惟有艰苦锻炼基本功，不

骄不躁地向传统学习，再结合自身的特点融会贯通，才能唱出有滋有味动听耐听的新曲艺。

下面是荣剑尘一九五四年联系自己艺术生活改写的单弦《我游春》。

我 游 春

单弦牌子曲

荣剑尘 一九五四年作

（曲头）半老人虚度光阴七十二，生长在香山皮儿。想当年念书之时，尽看玩艺儿，手拿书本儿尽仰脖，到今天推陈出新创作新词儿。

（数唱）半老人生长在京西，健锐营满族家门。每天到书房以里不念书专爱唱曲儿，得便时总到票房儿心欢娱，总觉着时间一忽儿。先学习琵琶丝弦儿，学岔曲儿学牌子自找窍门儿。学大鼓学快书慢慢演唱，渐渐得由浅入深儿。学拆活儿劈牌与打枣儿，板眼准妙嗓音方能得味儿。学文化虚心讨教，唯恐怕发言有错儿。天津市南京市沈阳与汉口，也登台唱过几末儿。演唱者心照不宣，听唱者同志们大家猜闷儿。就让你不说名姓，扛起镐到香山前去刨根儿。半老人爱观风景，最喜爱青山绿水。有一年顺便逛山东曹州，南华山好风景果木林园儿。登山坡左右观望，欢乐了欣赏之人儿。恰正是清明佳节，游春者男女成群儿。

（南城调）南华山清峰峻岭，天然的古迹儿，云淡淡雾潮潮隐隐的小庄儿。（一）桃花花开满了山坡，清香有味儿，树林丛中野鸟儿去藏繁儿。（二）四时春万物丛生，芳草满

地儿，绿荫冉冉道旁是青枝。（三）看见了红的是花儿，绿的是叶儿，花骨朵儿将滋嘴儿美观是花心儿。（四）飞过来对对粉蝶儿，采取花蕊儿，双双的紫燕儿雌雄穿树林儿。（五）想昨天细雨濛濛，下了几阵儿，这而今升上地气到处潮阴阴儿。（六）艳阳天正可赏玩荟萃的山水儿，好动者在荒郊外游春踏景的人儿。（七）贺春节栽种树木，清明在途，铁锹把儿挨着小筐儿祭扫莫亡人儿。（八）路行人上坟插柳一季一末儿，纸化灰是一股青烟儿，银钱出了封儿。（九）此乃是古人遗留，追随脚印儿，到今天破除迷信，不论鬼和神儿。（十）风刮得残纸钱儿滴溜溜的打旋儿，仿佛象翅膀儿蝴蝶儿，破风筝断了线儿挂在荆棘枝儿。（十一）小桥下潺潺的声音，东流绿水儿，在河内一行行细看是大眼儿。（十二）蛤蟆骨朵儿未经春雷，专会摆尾儿，生出腿儿不分昼夜吵闹是独门儿。（十三）一老者每日在河坡儿，手托钩棍儿，耐等候愿者上钩沽酒就小鱼儿。（十四）采樵人在山石一旁歇着喘气儿，抽袋烟儿接接力靠山斜卧身儿，（十五）乡农人正午茶歇儿，地头儿冲盹儿，东倒西歪闭目休

急瞳人儿。(十六)读书人坐在树下,现瞧书本儿,听见他哼唧唧口内唱诗文。(十七)小姑娘拿过来蓝白毛线坯儿,要编物裤褂一份儿,忽然间犯了春困找不着编物针儿。(十八)哗啦啦辘辘把儿的声音,灌溉菜籽儿,又听见咕咕咕报信的小金儿。(十九)看家狗拦路咬街,讨厌没对儿,篱笆圈转过来卖线的赵小人儿。(二十)村头上儿童游戏,玩弄劈柴棍儿,你夺我抢为得是干枝儿。(廿一)看见了村姑儿提篮去采桑叶儿,大概是制丝绵养蚕是独门儿。(廿二)又瞧见姑嫂二人,那里推磨儿,姑嫂俩儿,不满二十岁儿,嫂子伶俐鬼儿,小姑是淘气儿,一个大脚片儿,一个小脚尖儿,围着碾盘转,来推玉米身儿,嫂子一哈腰儿,小姑一使劲儿,咯吱吱歪扭了嫂子的鞋后跟。(廿三)又瞧见抽烟姐俩扬场簸米儿,一个清水脸儿,一个红嘴唇儿,一个白汗褂,一个花锦身儿,一个低着头儿,一个仰着脖儿,手拿小簸箕儿,争开口袋嘴儿,不要总卖呆儿,千万别使劲儿,呛风儿一起刮我一脸谷糠皮儿。(廿四)看见了一群羊跟随小孩儿,来放麦子地儿,大小羊儿啃青棵儿肥嫩大尾巴根儿。(廿五)大庙台见四个人一处踢毽儿,活动腰腿儿,彼此先过脖儿,小毽儿不落地儿,先踢八个帮儿,后练八个底,细留神腿脚儿,灵便翔翎围绕身儿。(廿六)又瞧见一窝猪来回撒欢儿,泥塘打滚儿,远瞧篱笆圈儿,近看板子门儿,站立一小孩儿,原来是八十儿,口内叫咧咧,嗓子岔了坯儿,方才上猪圈,去倒泔水盆儿,这们一忽儿出来看短了三个猪儿。(廿七)半空中一只鹰折筋斗厥尾儿,细一瞧是纸糊的玩艺儿,风筝哄小孩儿,例年在春季儿,有放瘦沙燕,也有龙睛鱼儿,蜈蚣与八卦,石迁偷小鸡儿,小儿童在场院地三五成群儿。(廿八)来游玩乡间的风景儿,实在是空气得劲儿,卖着

呆儿前行走离小乡村儿。(廿九)清茶馆儿蒲垫凉席儿,大概为行人歇腿儿,细一瞧灰土台儿,壶碗儿都是粗磁儿。(卅)苇子席儿架好了凉棚竿儿,茶牌子黑字粉地儿,小葫芦来回打滚儿东风摆酒旗儿。(卅一)柜台上摆列着排岔儿麻花儿,白干儿酒原封儿有劲儿,咯吱盒儿咸鸡子儿还有生果仁儿。(卅二)有两位老头儿在此喝茶,大概是常来的熟座儿,拿着那黑白棋子儿旁观俱出神儿。(卅三)又有两位老头儿谈论文学儿,大概都喝过墨水儿,听理论讲文化习学用专心儿。(卅四)为人民万不可好吃懒惰,过一时再混一忽儿,煤米柴炭锅上下不容易进家门儿。(卅五)老者谈人情物理,叫人长劲儿,半老人儿听古语儿,够奔了松树林儿。(卅六)见一人背后背着筐,手里拿着拾粪的耙席儿,远远来了一头粉眼粉嘴儿,白肚皮儿盖雪四个银蹄儿。(卅七)见一位年高老人,上打偏座儿,有个小孩儿跟随走哄赶小毛驴儿。(卅八)此小童儿无非将到,十一二岁儿,细一瞧梳着歪辮儿扎着一对红辮根儿。(卅九)但见他背后背着琴,手里拿着赶驴的木棍,那只手举着两杈三月的桃花枝儿。(四十)听老者口含笛放出来的声音,心赏悦耳儿,知音者细留神吹的醒世文儿。(四一)吹一套刻苦求学,心中使劲儿,为乡邻去干活儿别怕费精神儿。(四二)吹一套爱人如己,总追头份儿,要团结一致齐心爱庄村儿。(四三)听吹笛音声绝妙,心想要讨教一二,见老者不回脖儿督催小毛驴儿。(四四)这个人真真奇怪,好生纳闷儿,我本想访问老人讨论诗词。(四五)(太平年)心中不得劲儿,遇见个别人儿,在口内吹笛他奔了山村儿,小童儿赶着驴忙了两条腿,连声的吆喝紧跟驴蹄儿。(一)打着小毛圈儿,驴号大嗓门儿,赶驴的木棍儿掌握手心儿,小毛驴儿怕打他不住翘尾儿,

只顾了轰驴哪能留神儿。(二)忽然头顶上,一物落脑门儿,拿在了手中欢喜在心儿,回过首一闻特别有香味儿,原来是桃花儿碰折一枝。(三)这真没有的事儿,骑驴的一回身儿,童儿你赏鲜花不顾旁人儿,老头儿如喜爱,我给你两朵儿,你若是要花儿,赔偿我头皮。(四)爷俩过山坡,再说半老人儿,也进了山庄串过八个门儿,看见了哥哥轰牛耕地是老二,王大妈放羊喂猪饲养小鸡儿。(五)三姐来挑水儿,四妹纺线劈儿,担着挑儿去送饭,五婶儿同六姨儿,又拾菜又拾粪代拾柴火棍儿,乡下人刻苦劳动个个有精神儿。(六)看着农民好,安乐是乡村,男女老幼

都是勤俭人儿,齐下地来干活儿加强使劲,麦秋后收割全村都有吃儿。(七)农民他农忙,我来逛乡村儿,终日里闲游难以对人儿,我也得找工作干点正事,同志们若习学,岔曲单弦,我创作新词。(八)

(曲尾)歌罢一曲要回家门儿,站起身迈开两腿儿下山坡,望春景儿,走过小桥儿作春词儿,欣赏春天儿真有趣儿,四时春,春光明媚盼春雨儿,雨贵如油浇花枝,春风儿引动游春人,回手拿出记事本儿。春三柳,柳三春儿,柳絮柳苞儿柳树以下潮阴阴儿,庄稼人儿早起早睡,常(卧牛)常年耕地儿,爱乡村儿互相互助互爱农人儿。

谈刘宝全三绝

马 岐

人们谈到刘宝全——都知道是鼓界大王,京韵大鼓专家,那京韵大鼓唱的没挑哪!可刘先生何止这一门艺术好呢!如梅花调、单弦、时调小曲……都无所不精。如现在留传下来的,大家都爱唱的岔曲“庆中秋”就是刘宝全先生早年的创作,刘宝全可称多才多艺,在这些门艺术曲目当中,除去京韵大鼓以外,有三门艺术刘先生研究有最为出色,人们称“刘宝全绝技”。

第一,刘宝全先生的琵琶是一绝:刘先生从小就学习各种乐器,如四胡、弦子、琵琶、笛……可他本人最喜爱是琵琶,幼年曾在天津向当时天津琵琶名家“琵琶张”学弹琵琶,苦下功夫。经过他长时的努力,终于成为琵琶独奏名手,他弹奏的琵琶不同于南方民间盲艺人阿炳和北方的刘天华、杨大钧等,演奏的曲子也不是霸王卸甲、十面埋伏等,而是另一种艺术表演风格和弹奏技巧。

到他五十岁时弹奏功底已到“化”境。那支名叫《开首板》的曲子,由一首已演变成四五首之多了,而后又创作了黄鹂调、剑阁闻铃、反柳青娘等琵琶独奏曲,当年能聆听到他演奏过的人们都无不叫绝,无愧四名手之一(早年琵琶四名手是韩永禄、苏启元、霍连仲、刘宝全)。

当时三弦名家的白凤岩先生还很年轻,非常崇拜刘宝全先生的琵琶手法,为了学到他的风格不知下了多少苦功。刘先生弹琵琶一般都是在晚间,于自己的卧室内,一边自我欣赏,一边不断弹练技艺。白凤岩先生为了撈叶子(艺人管偷学,叫撈叶子),偷着把他的寝室门上弄成个小洞,把耳朵贴近洞上偷听他的弹奏,由于白凤岩先生的勤学苦练后来成了琵琶专家。可惜刘先生的琵琶音响,因时代关系没有保留下来,就是白凤岩先生所宗承下来的琵琶技艺,所会的人也是

凤毛麟角啦。

第二，刘宝全先生的“石韵书”唱的堪称一绝。石韵的前身叫“西韵”，在清朝末叶“西韵书”唱得最好的，是子弟书名家石玉昆（《三侠五义》的原著者）他在说书中用“韵书调”多唱“赞儿”。当时有句北京歇后语：“石玉昆的书——你净是赞儿啊”，后人把西韵叫石韵或叫“石玉昆”，这种曲调难度大，唱的要求韵要厚味要浓，起唱要稳、数句要脆，挑高要洪亮，下扎腔要充实。石玉昆虽唱的好，但后来因种种原因，随着时代的变革，这个曲种就接近失传了，只是在单弦牌子中加用。刘宝全先生为了保留和发展这个曲种下了一番努力，而后在一个偶然机会下结识了石玉昆的后代，他虚心地向人家求教，经过多年的实践，刘宝全先生把“石韵书”研究出了特色。他唱的“蒋平夜走单峰岭”“十二元辰”等几段西韵书，都是后人无法论比的。当时有位青年单弦名家谭凤元先生就拜了刘宝全为师，他不但和刘先生专学京韵，还用心学习，把刘宝全的石韵学到了手，所以到今天，单弦各流派中一谈到石韵都称宗谭者石味最真矣。

第三，刘宝全先生的“马头调”唱的尤佳，闻者无不赞美。“马头调”是现在失传曲种，已近半个世纪多不见于舞台了。可是在清末，这个曲种就如现在时代歌曲，那样风靡书场、茶楼。马头调来源于“码头”，这个曲种乐器用得多了（三弦、琵琶、四胡等），不但音乐性强，唱起来委婉动人、字少腔多，真所谓见腔就唱。而且分为南板马

头、北板马头。南板是继北板的发展，虽然好听，因各种曲调的竞争，到了二十年代末，渐渐不见于舞台，只是偶然在堂会中出现。刘宝全先生演唱的是南板马头调，拿手的段子叫《白猿偷桃》。这段马头调，刘先生运用自己的天赋条件，进行了加工提高。经不断琢磨，使得唱腔技巧非常讲究，而艺术处理又加用了特别手段，增添了牌子“摘缨歌”、“叠断桥”等，大大丰富了南板马头调的艺术表现，有人说他的马头调真不亚于他的京韵大鼓的演唱水平，此话甚确。刘先生的马头调是否保留下来了呢？刘先生曾经灌制过《白猿偷桃》这段节目。说起来还有段小故事，话说三十年代后期，有位酷爱曲艺的先生名叫周大文，在当时伪政府的某部任职，此人对刘宝全的马头调深感兴趣，因他的个人职务和地位，他家中自制唱片的蜡盘录音设备。周决定用重礼约请刘宝全把拿手的《白猿偷桃》录制下来，便约了一位朋友联络此事，经过一番周折，才把刘先生原排伴奏人员请到周家录音，由刘先生演唱，由三弦圣手白凤岩弹弦，四胡高手雷连仲操四胡，白凤岩的师傅韩永禄弹琵琶。这段节目的水平可想而知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堪称曲艺演唱中的艺术珍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大文被捕抄了家，这张唱片就落到了国民党的一个处里，至今下落不明。因为当时不是正式出版没有复制品，鼓界大王和三位音乐高手的成功佳作“绝活”便没有保留下来，这是曲艺史上一件很大的憾事。

[General Information]

[illegible][illegible]
$$\begin{bmatrix} 1 & 0 & 0 \\ 0 & 1 & 0 \\ 0 & 0 & 1 \end{bmatrix} = I_3$$
$$SS_{\text{Total}} = 10197073$$
$$DX =$$
$$\begin{array}{|c|} \hline \square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 \hline \square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 \hline \square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 \hline \square \\ \hline \end{array} =$$
$$\begin{array}{cccc} \square & \square & \square & \square \\ \square & \square & \square & = \end{array}$$

